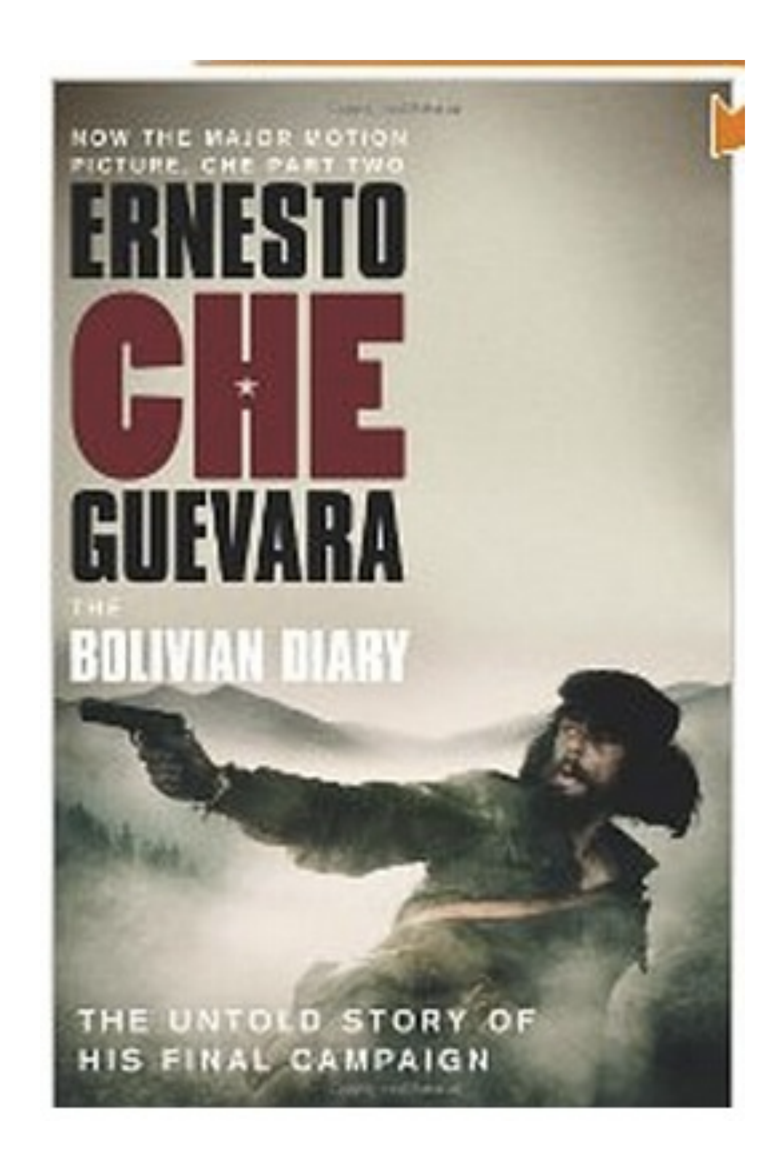

NOW THE MAJOR MOTION
PICTURE, CHE PART TWO
ERNESTO
CHE
GUEVARA
THE
BOLIVIAN DIARY
THE UNTOLD STORY OF
HIS FINAL CAMPAIGN

出 版 说 明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这部日记，基本上反映了“游击中心”(或称“焦点论”)思想的全部内容，这种思想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不依靠广大群众，不去建立根据地，只依靠少数人的武装力量进行冒险活动。

本书根据一九六八年六月古巴出版的西班牙文版本译出，供内部批判参考。

必要的序言

把自已每天的观感仔细地记载在个人日记里，这已成了切在游击生活中的习惯。在那崎岖艰难的漫长行军途中，在那潮湿的森林中，每当那些被沉重的行军背包、弹药和武器压得直不起腰来的战士们停下来休息片刻，或是当队伍经过一天的疲劳之后奉令停下来宿营的时候，可以看到切——古巴人一开头就亲切地给他起了这个绰号——掏出一本小小的日记本，用医生的几乎难以辨认的小字写他的日记。

他保存下来的那部分日记后来曾经帮助了他去编写他那些介绍古巴革命战争的充满革命、教育和人道内容的精采的回忆录。

这一次，由于他这种把每天的主要事件都记载下来的持之以恒的习惯，我们掌握到了详尽的、非常精确的而且极为宝贵的材料，从中可以了解到他一生的最后若干个英雄的月份是如何在玻利维亚度过的。

这些日记本来不是为了出版而写的，而是作为经常不断地对事件、形势和人物作出自己的估价的一个工作手段，同时表现了他深刻地进行观察和分析的精神。这种精神往往带有细巧的幽默色彩。这些日记写得简单朴素，从头至尾贯通一气。

应该注意到，在游击斗争开创的困难阶段，物质条件艰苦到难以置信的地步，他在这种情况下，担任一个游击队的首脑，体力的支出达到了惊人的、超出常人能力的程度，担负的职责又重得使他精疲力竭，休息时间极少，他这些日记就是利用这一点点空隙写出来的，这再一次表明了他的工作作风和钢铁般的意志。

这本日记在详细地分析每天的事件时，也指出了革命游击队在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和不可避免的缺点、提出的批评和发生的争吵。

在游击队内部，这些批评必然会不断进行，特别是在游击队仅仅由一个小核心组成，要应付极其不利的物质条件和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的时期，那时任何一点疏忽或最微不足道的一点缺点都可能造成致命的后果，首长必须严格到无微不至的地步，同时必须利用每一桩事或事

件——那怕看来是无足轻重的——来教育战士和未来的新游击支队的干部。

游击队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启发每一个人的觉悟和荣誉感的过程。切善于感动革命者的肺腑。当那被切一再规劝过的马科斯被警告说他可能被不光彩地开除出游击队时，他回答说："宁肯被枪毙也不走。"后来，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所有他给与信任但在斗争过程中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而被警告过的人，他们的表现都差不多。这位兄弟般的通情达理的首长同时又是严格的，有时甚至很严厉；他首先是对己严，对自己比对别人更严。切把纪律建筑在游击队员的思想觉悟和他本人以身作则的巨大力量的基础上。

日记还多次提到德布雷，表明切对这位革命作家的被捕和入狱是十分关切的，他曾委托德布雷去欧洲执行一项使命，尽管他心眼里希望德布雷留在游击队里。他对德布雷的行为表现出有点不以为然，有时甚至产生一些怀疑。

切没有能够获悉德布雷在镇压机构的魔爪下经历了多么悲壮的历程，他在逮捕与拷打他的人面前又是如何的坚定与勇敢。

然而，他强调了这个案件的巨大政治意义，

十月三日，即他牺牲前六天，他在痛苦和紧张的事件当中写道："听到了德布雷的一篇谈话记，他面对一个挑衅的学生表现得十分英勇"，这是他最后一次谈到这位作家。

由于这本日记一再谈到了古巴革命及其同游击运动的关系，某些人可能会说，我们出版这本日记是一种惹事生非的行动，将使革命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盟友拉丁美洲的寡头集团有所借口来变本加厉地进行其封锁、孤立和侵略古巴的计划。

要提醒一下这样看问题的人，美帝国主义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胡作非为，从来就是不缺乏借口的。早在我国颁布了第一个革命法律之后，美帝国主义就开始极力要搞垮古巴革命，原因是显而易见和众所周知的：这个帝国主义是世界反动派的宪兵，反革命势力的元凶，世界上最反动和最残暴的社会结构的庇护者。

对革命运动的支援，是可以被抓住当作口实的，但决不是美国侵略的原因。如果为了不给人家口实而拒绝支援，那就是可笑的鸵鸟政策，没有一点当代社会革命的国际主义精神。不支援革命运动，这并不是什么不给人以口实的问题，而

是在事实上支援了美帝国主义及其统治和奴役世界的政策。

古巴是一个小国，如同所有遭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和剥削了几个世纪的国家一样，经济不发达。古巴离美国海岸仅仅九十海浬，在它的领土上有一个美国海军基地，它由于进行自己的经济社会发展而遇到许多障碍。自从革命胜利以来，一些巨大的危险曾降临到我们祖国的头上，但帝国主义决不能因此而使革命屈服。无论由于执行一条一贯坚定的革命路线而带来怎样的困难，我们都毫不在乎。

从革命观点来看，只有出版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而别无他途。切的日记落到了巴里恩托斯手里。巴里恩托斯马上把副本交给了中央情报局、五角大楼和美国政府。接近中央情报局的记者在玻利维亚国内看到了这文件并复制了它的照片，虽然他们保证暂不公布。

巴里恩托斯政府和高级军事将领有足够的理由不公布这本日记，因为从日记里可以看到他们的军队太无能了，在一小批坚定的游击队手里吃了不计其数的败仗。游击队几个星期内就在战斗中缴获了他们近二百件武器。

何况，切又实事求是地描写了巴里恩托斯及其政府，这种描写是历史抹煞不掉的。

另外，帝国主义也有他的理由：切和他的非凡的榜样在世界上愈来愈有力量。他的思想，他的形象和他的名字在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当中成了同非正义现象作斗争的旗帜，引起了全世界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极其强烈的向往。

在美国，黑人运动和愈来愈多的进步学生把切的形象当成他们自己的东西。在争取公民权和反对侵略越南的最富有战斗性的示威游行中，他的肖像被当作斗争的标志举着。一个人的形象、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人的榜样，这样迅速地并以这样动人心弦的力量传遍世界，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也许是从来未有的。因为切最纯洁、最无私地体现出那种已成为今天的世界的特点，而且越来越成为明天的世界的特点的国际主义精神。

在昨天受殖民强国压迫、今天受美帝国主义剥削，并被美帝国主义保持在落后和难以容忍的不发达状态的拉丁美洲，出了这位举世无双的人物，使他在全世界，包括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宗主国，成了革命斗争的鼓舞者。

美帝国主义者害怕这个榜样的力量以及一切

可能有助于宣传这个榜样的一切东西。这本日记是对一个不平常的人物的栩栩如生的描述，是一部在每天火热的紧张生活中写成的游击教科书，是一种易燃的火药，又是一个确凿的证据，证明了拉丁美洲人并不是没有能力对付人民的奴役者及其雇佣军的；正是这本日记的这一内在价值，使他们迄今还不肯把它公之于众。

另外可能还有一些人希望这日记不要公之于众，这就是那些形形色色的假革命者、机会主义者和空谈家，他们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等等，他们毫不踌躇地说切是个迷途者、是个冒险家，最温和的说法也说切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死是拉丁美洲革命武装斗争临终前的最后一曲。他们大喊大叫说："既然这种思想的最高代表者、老练的游击队员切尚且死在游击战中，他的运动又没有解放玻利维亚，那么这就表明了他大错特错了……！"这些坏蛋们当中，有多少人会对切的死感到兴高采烈啊！他们甚至没有羞愧地想一想他们的立场和论据同最反动的寡头集团和帝国主义是完全一样的。

他们就是这样地为自己辩解，或为一些叛徒领导人辩解，这些领导人在某些时候毫不迟疑地

玩弄武装斗争，其真正的目的——正如后来可以看出的那样——是破坏游击队，阻挠革命行动，并强力推行其可耻而荒唐的政治妥协，因为这些领导人是完全不可能推行其他任何路线的；他们也为这样一些人辩解，这些人现在不愿意、将来也决不会为人民及其解放而战斗，他们丑化革命思想，把它变成为既无内容、对群众又无号召力的教条主义鸦片，把人民的斗争组织变成同国内外剥削者妥协的工具，变成同本洲各国被剥削人民的真正利益毫不相干的政策的维护者。

切把他的死亡看成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的和很可能的事，特别在最后的一些文件中他强调说，万一发生这种事，也不会妨碍拉丁美洲革命的不可避免的进程。他在致三大洲会议的信中重申了这一思想："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的呼声，……只要我们的战斗的呼声，被人们听到，另有人伸出手来拿起我们的武器，那么不管死亡在什么地方碰到我们，我们都欢迎它。"

切把自己看作是这个革命的一名战士，而毫不关心自己是否能活到革命成功。那些把切在玻利维亚的斗争的结局看成是他的思想的失败的

人，也可能同样简单地把所有伟大革命先驱和思想家的思想和斗争的有效性都加以否定，这些革命先驱和思想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创造人在内，他们也没能完成他们的事业，没能在他们活着的时候看到自己崇高的努力的成果。

在古巴，马蒂和马塞奥是阵亡了，而且，在他们死后，当独立战争正在尾声时，美国进行了干涉，使他们的斗争目标在当时来说是流产了；象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这样一些杰出的社会主义革命鼓吹者也被为帝国主义效劳的特务杀害了。但是，他们的被害，从长远来说，都没有阻止一百年前开始的这一进程的胜利，任何人都绝对不能怀疑这些伟人的事业和斗争路线的深刻正确性和他们那些永远激励着古巴革命者的基本思想的效力。

从切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成功的可能性是多么现实，游击队作为催化剂的力量是多么巨大，他在日记中就这样写了。有一次，看到玻利维亚政权的软弱无力和迅速衰败的明显预兆，他写道："政府正在迅速瓦解中，可惜的是我们在这样一个时刻不能再多一百人。"

切从他在古巴的经验中知道我们的小小游击

队曾有多少次差点被消灭。当几乎一切都完全取决于战争的偶然性和不测风云时，这种事情本是可能发生的，但是，难道这么一来，有人就有权利认为我们的路线错了并以此为例来给革命泼冷水并向人民灌输无可奈何的思想吗？在历史上，革命过程先遇到挫折是常事！在古巴，在人民武装斗争最后胜利前不到六年的时候，难道我们没有蒙卡达的经验吗？

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攻打古巴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到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格拉玛"号登陆这段时期，许多人认为，面对着现代化的武装精良的政府军，古巴革命斗争毫无前途了，一小批战士的活动是"大错特错"的理想主义者和幻想家的胡闹。没有经验的游击队在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遭到了毁灭性失败并被完全击散，似乎又完全证实了这些悲观的预言……但是，仅仅二十五个月之后，那支游击队剩下的人就已经发展到有必要的力量和经验来消灭政府军了。

要逃避斗争，在各个时期和各种情况下，总是会找到足够的借口的，但那就只有一条去路：永远得不到自由。切没有活到他的理想实现的那一天，但他用他的鲜血浇灌了他的理想。完全可

以肯定，那些对他妄加批评的政治上胆怯和行动上无所作为的假革命者，尽管可以苟且偷生，但总有一天，他们会看到自己的愚蠢大白于天下。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可以从日记里看到的那样，已经日益成为拉丁美洲典型的革命博物标本之一的马里奥·蒙赫，打着玻利维亚共产党①书记的旗号，企图与切争夺运动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他说，他打算为此事先辞去党的职务，看来，他认为，既然他曾任党的书记，这一资格就足够使他要求这种特权了。

其实，马里奥·蒙赫没有任何游击战经验，也从未打过仗，而且，另一方面，他尽管自命为共产党人，但这都没有使他抛弃那些为第一次独立而斗争的先辈已经克服了的那种粗野的、俗气的沙文主义。

抱着这种对本洲反帝斗争应该怎样进行的看法，这些"共产党领袖"甚至没有超出在征服时期遭到欧洲殖民主义者奴役的土著部族的国际主义水平。

玻利维亚这个国家所以取名为玻利维亚，它

---

① 玻利维亚修正主义党。——译者

的旧都所以取名为苏克雷，全是为了纪念它的最初的两位解放者（他们都是委内瑞拉人）；这个国家的共产党的这个领导人，本来得到了一个具有政治、组织和军事天才的真正的革命伟人的合作，来争取本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且这位伟人的事业不局限于这个国家的狭小的、人为的、甚至不合理的国境，可是，这个共产党领导人却什么都不干，一心一意进行可耻的、可笑的、不自量的争权活动。

玻利维亚由于没有出海口，它为了自身的解放，比任何国家都需要邻国的革命胜利，才能不致遭到残酷的封锁。以切的巨大的威望、能力和经验，这一进程本来是可以加速的。

在玻利维亚共产党发生分裂之前，切就同该党领导人和党员建立了联系，从他们那儿得到对南美洲革命运动的援助。其中一些党员，得到该党的允许，同他一起干各种工作干了几年。在该党发生分裂之后，因为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一些党员参加了不同的派别，所以出现了一种特殊情况。但是切并没有认为玻利维亚的斗争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把它看作是不要很久就会扩展到南美洲及其他国家去的革命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他

本想组织一个没有宗派情绪的运动，以便使所有愿为玻利维亚人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拉丁美洲其他各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人都参加这一运动。但是，在筹建游击基地的初期，他基本上是依靠一批勇敢而严谨的合作者的帮助，这批人在党发生分裂时留在蒙赫的党内。切为了照顾他们，首先邀请蒙赫参观他的营地，尽管事实上他对此人肯定毫无好感。后来，他邀请了矿工领袖和政治领袖莫伊塞斯·格瓦拉，这个人脱离了那个党，准备参加筹建另一个组织，后来又由于同另一个蒙赫——奥斯卡·萨莫拉——不和，退出了那个组织。萨莫拉以前曾答应切为组织玻利维亚的游击武装斗争而工作，后来他自食其言，在行动的时刻卑怯地袖手旁观，在切死后，他变成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最恶毒地抨击切的人之一。莫伊塞斯·格瓦拉实现了他远在切到玻利维亚之前就向他许下的诺言，毫不动摇地同切团结在一起，支持了他，并把自己的生命英勇地献给了革命事业。

当时留在蒙赫的组织里的一批玻利维亚游击队员也是这样作的。他们在因蒂和科科·佩雷多——后来证明他们是勇敢的优秀战士——的领

导下离开了蒙赫，并坚决支持了切。但是对这种结果心怀不满的蒙赫，大力破坏这个运动，把要去参加游击队的一些受过很好训练的共产党员阻留在拉巴斯。这些事情表明，在革命队伍里本已有一批具备了斗争所需要的一切条件的人才，但这个斗争的发展却被无能的、夸夸其谈的和玩弄阴谋的领导人罪恶地破坏了。

切个人对职位、指挥权和荣誉从来是不计较的，但他坚信，在革命游击斗争——根据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形势，革命游击斗争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求解放的基本行动方式——中，游击队的军事和政治指挥必须是统一的，只能在游击队里领导斗争，而不能在舒适的官僚主义的城市办公室里领导斗争。在这方面，他不打算妥协，不打算把一个准备在今后展开一场南美洲广阔范围的斗争的游击核心的指挥权交给一个有着狭隘的沙文主义目光、毫无经验、头脑空虚的人。切认为，这种常常对拉丁美洲各国革命者起感染作用的沙文主义，应该作为荒谬无聊的反动思想而加以反对。切在致三大洲会议的信中说："要发扬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斗争的旗帜应该是人类解放的神圣事业，这样，

在越南、委内瑞拉、危地马拉、老挝、几内亚、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的旗帜下牺牲——只举这些目前发生武装斗争的地方为例——对一个美洲人、亚洲人、非洲人，甚至欧洲人来说，都是同样光荣的和令人向往的。在非自己出生的国土上洒下的每一滴血，都会由活下来的人从中吸取经验，然后把它用在争取自己故乡解放的斗争中去。每使一个国家的人民得到解放，也就是使自己本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打赢一个回合。”

切打算使拉丁美洲各国的战士也都参加到这支游击队里来，使玻利维亚的游击战成为革命者的学校，让他们在战争中学习。他在自己身边除了有玻利维亚人帮助他之外，还有一小批老练的游击队员，这些人几乎全是他在古巴革命斗争中的马埃斯特腊山上的同志，他了解他们的能力、勇敢和牺牲精神。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不是坚定地响应他的号召，没有一个抛弃了他，也没有一个投降。

切是以他已经有口皆碑的顽强精神、老练的本领、艰苦坚韧的作风、以身作则的态度来进行他的玻利维亚之役的。可以说，他深知他自己赋于自己的使命的重要性，他每时每刻都抱着无懈

可击的负责精神进行活动。每当游击队有某种疏忽时，他都赶忙提出忠告并加以纠正，这些他都写在他的日记里了。

不利因素令人难以置信地凑在一起同他作对。有一部分游击队，其中有一批十分勇敢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病号或者正在痊愈，本来预定与大队只分开短短几天，但这次分离却在一处地形崎岖的地方由于双方失去了联系而延长了好几个月，这就占去了切的精力，使他忙于寻找。他的哮喘病，本来吃点简单的药就很容易控制住，但一旦缺药，就会成为他的可怕的敌人，而正在这段期间，由于预先为游击队储备的药被敌人发现和拿去了，他的哮喘病无情地袭击他，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件事，再加上失去联系的那批游击队在八月底被消灭，成了大大影响事件发展的因素。但是切以钢铁般的意志克服了身体的不适，一刻也没有放松自己的活动，也从没有泄过气。

他同玻利维亚的农民有过很多接触。这些农民的特点是疑虑重重，小心谨慎，但切对此并不感到惊讶，由于以前他就同他们打过交道，他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心理，并且知道，要争取他们参加自己的事业，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的和耐心

的工作。他毫不怀疑，从长远来说，他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如果仔细地观察一下事件的线索，就可看到，尽管在九月，他牺牲前的几个星期，他拥有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游击队仍然保持着发展的能力，有些玻利维亚干部，如因蒂和科科·佩雷多兄弟，已突出表现了将来当领袖的优越条件。当他们向政治比较开展的一个农业地区转移时——这个意图日记没有记载，是从死里逃生的人那儿得知的——在伊格拉斯遭到了伏击，使他们处于无法克服的困境，这次伏击是政府军同切所指挥的队伍作战唯一获胜的一次，在大白天消灭了他的先头队伍，打伤了其他一些人。这一次白天的行军是沿着他们几天以来一直走的那条路前进的，初次路过那个地区，无法避免同当地居民发生广泛的接触，而且政府军一定会在某处地方截住他们，所以，这次行军无疑是危险的。切完全意识到这种情况，但是为了帮助健康状况极坏的医生，他决定冒险。

他在遭伏击的前一天写道："……到达普希奥，但是那里有人前一天在下边见到过我们，也就是说，本巴广播电台已在注视着我们……""骑

驴子走路变得有危险了，但是我设法使医生尽可能舒服一些，因为他身体十分弱了。”

次日他写道：“十三时，先头队伍出发，打算到达哈奎，在那里处理驴子和医生的问题。”也就是说，去寻求解决病号的办法，以便离开那条路并采取必要的戒备措施。但是，就在那天下午，在先头队伍到达哈奎之前，遭到致命的伏击，使队伍处在无法支持的境地。

几天以后，游击队在尤罗山峡被围，打了最后一仗。

这一小批革命者的英勇行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在开展行动时所处的自然条件是多么的恶劣，光是拿他们对这种自然条件进行的斗争来说，就已经是一篇无以复加的英雄史篇。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从事过这么宏伟的任务。他们绝对信赖并相信可以唤起拉丁美洲人民的无限革命力量，他们相信自己并决心为此目标而献身，这向我们展示了这些人的真正的胆略。

有一天，切对在玻利维亚的游击队员说：“这种斗争，使我们有机会成为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人类最高的品级，也可以使我们成为合格的人；如果有谁到达不了这两个梯阶中的任何一个，他

就应该说一声，并且离开斗争。”

同他一起战斗到最后的人，无愧于这些光荣的称号。他们是革命者和合格的人的象征，当代历史赋予他们一个十分艰难困苦的任务：对拉丁美洲进行革命的改造。

第一次争取独立斗争的先辈们所面临的敌人，是衰落的殖民势力。今天的革命者面临的敌人，则是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和工业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最强大堡垒。这个敌人不单是在玻利维亚（在这里，旧的从事镇压的军事力量曾被人民摧毁）重新组织和装备了一支军队，并立即给予武器援助并派遣军事顾问去对付游击队，而且还对本大陆的所有镇压力量提供军事和技术援助。当这些措施还不够时，它就直接出兵干涉，如象出兵干涉多米尼加那样。

为了进行反对这个敌人的斗争，需要切所说的这类革命者和合格的人。如果没有这一类立志干他们所干了的事业的革命者和合格的人，如果没有勇气去克服象他们所遇到的这样巨大的障碍，如果没有他们每时每刻都抱定的必死的决心，如果没有他们所抱定的深深相信自己的事业的正义性和坚定不移地相信人民的战无不胜的力

量的信念，那么，面对着象军事、技术和经济力量在全世界烜赫一时的美帝国主义这样的势力，本洲人民是无法取得解放的。

美国人民开始认识到，那个支配着他们国家的庞然大物的政治上层建筑早就不是这个国家的创始人约二百年前建立的那个世外桃源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了，他们日益遭到不合理的、疯狂的、不人道的和野蛮的制度在精神上的摧残，这种制度给美国人民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带来了种种祸害：它带来了侵略战争、政治罪行、种族歧视，它庸俗地把人分为等级，而且正当全世界有四分之三处于不发达与饥饿状态时，它却令人发指地让自己那个畸形发展的庞大的反动镇压军事机构大肆挥霍经济力量、科学力量和人力。

但是，唯有拉丁美洲实行了革命的改造，美国人民才有可能清算掉这个帝国主义；同样地，美国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对帝国主义政策的斗争，会使他们成为拉丁美洲革命运动的举足轻重的盟友。

在本世纪初叶，一方面是这个突飞猛进的国家在迅速地工业化并同时按照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向帝国主义顶峰迈进，而另一方面，在美

洲动乱不堪的其余地区，一大堆弱小而停滞的国家却遭受着封建寡头集团及其反动军队的压迫，二者之间，出现了巨大差别和不平衡。如果本半球的这一部分不发生深刻的革命变革的话，这种巨大差别和不平衡将不仅仅是表示目前在经济、科学和技术上存在着巨大的悬殊，而且还意味着今后二十年内帝国主义上层建筑会越来越快地以一种骇人听闻的天渊之别强加给拉丁美洲人民。

这条路走下去，我们注定会愈来愈贫穷、虚弱，愈来愈依附这个帝国主义并受其奴役。这个黑暗的前途也同样会降临到非洲和亚洲不发达国家的人民的头上。

既然连欧洲那些工业化的有教养的国家——他们拥有共同市场和国际的科学机构——尚且担心他们有可能被抛在后面并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沦为美帝国主义的经济殖民地的前景，那么，等待着拉丁美洲人民的前途又会是什么呢？

面临着这种对我们各国人民的命运有决定性影响的现实的、毫无疑义的局面，如果有那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或改良主义者，或空口说白话而毫无行动的假革命者，有自己的对策，不必进行深刻急迫的革命变革来把世界这一地区一切

精神力量、物质力量和人力汇集起来以便克服几个世纪以来同工业化世界（我们是这个世界特别是美国的纳贡国，而且将会变本加厉地如此下去）之间日益悬殊的经济和科学技术落后状态，而且他除了有自己的方案之外，还有自己的一条不同于切的贯彻这一方案的神妙捷径，来横扫寡头集团、暴君、政客（即奴才），横扫美国垄断集团（即主子），并去按照情况的急迫性迅速地做到这一点，如果真的这样，那就让他举起手来反驳切吧。

在拉丁美洲居住着近三亿人口，绝大多数一贫如洗，再过二十五年，人口就会变成六亿，他们有享受物质生活、文化和文明的权利，既然没有谁提出一个给这三亿人带来现实希望的真心诚意的对策并采取坚决的行动，那么，对于切和同他一起为勇敢捍卫他的理想而牺牲的人的事迹，还是默不作声更识相些，因为这一小批人在解放本洲的高尚理想指导下所做出的丰功伟绩，将作为一个最高的样板而留存下去，证明人民的意志、英雄主义和胆略有多大的威力。这是一个榜样，它将启发人们的觉悟和指导拉丁美洲人民的斗争，因为切的英勇呼声将传到他为之而殉难的贫

苦人和被剥削者的耳朵里，许多人将伸出手来拿起武器，夺取自己的彻底解放。

十月七日，切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次日十三点，在一个狭小的山峡里，他们准备在那里等到黑夜突围，大批敌军同他们接触上了。当时组成游击支队的一小批人，在山峡上下，各自找到阵地同包围和袭击他们的大批军队英勇战斗到黄昏。在最靠近切的阵地上战斗的人都阵亡了。医生——前面已指出他的健康情况极为严重——和一位身体情况也极坏的秘鲁游击队员和他在一起，看来一切表明切在受伤前一直在尽最大努力掩护这些同志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去。医生在这次战斗中没有死，而是过了几天死在尤罗山峡不远的地方。地形崎岖，岩石嶙峋，游击队员彼此很难看到，有时根本看不到。在离切数百米远的山峡的另一个进口坚守阵地的人，其中有因蒂·佩雷多，抵抗到傍晚，终于摆脱了敌人而转移到预先约定的集合地点。

已经查明，切当时带伤战斗，一直战斗到他的 M—2 式步枪枪筒被一颗子弹打坏完全不能使用时为止。他的手枪子弹打完了。这些难以置信的情况说明为什么他竟然被活捉。他的腿负了

伤，没有别人搀扶，就走不了路，但伤并不致命。

他被带到伊格拉斯村，在那儿活了约二十四小时。他拒绝同逮捕他的人讲任何话，一个喝醉了的军官企图侮辱他，结果脸部挨了他一巴掌。

巴里恩托斯、奥万多和其他一些高级将领在拉巴斯开会，冷酷地决定杀害切，他们在伊格拉斯村一所学校里如何下毒手的详情，已经众所周知了。美国佬训练的突击队员米格尔·阿约罗亚少校和安德烈斯·塞尔尼奇上校命令士官马里奥·特兰去执行杀害的任务。当酩酊大醉的特兰进到院子时，切——他听到刚刚杀害一名玻利维亚游击队员和一名秘鲁游击队员的枪声——看到这位刽子手踌躇不定，就坚定地对他说："开枪好了！""别害怕！"这家伙退回去了，他的上司阿约罗亚和塞尔尼奇不得不再次命令他开枪，他就向切的腰部以下打了一排冲锋枪。他们原先已经散布说，切在战斗后数小时已死去了，为此，行刑者奉命不打胸部和头部，以免马上致死。这就残酷地延长了切呻吟的时间，直到一名也是泥醉的军曹用手枪向他的左胁开了一枪后才死去。这种行为，同切毫无例外地对被他所俘虏的许多玻利维亚军队官兵的生命的尊重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他在他所蔑视的敌人手里最后几个小时的生命必然是十分痛苦的；但谁也比不上切那样做好了准备来经受这样的考验。

这本日记怎样到我们手里现在不好讲，但讲一点就够了：没有付出任何经济报酬。这本日记包括切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到达尼亚卡瓦苏，到尤罗山峡战斗前夕一九六七年十月七日所写的全部日记。只有几页我们还没有弄到，但由于那几天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故绝对不影响日记的内容。

虽然日记本身是真迹，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但为了不但检验其是否是真迹，而且检验是否会有任何篡改的地方，那怕是微小的篡改，所有复制的照片都经过严密的检验。此外，事实都同一位幸存的游击队员的日记对照过，两本日记在一切方面都是吻合的。亲眼看到每一件事的幸存的游击队员提供的详细证明，也帮助了这一核实工作。得出了绝对准确的结论，即所有复制照片都是切的日记的真实版本。

要辨认出书写得小而难认的字是一项繁重的任务，这项任务是在他的妻子阿莱达·马尔奇·德·格瓦拉的辛勤参与下完成的。

这本日记将大体上同时由下述单位出版发行：法国“方斯华·马斯佩罗”出版社；意大利“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西德“三大洲”出版社；美国《壁垒》杂志；法国“伊比利亚半岛牛场”出版社用西班牙文出版；智利《终点》杂志；墨西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出版单位。

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菲德尔·卡斯特罗

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

今天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在夜里到达了庄园。这次旅行是相当顺利的。在经过适当化装从科恰班巴入境后，帕春戈[①]和我进行了联系，我们乘两辆吉普走了两天。

在到达庄园附近时，停下了吉普，只开一辆吉普到庄园，以免引起附近的一个庄园主的疑心，他嘀咕说可能我们是以制造古柯硷为业的。说也奇怪，和蔼可亲的图迈尼[②]竟被认为是我们这批人的化学技师。在第二批人随后前往庄园时，"小胡子"[③]——他刚刚知道我的身分——几乎从悬崖上掉下去，把吉普车搁在悬崖边上了。我们步行了约二十公里，下半夜才到了庄园，那里有三名党的工作人员。

---

① 绰号帕春戈或帕乔是一个人。——编者

② 绰号图迈尼或图马是一个人。——编者

③ 绰号"小胡子"、"鹦鹉"或豪尔赫是一个人。——编者

"小胡子"表示打算跟我们合作，不管党怎样做，但是他表示忠于蒙赫①，他尊敬他而且看来喜欢他。据他说，罗多尔福持同样的态度，科科也是如此，但应设法使党下定斗争的决心。我要求他在那正在去保加利亚旅途中的蒙赫到达之前不要向党报告，我还要求他帮助我们，这两点他都答应了。

十一月八日

我们白天在丛林里度过，该地离房子只有不到一百公尺，靠近一条小河。一种很讨厌但不咬人的小蚊子进攻我们。到目前为止，这类东西有：小蚊子，赫亨蚊②，马里基③，蚊蚋和扁虱。

"小胡子"在阿加尼亚拉斯的帮助下把他的吉普开了出来，他同阿加尼亚拉斯约好，要向他买一些东西，如猪和母鸡。

我本想把事情的经过写一个报告，但我留待下周再写，我们预定在下周欢迎第二批人。

---

① 埃斯塔尼斯劳、"黑人"、马里奥或蒙赫是一个人。不要把他同以后出现的华金小组的游击队员"黑人"混同起来。——编者

② 一种美洲蚊子。——译者

③ 一种美洲凶蚊。——译者

十一月九日

今天平安无事。我们同图迈尼一起，沿着尼阿卡瓦苏河（实际上是一条小溪）进行了一次侦察，但我们没有到达河的发源地。河流窄小，而这个地区看来是人迹罕到的地区。如果有良好的纪律，可以在这里呆很长时间。

下午，一场滂沱大雨迫使我们离开丛林到房子里去。我从身上找到六个扁虱。

十一月十日

帕春戈和庞博出去侦察，是同一位玻利维亚同志塞拉芬一起去的。他们走的比我们远些，他们发现了小河分叉的地方，看来是一个地势良好的小山峡。回来后他们留在家里没有事情做。他们被阿加尼亚拉斯的司机看见了，这个司机是把在阿加尼亚拉斯那里买东西的人送到这里来的。我发火了，我们决定明天移往丛林，我们将在那里建立永久性的营地。图迈尼将出头露面，因为人们已认识他了，他将以庄园的又一名职员的身分出现。情况迅速恶化；要看一看我们是否能带来一些人，即使是我们自己的人。同他们在一起，我将是放心的。

十一月十一日

在新营地过了一天，没有情况，营地在我们睡觉的房子的对面。

虫子咬得要命，不得不在吊床上安上蚊帐（仅我一个人有蚊帐）。

图迈尼访问了阿加尼亚拉斯，向他买了一些东西：母鸡、火鸡。看来他尚无很大疑心。

十一月十二日

今天没有任何新闻。我们做了一次短暂的侦察，为将要到来的第二批的六个人准备建立营地的场地。选定的地方在一个小山头上，离坟场约一百米，附近有一处洼地，可以在那里挖洞储藏食品和其他物品。这批人分为三小批，每批二人，第一批这时候该快到了。他们应在下周末到达庄园。我的头发正在长，尽管很稀疏，白发已经变成金黄色；长出了胡子。在两个月内，我又将恢复本来的面目。

十一月十三日

星期天。一些猎人经过我们的驻地，他们是阿加尼亚拉斯的雇工，是山里人，青年小伙子，单身汉，招兵的理想的对象。他们对老板有满腹

仇恨。他们报告说，离这里八列瓜[1]的沿河一带有人家；沿河有几处有水的小河谷。没有其他情况。

十一月十四日

在营地过了一周。帕春戈感到有点不适应和忧郁，但一定会恢复健康。我们今天开始挖一条坑道，把凡是可能涉嫌的东西全部放在里面；我们将用木栏把它伪装起来，并且尽可能地防潮。已挖好了一米半的井口，开始挖坑道。

十一月十五日

我们继续挖坑道；上午是庞博和帕春戈挖，下午是图迈尼和我挖。在六点钟停止工作时，已挖了两米深。我们准备明天干完，并把各种涉嫌物品放进去。夜里，下了一场雨，迫使我离开了我的吊床。因为尼龙布太小，吊床淋湿了。没有其他情况。

十一月十六日

坑道完工了并已进行了伪装；只差伪装道路了；我们将把东西搬到我们的小房子里，明天我们要把东西收藏起来，用木棍和泥土做成栏栅堵

① 每列瓜等于五千五百七十二米。——译者

住洞口。这个列为第一号坑道的示意图已附在第一号文件内。此外没有别的情况；从明天起，我们大可以等待拉巴斯的新闻了。

十一月十七日

坑道内放进了可能使房主人涉嫌的物品和一些罐头食品，做了很好的伪装。

没有从拉巴斯得到任何新闻。家里的小伙子同阿加尼亚拉斯谈话，他们向他买了一些东西，他对他们再次坚持说他要参加制造古柯硷。

十一月十八日

没有来自拉巴斯新的新闻。帕春戈和庞博再次侦察那条小河，但他们对这里成为适当的营地没有很大信心。我们将在星期一同图迈尼一起侦察这条小河。阿加尼亚拉斯来整修道路以便从河中取出石头，这件工作他干了很长时间。看来，他对我们来到这里并没有怀疑。一切都是单调的；蚊蚋和扁虱咬伤的地方感染后开始出现讨厌的烂疮。在清晨稍有凉意。

十一月十九日

没有来自拉巴斯的消息。这里没有情况；因为是星期六，猎人们今天在活动，我们只好不出屋。

十一月二十日

中午时马科斯和罗兰多来了。我们现在是六个人。立即谈起了旅行中的事情。他们拖延这么久，是由于一周前他们才得到通知。他们是经圣保罗走最快的路前来的。在下周以前另外四个人没有希望到来了。

同他们一起来的罗多尔福，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看来，他比"小胡子"更有豁出一切的决心。帕皮[1]把我的来到告诉了他以及科科，违背了指示；看来这是一种骄傲自大的表现。

我给马尼拉[2]写报告提出一些建议（文件第一号和第二号），我还写信给帕皮答复了他的问题。罗多尔福在清晨回去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

小组扩大后度过的第一天。雨下的相当大，我们搬进新地点，身上淋得透湿。我们已定居下来了。用一块卡车上的帆布做帐篷，也打湿了，但还能遮一遮。我们有尼龙顶的吊床。又运到一些武器；马科斯有一支加仑枪，将从仓库中取出一支M—1步枪发给罗兰多。豪尔赫留下来同我

---

① 帕皮、里卡多或钦丘是一个人。——编者

② 马尼拉即古巴。——编者

们在一起了，但他留在家里；他将在那里领导改善庄园的工作。我向罗多尔福要一个可靠的农学家。我们将力求使这种情况尽可能地延长下去。

十一月二十二日

图马、豪尔赫和我沿着河（尼阿卡瓦苏河）视察新发现的那条小河。由于前一天下雨，这条河认不出来了，我们好容易才到达了预想的地点。这是一条河口已被严实地封闭了的小河，经过适当的准备，可以用于建立一个永久性营地。夜里九点多我们返回驻地。这里没有情况。

十一月二十三日

我们搭好了一个控制庄园小房子的瞭望台，以便万一有人视察和来访时有所防备。由于两个人出去侦察，其余的人就各值班三小时。庞博和马科斯从我们营地的峭壁一直侦察到仍在涨水的小河。

十一月二十四日

帕乔和罗兰多前往小河进行一次侦察；定于明天返回。

晚上，阿加尼亚拉斯的两个雇工来“闲逛”，作了一次不寻常的访问。没有什么奇特的事，但

安东尼奥[1]不在，他同侦察员们在一起，图马也不在，他已正式属于家里的人了。借口是：打猎去了。阿柳莎的生日。

十一月二十五日

从瞭望台报告，驶来一辆乘着两三个人的吉普车。他们是疟疾防治所的；他们取了血样后立即走了。帕乔和罗兰多夜里很晚才回来。他们找到了地图上的小河并进行了侦察。他们还沿这条河的主要河道进行侦察，最后发现已被荒弃的田地。

十一月二十六日

由于是星期六，我们全都留在营房里。我要求豪尔赫骑马沿这条河的河道进行一次侦察，以便看看这条河流到什么地方；马不在，他步行（二十到二十五公里）去向唐·伦贝尔托要一匹。到夜里他没有回来。没有来自拉巴斯的消息。

十一月二十七日

豪尔赫仍未回来。我下令整夜放哨，但在九点钟，拉巴斯的第一辆吉普到达了。同科科一起来的有华金[2]和乌尔瓦诺同一名玻利维亚人：埃内斯托。他是医学系学生，他留下来了。科科转

---

① 安东尼奥或奥洛是一个人。——编者

② 华金或比罗是一个人。——编者

回去又带来了里卡多、布劳略和米格尔以及另一名玻利维亚人——因蒂，他也留下来了。现在我们有十二个起义者和暂时当老板的豪尔赫；科科和罗多尔福将负责联络工作。里卡多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中国人"在玻利维亚，他希望派出二十个人并且见见我。这就带来一些麻烦，因为这一来，在还未取得埃斯塔尼斯劳的支持前，我们就会使这场斗争成为国际性的斗争。我们商定先把他送到圣克鲁斯，科科将在那里迎接他，然后把他带到这里来。科科清晨离开了，同他一起走的有里卡多。里卡多乘另一辆吉普前往拉巴斯。科科预定经过仑贝尔托那里，以便打听豪尔赫的情况。同因蒂作了初步交谈，他认为埃斯塔尼斯劳不会参加起义，看来他决心一刀两段。

十一月二十八日

清晨，豪尔赫没有出现，科科也没有回来。后来他们回来了，豪尔赫原来在仑贝尔托留下了。

这是不大负责任的。下午我召集玻利维亚小组，向他们提出那个秘鲁人关于派二十个人的要求，大家同意派，但要在开始行动之后。

十一月二十九日

我们对这一条小河进行了测量和侦察，它将

作为我们下一个营地的小河。图迈尼、乌尔瓦诺、因蒂和我组成一个小组。这条小河很安全，但是四周很阴暗。我们将在离这里一小时路程的另一处地方寻找。图迈尼摔了一跤，看来他的蹠骨有一处骨折。在测量了这条小河之后，我们于夜里回到营地。这里没有情况；科科前往圣克鲁斯等待那个"中国人"。

十一月三十日

马科斯、帕乔、米格尔和庞博奉令去侦察离这里更远的一条小河；他们要在外边呆两天。雨下得相当大。呆在家里，没有情况。

本月小结

一切都相当顺利：我的到达没有惹出什么麻烦；半数人已在这里，尽管耽搁了一些时候，也没有惹出什么麻烦；里卡多的主要合作者们顶着风浪造反了。在这个偏僻地区，情景是良好的，一切表明，我们简直可以在这里随意住下去。计划是：等待其余的人，把玻利维亚人的数目至少增加到二十个人，然后开始行动。还要打听一下蒙赫的反应以及格瓦拉的人的表现。

十二月一日

今天一天没有情况。马科斯及其同伴们夜里

回来了，他们走了比规定更多的路程，翻越了一些小山头。凌晨两点他们报告我，科科同一个同志到达了；我把这件事留到明天再说。

十二月二日

“中国人”很早就到了，他很热情。我们谈了一天。谈的基本问题是：他将去古巴亲自报告形势，在两个月内，就是说，我们已开始行动的时候，可能有五个秘鲁人参加；眼下将有两个人来，一个无线电技术员和一个医生，他们将同我们在一起呆上一段时间。他要武器，我答应给他一支 BZ 式枪，若干支毛瑟枪，以及手榴弹，并答应为他们购买 M—1 步枪。我还决定支持他们派五个秘鲁人建立联系，以便把武器运到靠近普诺、位于的的喀喀湖另一边的一个地区。他对我讲了他在秘鲁的困难，包括一项解救卡利斯托的大胆计划，我认为这有点异想天开。他认为，游击队的一些幸存者还在这个地区活动，但他们没有确实地了解到这个情况，因为他们没能够到达这个地区。

谈话的其余内容是琐事。他以同样的热情告别，前往拉巴斯；带走了我们的照片。科科受命准备同桑切斯（我将在以后见他）联系以及同总

统府新闻负责人联系，他答应提供情报，因为他是因蒂的姻兄弟。这个网尚处于襁褓之中。

十二月三日

没有情况。由于是星期六，没有出去侦察。庄园的三个雇工前往拉古尼利亚斯去执行任务。

十二月四日

没有情况。由于是星期天，一切平静。我谈了一下我们对待将要来的玻利维亚人和战争要采取什么态度。

十二月五日

没有情况。我们本想出去，但今天是个大雨天。“鹦鹉”没有通知就鸣枪，引起一场小小的虚惊。

十二月六日

我们出发到第一条小河旁挖第二个山洞。同去的有阿波利纳尔①、因蒂、乌尔瓦诺、米格尔和我。米格尔代替图马，他摔伤没有复原。阿波利纳尔提出要参加游击队，但他想去拉巴斯办理一下私人事务；同意他去，但应等一下。十一点左右，我们到达小河，我们开了一条隐蔽的小路，

---

① 阿波利纳尔或波洛是一个人。——编者

并进行了侦察，寻找修山洞的适宜地点，但全是石头，这条小河已经干涸，河床完全夹在石头的悬崖峭壁之间。我们明天再侦察。因蒂和乌尔瓦诺出去打鹿，因为食物很缺少，我们必须用现有的食物维持到星期五。

十二月七日

米格尔和阿波利纳尔找到了一个适当的地点并开始挖坑道；工具不好用。因蒂和乌尔瓦诺一无所获地回来了，但傍晚时，乌尔瓦诺用M—1步枪打了一只火鸡，我们因为已有食品，就把它留到明天早餐再吃。实际上，今天我们在这里住满了第一个月，为了方便起见，我将一律在月底进行小结。

十二月八日

我们同因蒂走到了凌驾这条小河之上的峭壁。米格尔和乌尔瓦诺继续挖洞口。下午，阿波利纳尔替换了米格尔。傍晚，马科斯、庞博和帕乔来了，帕乔落伍了并且很疲倦。马科斯向我要求，如果这种情况不好转，把他调离先头队伍。我在第二号示意图上标出了去山洞的路。我向他们交待了在他们停留期间要执行的最重要的任务。米格尔将留下来执行这些任务，我们将于明

天返回。

十二月九日

清晨，我们缓慢地往回走，十二点左右才到达。帕乔受命在这批人返回时留下。我们想同二号营地联系，但没能实现。没有其他情况。

十二月十日

今天除了在家烤了第一炉面包外没有情况。我同豪尔赫和因蒂谈了一些紧迫任务。没有来自拉巴斯的新消息。

十二月十一日

白天没有情况，但在夜里，科科同帕皮一起来了。他带来了亚历杭德罗和阿图罗以及一个玻利维亚人卡洛斯。另一辆吉普，象往常一样，留在路上了。然后他们带来医生莫罗[1]和贝尼尼奥以及两个玻利维亚人；他们是卡拉纳比庄园的两个“坎巴人”[2]。夜里象往常一样谈论这次旅行以及关于安东尼奥和费利克斯[3]应来却没有来的问题。同帕皮进行了讨论，决定他还要再走两趟，

---

① 以后出现的莫罗、莫罗戈罗、穆甘加或医生是一个人。——编者

② 坎巴人：玻利维亚东部地区的人。——编者

③ 费利克斯或“黄头发”是一个人。——编者

把雷南[1]和塔妮亚带来。他们将拍卖房子和库房，向桑切斯提供一千美元的补助。桑切斯将保留小型运货卡车，我们将把一辆吉普卖给塔妮亚，留下另外一辆。还要运输一次武器，我命令他全都装在一辆吉普上，防止换车时可能很快暴露。"中国人"启程去古巴，看来情绪很高，他打算回来时再来这里。科科留在这里，以便前往卡米里寻找食品，帕皮去拉巴斯。发生了一起危险事件：猎手巴列格兰德人发现了我们的足迹，他看见了痕迹，看来他还看见了某一个人并发现了庞博丢失的一只手套。这件事改变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应该十分当心。这个巴列格兰德人将于明天同安东尼奥一起出去，以便向安东尼奥指出他布下陷阱猎麋[2]的地点。因蒂向我表示，他对大学生卡洛斯有保留，这个大学生一到就提出讨论古巴参预斗争的问题，以前他曾表示，没有党的参加他就不起义。罗多尔福之所以派他来，他说这全都是因为误会。

十二月十二日

我对全组讲话，"向他们朗读"关于战争现实

---

① 雷南和伊万是一个人。——编者

② 麋：一种美洲貘。——编者

的《手册》。我强调了统一指挥和纪律，并提醒玻利维亚人去注意他们对违反他们党的纪律而接受另一条路线所承担的责任。我作了如下任命：华金为第二军事指挥；罗兰多和因蒂为委员；亚历杭德罗为作战指挥；庞博负责后勤；因蒂负责财务；“塌鼻子”负责供应和装备；莫罗临时负责医务。

罗兰多和布劳略出发去通知那批人安心留在那里等待巴列格兰德人设下陷阱或者同安东尼奥一起进行侦察。他们在夜间回来了；陷阱离此不太远。他们灌醉了这个巴列格兰德人，他很高兴喝了一瓶葡萄白兰地酒，夜里走了。科科从卡拉纳比回来了，在那里买了必需的食品，但他被一些拉古尼利亚斯人看见了，他们对他买这样大量食品感到吃惊。

马科斯同庞博后来也到达了。前者在砍木棒时在眉毛处负了一处伤；给他缝了两针。

十二月十三日

华金、卡洛斯，以及医生前去同罗兰多和布劳略汇合。庞博陪同他们，要在今天当天返回。我下令把道路隐蔽起来，并从那里出发修筑另一条通往河流的路，这个办法是很成功的，以至庞

博、米格尔和帕乔回来时迷了路，他们沿这条路走了。

同阿波利纳尔谈话，他将去他在比亚查的家住几天，给了他一些钱带给他的家属，并要他绝不要透露风声。科科在傍晚时告别了，但在三点钟发生了一场虚惊，因为大家听到了哨声和喧哗声以及犬吠声；结果是他本人，他在山上迷路了。

十二月十四日

今天没有情况。那个巴列格兰德人经过我们的家去看那个陷阱，同他以前说的相反，他是昨天设置了这个陷阱的。给安东尼奥指出了山上开好的路，以便领巴列格兰德人走这条路，免得引起怀疑。

十二月十五日

没有情况。为把我们（八个人）最后安顿在第二号营地做了准备工作。

十二月十六日

我们在早晨出发前往营地，准备留在那里，有庞博、乌尔瓦诺、图马、亚历杭德罗、莫罗、阿图罗、因蒂和我；负荷很重。路上走了三小时。

罗兰多同我们一起留下了，华金、布劳略、卡洛斯和医生返回了。卡洛斯表现出是一个出色的行军者和优秀工作者。莫罗和图马发现了这条河的一个洞，洞内有相当大的鱼，他们捉回了十七条鱼，可以好好吃一顿；莫罗的手被一条巴格雷鱼[1]弄伤了。寻找了挖掘第二个洞的地点，因为第一个洞已经完工，活动停了下来，到明天再说。莫罗和因蒂想去打麋，他们已出发在外边过夜进行埋伏。

十二月十七日

莫罗和因蒂只打到一只火鸡。图马、罗兰多和我挖掘第二个洞，可能明天挖好。阿图罗和庞博侦察了安装电台的一个地点，后来他们整修了进来的道路，这条路很不好走。夜里开始下雨，一直下到早晨。

十二月十八日

今天继续下雨，但仍旧继续挖洞，只差一天就达到需要的二点五米了。我们视察了架设电台的一个山头。看来相当不错，但进行试验后再说。

---

① 巴格雷鱼：这个地区特有的河鱼，有须。——编者

十二月十九日

今天仍旧下雨，不宜外出，但在十一点左右，布劳略和“塌鼻子”来了，他们带来消息说，尽管这条河水很深，但可以过。我们出发时遇到了马科斯和他的先头队伍，他们是来这里居住的。这支队伍将由他指挥，并命令他根据可能派出三、五个人。我们走了三个多小时。

夜里十二点钟，里卡多和科科来了，带来了安东尼奥和“黄头发”（他们星期四没有拿到票）以及阿波利纳尔。阿波利纳尔正式来参加了。此外，伊万也来了，目的是处理一些事务。

几乎一整夜没有睡觉。

十二月二十日

当着手讨论一些问题并作种种安排时，由亚历杭德罗领导的第二号营地的那批人来到了，带来消息说，在营地附近的路上有一只被子弹打死的鹿，在鹿足上缚有一条带子。华金在一小时前经过这个地方，他什么也没有谈起。估计是那个巴列格兰德人把鹿拿到那里，由于某个不知道的理由扔下鹿逃走了。在后面安排了警卫，派两个人去抓这个猎人，如果发现他的话。一会儿得到消息说，这只鹿早就死了，已生蛆，后来华金回

来证实说，他曾看见这只鹿。科科和“鹦鹉”带来了巴列格兰德人，让他看这只小动物，他说这是几天之前被他打伤的一只鹿。到此，这个事件就了结了。

决定抓紧同那个新闻人士联系（科科对这件事没抓紧）以及同梅希亚谈话，让他充当伊万和这个新闻人士之间的联系人。后者将同梅希亚、桑切斯、塔妮亚和没有指定的一个党的人员保持关系。有可能是一个比利亚蒙特斯的人，但没有落实。收到马尼拉的一封电报，说蒙赫从南边来。

他们创造了一个联络制度，但我并不感到满意，因为它表明他们自己的同志们对蒙赫的明显疑心。

在凌晨一点钟，将从拉巴斯得到报告，说明是否有人去找了蒙赫。

伊万有可能做生意，但蹩脚的护照使他不能这样办；下个阶段是改善证件，应向马尼拉写信让他们抓紧同朋友们交涉这个问题。

塔妮亚即将前来请示；可能把她派往布宜诺斯艾利斯。

最后决定，里卡多、伊万和科科乘飞机从卡

米里出发，吉普车留在这里。在他们回来时，将打电话给拉古尼利亚斯报告他们在那里；豪尔赫将在夜里去打听消息并将寻找他们，如果有积极的东西的话。在一点钟，没能收听拉巴斯的任何消息。他们在拂晓时出发去卡米里。

十二月二十一日

“鹦鹉”没有把侦察员绘制的示意图留给我，所以我不知道通到亚基的道路是哪一条。我们在清晨出发修路，没有发生意外事件。打算到二十四日就一切就绪，在那一天有一个计划好的庆祝活动。

我们碰到了去运电报机的帕乔、米格尔、贝尼尼奥和坎巴。下午五点钟，帕乔和坎巴回来了，没有运回电报机，因为机器很重，他们把它收藏在山里了。明天将从这里派五个人去运机器。储存商品的洞已挖好了；明天我们将开始挖放电报机的洞。

十二月二十二日

我们开始挖放电报机的洞。最初在松土上挖掘很顺利，但我们很快碰到了十分坚硬的岩石，使我们没有进展。

他们把电报机运来了，是相当重的，但由于

缺乏汽油没有进行试验。“鹦鹉”说不送地图来了，因为报告是口头的，明天他来做口头报告。

十二月二十三日

我们同庞博和亚历杭德罗出发侦察左方的峭壁。我们将要把它劈开，但印象是，人们可以很方便地越过这片峭壁。华金同两个同志到达了，他说“鹦鹉”没有来，因为他有一头猪走失了，他已出去寻找。

没有关于拉古尼利亚斯人旅程的任何消息。

那头猪下午回来了，相当肥大，但缺少饲料。“鹦鹉”甚至不能弄到这些东西，他表现得够没条理的了。

十二月二十四日

今天是圣诞节的前夜。有人出去了两次，很晚才回来，但我们全体终于聚在一起。这一夜过得很好，吃了一些小吃。“鹦鹉”解释说，拉古尼利亚斯人的旅行没有成果，他只得到一个小小的结果，即很不准确的草图。

十二月二十五日

恢复工作，没有前往原先出发的那个营地。根据玻利维亚医生的提议，这个基地被命名为

C26。马科斯、贝尼尼奥和坎巴前去修筑经过我们右方峭壁的道路，他们下午回来时带来消息说，他们看到在离这里两小时路程的地方有一块光秃的大荒原；他们将在明天去这个大荒原。坎巴回来时在发烧。米格尔和帕乔在左岸开辟了一些迷惑人的路和一条通向放电台的洞的小路。因蒂、安东尼奥、图马和我继续挖掘放电台的洞，十分难挖，因为全是石头。后卫队负责修筑他们的营地并寻找一处制高点以便控制进入这里的河道的两端；这个地方很不错。

十二月二十六日

因蒂和卡洛斯出去侦察去了，要侦察到地图上注明叫亚基的地方；估计是两天的旅程。罗兰多、亚历杭德罗和庞博继续挖洞，硬极了。帕乔和我出去检查米格尔开辟的路，再没必要走峭壁上的路了。通向洞的路相当好，很难发现。打死了两条毒蛇，昨天也打死一条；看来毒蛇相当多。图马、阿图罗、“黄头发”和安东尼奥出去打猎，布劳略和“塌鼻子”到另一个营地去放哨。有人来说“鹦鹉”翻了车，还带信说蒙赫就要来到。马科斯、米格尔和贝尼尼奥出去扩大峭壁上的道路，但是整夜都没回来。

十二月二十七日

我们跟图马一道出去，想找到马科斯；我们走了两个半小时，来到一条从左边向西伸出去的峡谷的起点；我们跟着那里的足迹走，沿着相当大的绝壁走下去。我本来想从那条路线走到营地，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并没有到。下午五点过后，我们到达在一号营地下面约五公里的尼阿卡瓦苏河，七点钟到达营地。在那里我们得知马科斯前一晚是在那里过夜的。我没叫任何人去通知，因为我猜想马科斯已经给他们指点了我可能走的路线。我们看到了吉普车，破烂得相当厉害；“鹦鹉”前往卡米里去找一些配件。据“塌鼻子”说，他睡着翻了车。

十二月二十八日

当我们出发到营地去的时候，乌尔瓦诺和安东尼奥正在边找我边到这里来。马科斯仍然跟着米格尔从峭壁开一条通到营地的道路，当时还没修到。贝尼尼奥和庞博也出来沿着我们走过的同一条路来找我。当我到营地的时候，就同马科斯和米格尔碰头了，原来他们是在一个峭壁上睡觉的，没能赶到营地来。马科斯向我表示不满意人们对待我的那种方式。看来他的不满是针对华

金、亚历杭德罗和医生的。因蒂和卡洛斯已经回来了，没有找到住人的房子；只有一间没人的房子，据推测，那里不是地图上注明叫亚基的地方。

十二月二十九日

我们跟马科斯、米格尔和亚历杭德罗一道，登上光秃的山脊去看地形。看来这就是老虎坪的起点，山势一般高，山脊光秃，高度约一千五百公尺。左边的峭壁应该撇开不考虑，因为它成了一个朝向尼阿卡瓦苏的弓形。我们下山，走一小时二十分钟就到了营地。派出八个人去找商品，没有把商品完全运回来。“黄头发”和医生代替了布劳略和“塌鼻子”。“黄头发”在来之前开出了一条新路；这条路从穿过石头的河流出发，再穿过另一些石头进入另一边的树林，所以不留痕迹。没有挖洞。“鹦鹉”出发到卡米里去了。

十二月三十日

虽然下雨，河水上涨，但还是去了四个人去收拾一号营地剩下的东西；已经收拾干净了。没听到外面什么消息。六个人到洞里去，跑了两趟，所有要放到里面去的东西都放好了。

炉子没有砌好，因为泥土软。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七点半医生来了，他捎来消息说蒙赫在那里。我便同因蒂、图马、乌尔瓦诺和阿图罗一道去了。接待很热情，但是紧张；整个气氛似乎提出一个问题：你来干什么呢？陪同他的还有新参加的“圣餐面包”[1]、来接受指示的塔妮亚和已留下来的里卡多。

同蒙赫的谈话是从一般问题开始，很快便转入他提出的基本问题，概括起来是三条：

1、他将辞去党的领导职务，但争取党至少保持中立，并将抽出一些干部参加斗争。

2、只要革命是在玻利维亚范围内进行的，斗争的政治军事领导就该由他担任。

3、他将负责同南美其他的党进行联系，促使它们采取支持解放运动的立场（他举了道格拉斯·布拉沃的例子）。

我回答他说，他作为党的书记，第一点由他作主，虽然我认为他的立场是极其错误的。他的立场是摇摆的、随风倒的，并要使因变节而应受谴责的那些人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时间将证明

---

[1] “圣餐面包”又名佩德罗。——编者

我有理。

关于第三点，想这样做，未尝不可，但注定要失败。要求柯都维亚支持道格拉斯·布拉沃，那就等于要求他允许他党内起义。时间也将是法官。

关于第二点，我绝对不能接受。军事司令应该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允许模棱两可。讨论到这里便僵持不下，兜来兜去打圈子。

我们最后议定让他考虑一下，同玻利维亚同志们谈一谈。我们来到新营地，他在那里同大家谈了话，并给他们提出一种抉择：是留下来，还是支持党；大家都留下了，看来这对他是一个打击。

十二点我们祝酒干杯，他干杯时指出这一个日子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我利用他的话作了回答，指出这一时刻标志着大陆革命新的穆里略呼声，并说明我们的生命同革命这件大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菲德尔把附件给我送来了。

本月小结

古巴人完全顺利地到齐了；大家的士气很好，只有一些小问题。玻利维亚人都很好，虽然人数

不多。蒙赫的态度一方面可能推迟事情的进展，另一方面也可能促进事情的进展，因为我可以摆脱许多政治义务。下一步除了再等一些玻利维亚人来以外，就是要同格瓦拉、同阿根廷的毛里西奥①和霍萨米（马塞蒂和党的分裂派）谈话。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上午，蒙赫没有同我商量，就通知我说要走，还说一月八日将向党的领导提出辞职。据他说，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他走的样子就象到断头台去的人似的。我的印象是，他通过科科了解到我在战略问题上寸步不让的决心后，便抓住这一点来把事情弄僵闹翻，因为他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下午，我把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开会，向他们说明蒙赫的态度，宣告我们要同所有愿意干革命的人联合起来，并预先指出玻利维亚人将经历困难的时刻和精神苦闷的日子；我们要竭力通过集体讨论或同委员们讨论来解决他们的问题。

我确定塔妮亚到阿根廷去同毛里西奥和霍萨米会见，约他们到这里来。我们给桑切斯具体规定了任务，决定罗多尔福、洛约拉、温贝托目前留

---

① 毛里西奥、"秃子"或卡洛斯是同一个人。——编者

在拉巴斯。把洛约拉的一个妹妹留在卡米里，把卡维蒙特留在圣克鲁斯。米托将到苏克雷去看看哪里可以安身。洛约拉将负责掌握财务，已拨给她八万元，其中两万元交给卡维蒙托买一辆卡车。桑切斯将同格瓦拉联系，同他会见一次。科科将到圣克鲁斯去会见卡洛斯的一个兄弟，委托后者接待哈瓦那来的三个人。我给菲德尔写了一封信，文件编号是CZO第2号。

一月二日

一个上午都在把信件译成密码。下午，在菲德尔的讲话结束以后，人们（桑切斯、科科和塔妮亚）才出发。菲德尔谈到我们时的用语，使我们责任更重了。

一些人在营地里专门挖洞，其余的人都出去找第一个营地的东西去了。马科斯、米格尔和贝尼尼奥出去在北部进行侦察；因蒂和卡洛斯侦察尼阿卡瓦苏河，直到遇见人（预计是在亚基）为止，华金和医生应该侦察亚基河，直到河的发源地或遇见人的地方为止。所有人的限期最多为五天。

从营地来的人捎来消息说，"鹦鹉"送走蒙赫以后还没有回来。

一月三日

我们在洞里干，想搞个洞顶，没有办成；明天我们得搞完。只有两个人去搜集东西，他们带回消息说，所有的人昨天晚上都走了。剩下的同志给厨房盖屋顶；已经盖好了。

一月六日[1]

上午，马科斯、华金、亚历杭德罗、因蒂和我到光秃的峭壁去了。在那里我作出以下决定：马科斯带领坎巴和帕乔争取在不遇见人的情况下，从右边到尼阿卡瓦苏河去；米格尔带领布劳略和阿尼塞托设法越过峭壁，开辟一条中心道路；华金带领贝尼尼奥和因蒂找一条通到弗里亚斯河的路。从地图上看，这条河从峭壁、即老虎坪的另一边，同尼阿卡瓦苏河平行流过。

下午，“鹦鹉”带着两头驴子回来了，驴子是他花两千比索买来的；是一笔好买卖；这两个牲畜很温驯壮实。派人去找布劳略和帕乔，让布劳略能明天出发；卡洛斯和医生代替了他们。

上课以后，我就游击队的品质和必须加强纪

---

① 我们还没有得到的日记是：一月四日、五日、八日和九日；二月八日和九日；三月十四日；四月四日和五日；六月九日和十日；七月四日和五日。

律问题批评了一通，说明我们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建立一个钢铁般的模范核心，根据这个思想我又说明了学习的重要性，这对未来是必不可少的。接着，我把华金、马科斯、亚历杭德罗、因蒂、罗兰多、庞博、医生、“塌鼻子”和里卡多这几个负责人召集起来。我说明为什么要选华金当第二把手，这是由于马科斯有些错误，而且一犯再犯。我批评了华金在新年时同米格尔发生的事件中采取的态度，接着我说明了为了改进我们的组织而需要执行的某些任务。最后，里卡多向我讲述了他同伊万发生的一个事件，那时塔妮亚也在场，他们在那里互相谩骂，里卡多命令伊万离开吉普车。同志们中间发生的这些不愉快的事件妨碍了工作。

一月七日

侦察的人出发了：“辎重队”只由亚历杭德罗和“塌鼻子”组成，其余的人都执行内勤任务；把电报机和阿图罗的所有东西都带走了，为山洞补加了一个小洞顶，修整了水井，还在溪流上搭了一座小桥。

一月十日

老营地的固定放哨人员作了变动，“黄头发”

和阿波利纳尔代替了卡洛斯和医生。河水仍然很高，虽然在往下落。“鹦鹉”到圣克鲁斯去了，还没回来。

我们同医生（莫罗）、图马和安东尼奥（他应该留下负责照看营地）一起爬上老虎坪，在那里我向安东尼奥交代了他明天的任务，也就是要侦察可能位于我们营地西面的一条小河。我们在那里寻找同马科斯的老路接头的地方，果然比较容易地找到了。傍晚时分，侦察的人当中，六个人回来了：米格尔带领着布劳略和阿尼塞托，华金带领着贝尼尼奥和因蒂。米格尔和布劳略找到了河的出口，这条河切断峭壁，流入另一条河，看来是尼阿卡瓦苏河。华金朝河的下流走，大概是弗里亚斯河，他沿着河走了一段路，这条河似乎就是另一组的人走过的同一条河。这表明我们的地图很糟，因为两条河在地图上是被一块高地隔开，分别流入格兰德河的。马科斯还没回来。

收到哈瓦那的一封来信，通知说“中国人”十二日同医生和一个无线电技术人员一道动身，雷阿十四日动身。没谈到我们其余的两个同志。

一月十一日

安东尼奥同卡洛斯和阿图罗一道出去侦察一

条邻近的小溪；晚上回来了，他带回来的唯一的具体消息是，小溪流入打猎的牧场对面尼阿卡瓦苏河。亚历杭德罗和庞博在阿图罗的洞里绘制地图，他们带回消息说，我的书都湿了；有的书已坏了，无线电通报机也湿了，生锈了。除这以外，还有两部电台也都坏了，这说明阿图罗办事能力太差。

马科斯晚上回来了；他是从很远的上游到达尼阿卡瓦苏河的，甚至连这条河同设想中的弗里亚斯河的汇合处也没有到达。我很不相信地图，也不相信地图上所标明的这一条水路。

我们开始在阿尼塞托和佩德罗指导下学习克楚亚语。

今天，“博罗”蝇[①]很多；大家在马科斯、卡洛斯、庞博、安东尼奥、莫罗和华金身上摘苍蝇蛹。

一月十二日

派“辎重队”去运回最后一部分东西。“鹦鹉”还没有回来。我们做了一些从我们小溪爬山的练习，但是两侧花了两个多小时，中央只花了七分

① 博罗蝇：一种叮人时留下虫蛹的苍蝇。——编者

钟，应该在这里进行防御。

华金对我说，马科斯对我在那天会议上提到他的错误表示难过。我该同他谈谈。

一月十三日

我同马科斯谈了话；他抱怨我当着玻利维亚人的面批评了他。他的理由是没有根据的；除了他激动的情绪值得照顾外，其他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提到亚历杭德罗对他说的蔑视他的话，这一点已经向亚历杭德罗了解过，看来并没有那回事，是有点小广播。马科斯稍稍平息了一点。

因蒂和莫罗出去打猎，什么也没有打到。出去几个小组想到驴子可能到的地方挖一个洞，但是这没法做到，于是决定在地上用木棍搭一个小茅屋。亚历杭德罗和庞博对进口处的防御问题进行了一番研究，记下了挖壕堑的地方；明天继续干。

"黄头发"和阿波利纳尔回来了，布劳略和佩德罗到老营地去了。"鹦鹉"还没有消息。

一月十四日

马科斯带着除贝尼尼奥以外的整个先头队伍顺河而下，在地上搭茅屋；他应该晚上回来，但

是由于下雨，中午就回来了，茅屋没有搭好。

华金带着一个小组开始挖壕沟。莫罗、因蒂、乌尔瓦诺和我出去从河右边的峭壁开一条经过我们据点旁边的道路，但是我们干得不顺利，不得不沿着有点危险的悬崖边沿走。中午的时候开始下雨，便停止了活动。

“鹦鹉”还没有消息。

一月十五日

我留在营地里，给城里的干部们起草一些指示。由于是星期天，只工作了半天；马科斯带着先头队伍搭茅棚；后卫队伍和中锋队伍挖战壕；里卡多、乌尔瓦诺和安东尼奥去改进昨天的道路，但没有达到目的，因为在朝着河的小山和峭壁之间有一块大岩石。

没有人到老营地去。

一月十六日

继续进行挖战壕的工作，还没有完工。马科斯的工作几乎做完了，他建造了一个相当好的小房子。医生和卡洛斯代替了布劳略和佩德罗；后两人回来时捎来消息说，“鹦鹉”已经到了，还带着驴子，但是他没有来，虽然阿尼塞托已去接他。

亚历杭德罗出现了疟疾的症候。

一月十七日

今天活动很少；第一线的战壕和地上的茅棚已经完工。

“鹦鹉”来汇报他外出的情况；当我问他为什么要走的时候，他说他认为我是必然要让他去的，他承认去看他的一个女人。他带来了驴子用的器具，但是没法赶驴子沿河走。

没有科科的消息；情况有点紧急了。

一月十八日

天亮时有雾，所以我没有检查战壕。乌尔瓦诺、“塌鼻子”、医生（莫罗）、因蒂、阿尼塞托、布劳略出去搞“辎重”去了。亚历杭德罗因为生病，没有工作。

不一会，大雨滂沱。“鹦鹉”冒雨前来报告说，阿加尼亚拉斯同安东尼奥谈过话，显出知道很多事情的样子，表示愿同我们合作，无论是制造古柯硷还是其他方面都行，他说这个“其他方面”，是表示他怀疑还有别的什么文章。我给“鹦鹉”指示说，可以让他沾点边，但是不要答应很多东西，只是用钱买他用吉普车运来的一切，要警告他说，如果出卖，就要他的命。由于雨大，

“鹦鹉”很快就走了，以免河水挡路。

“辎重队”八点钟还没到，下令准许吃掉辎重队员的饭，饭被吃得精光；几分钟以后，布劳略和“塌鼻子”回来了，他们说河里涨水把他们阻在路上了；大家都想继续走下去，但因蒂掉进水里，丢掉了步枪，受了撞伤。其他的人决定留在那里过夜，他们两人是克服了相当大的困难才来到的。

一月十九日

今天同往常一样，筑防御工事和改善营地。米格尔发了高烧，一切症状都象是疟疾。我的身体整天象“断”了似地，但是没有发病。

上午八点，四个掉了队的人也回来了，带来了一大批嫩玉米棒子；他们是蜷曲着身子围在火堆旁边过夜的。希望水位下降后去找回步枪。

下午近四点，当“黄头发”和佩德罗出去代替另一个营地的一对岗哨的时候，医生前来通知说警察已经到了另一个营地。费尔南德斯中尉和四个警察穿着便衣乘着一辆租来的吉普车到达那里，寻找古柯硷工厂；他们只检查了房屋，有几样奇怪的东西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如象带来点灯用的还没搬到洞里去的炭精。他们拿走了“鹦鹉”

的手枪，但把毛瑟枪和二十二毫米口径步枪留给了他；他们还“装模作样”要拿走阿加尼亚拉斯一支二十二毫米口径步枪，并给“鹦鹉”看，他们走时还警告说，他们了解一切，必须考虑到他们。费尔南德斯中尉说，“鹦鹉”可以在卡米里要回手枪，“不要多声张，只同我说”。他还打听“巴西人”。于是我指示“鹦鹉”去警告那个巴列格兰德人和阿加尼亚拉斯（他们大概是密探告密活动的主谋），并指示他到卡米里去，以找手枪为名同科科接头（我怀疑他是否还有自由）。人们应该尽可能住在山里。

一月二十日

我检查了阵地，并下了如何实行晚间已说明的防御计划的命令。基本内容是，迅速保卫一个靠河的地区，并依据防守的情况，由先头队伍的一些人沿着同河平行的通向后方的路进行反攻。

我们本想进行几次演习，但是老营地继续发生险情，因为出现一个外国人带一支M—2型步枪在那里打了好些子弹；他是阿尔加尼亚拉斯的“朋友”，是来他家过十天假期的。我们将派出几批人进行侦察，把营地搬到一个更靠近阿加尼亚拉斯家的地方去；如果被发现，我们在撤离这个

地方前，先要叫这个家伙尝尝我们的厉害。

米格尔仍在发高烧。

一月二十一日

进行了演习，有几个地方失败了，但总的说来是好的；撤退的问题必须抓紧，这是演习当中最薄弱的一环，后来，几个小分队出发了：布劳略的一队去开一条与河平行向西去的路，罗兰多的一队去开了一条与河平行向东去的路。帕乔到光秃的山上去试验电报机，马科斯跟阿尼塞托一道去找一条可以适当监视阿加尼亚拉斯的路。除马科斯以外，大家都必须在两点以前回来。开路和电报机试听的工作都进行了，结果很好。马科斯回来的很早，因为雨挡住了视线。佩德罗冒雨来了，他带来了科科和三个新参加者：本哈明、欧塞维奥和华尔特。本哈明是从古巴来的，他到先头队伍，因为他懂武器，另外两个留在后卫队伍。马里奥·蒙赫同三个从古巴来的人谈过话，劝阻了他们不要参加游击队。他不仅没有辞去党的领导职务，反而给菲德尔发去了D4号附件。我收到了塔妮亚的来信，说她已经出发，说伊万病了。另外我还收到了伊万来信，附了D5号文件。晚上，我召集全体开会，念了文件，指出文

件中A、B两项内容不明确的地方，随后又向他们补充进行了一番批评。看来他们反映不错。三个新来的人中间，两个看来坚决，有觉悟，最年轻的是个阿依马拉[1]农民，气色很健康。

一月二十二日

由十三个人组成的“辎重队”出发了，布劳略和华尔特也一道出发，去接替佩德罗和“黄头发”。他们下午回来了，没有搬运完。那里一切都很平静。回来时，“黄头发”跌了一跤，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很狼狈。

我写了一份文件给菲德尔，编号是3号，向他说明情况，并试一试这个邮信信箱。我得托格瓦拉把文件带到拉巴斯去，如果他参加二十五日在卡米里的约会的话。

我给城市干部写了一份指示，编号是D3号。由于搞“辎重”，营地里没有什么活动。米格尔好一些了，但现在卡洛斯又躺下了，发高烧。

今天试验了防治结核病注射剂。抓了两只火鸡；一个小动物落入了陷阱，陷阱切断了它的爪子，还是跑掉了。

---

① 阿依马拉：高原印第安人。——编者

一月二十三日

分配了营地内部的任务和一些侦察工作：因蒂、罗兰多和阿图罗出去找一个地方，以备万一需要时让医生带着某个伤员去躲藏。马科斯、乌尔瓦诺和我去察看对面的山脊，找一个能看到阿加尼亚拉斯家的地方；地方找到了，看得相当清楚。

卡洛斯仍然发烧，典型的疟疾。

一月二十四日

七个人的“辎重队”出发了，很早就带着所有的东西和玉米回来了；这一次是华金跌进水里去，丢了加仑枪，但找回来了；“鹦鹉”回来了，已经躲了起来；科科和安东尼奥仍在外面；应该明后天跟格瓦拉一道来。

改进了一条路，以备在万一要保卫这些阵地时包围警卫队。晚上，对前一天的演习作了一次说明，纠正了一些缺点。

一月二十五日

我们跟马科斯一道出去侦察一条通向进攻者后方去的路，我们几乎用了一小时才走到，但是地方满好。

阿尼塞托和本哈明出去到可以控制阿加尼亚

拉斯家的山梁上试验无线电台，但是他们迷了路，没有通话；应该再作一次试验。开始挖另一个洞放个人物品。“鹦鹉”回来了，他参加到先头队伍里去。他同阿加尼亚拉斯谈过话，把我说的意思告诉了他。阿加尼亚拉斯承认他派巴列格兰德人刺探情报，但是否认自己是告密者，科科把巴列格兰德人赶出房子，因为阿加尼亚拉斯派他刺探情报。马尼拉的信收到了，信里说所有的信件都顺利地收到了，还说科列要去西蒙·雷耶斯等候他的地方。菲德尔提醒说，他将听他们讲，将严厉对待他们。

一月二十六日

我们刚刚开始挖新洞，就传来消息说格瓦拉跟洛约拉来了；我们就到中间营地的小屋子去，他们在十二点的时候到达那里。

我向格瓦拉提出我的条件：解散那个小组；任何人都没有军衔，还没有政治组织，应该避免就国际或国内分歧进行论战。他很爽快地接受了这一切，开始是冷淡的，过了一阵，同这些玻利维亚人的关系就亲热起来。

洛约拉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她很年轻、温和，但是表现得十分坚定。她差一点被开除出青

年团，但是人家争取她自己退出。我把给干部的指示和另一份文件交给了她；另外我把已垫付的七万比索偿还了。我们的钱剩下越来越少了。

将任命帕雷哈博士当活动网的领导人，罗多尔福十五天以内将来参加。

我发了一封信（D6号）给伊万，里面有指示。

我指示科科卖掉吉普，但要保证同农场的交通。

大约七点钟的时候，天黑了，我们辞别。他们明天晚上出发，格瓦拉将在二月四日到十四日之间带第一批人来；他说由于交通联络不便，不能早一点来，还说由于狂欢节，他的部下心都散了。将送来电力更强一些的电台。

一月二十七日

派出一个强大的"辎重队"，几乎把所有的东西都运回来了，但是还剩下一些东西没装完。科科和派出的人应该晚上出发，这些派出人员将留在卡米里，科科将去圣克鲁斯办理卖吉普车的事，准备在十五日以后卖。

我们继续挖洞。在陷阱里捉到一只穿山甲。出发的供应准备工作已经结束了。原则上，一等

科科回来我们就出发。

一月二十八日

“辎重队”把老营地打扫干净。他们带来了一个消息：巴列格兰德人在玉米地那里探头探脑，被当场发现，但逃走了。一切都表现，对这农庄问题下决心的时刻临近了。

行军十天的供应品已经齐全，日期已经确定：科科二月二日来后一、二天。

一月二十九日

除了炊事员、猎手和哨兵外，这一天完全清闲无事。

下午科科来了，他没有去圣克鲁斯，而去了卡米里。他同洛约拉分手之后，继续乘飞机去拉巴斯，同莫伊塞斯分手之后，乘公共汽车去苏克雷。他们规定星期日为碰头日。

确定二月一日走。

一月三十日

“辎重队”有十二个人，运走了绝大部分食品，还留下够五个人运的东西。打猎毫无所获。

放个人物品的山洞已经完工了，造得不好。

一月三十一日

这是驻营的最后一天。“辎重队”清除了老营

地的痕迹，撤走了放哨的人。留下了安东尼奥、"塌鼻子"、坎巴和阿图罗；指示是：

最多三天联系一次，有四个人时，两个人要带武器走；放哨的事，一分钟也不要疏忽；新进来的人根据一般的准则进行训练，但是除了必要知道的事以外不应知道得更多；从营地把一切个人物品清理干净，武器将藏在山上，用一个帐篷盖着。储备的钱要经常放在营地，由一个人贴身带着。要侦察已经打通的路和附近的小河。如果仓促撤退，两个人，即安东尼奥和阿图罗，就到阿图罗的山洞去；"塌鼻子"和坎巴则从小河撤退，一个人将到我们明天选择的地方去留下通知。如果人数多于四个，则由一组人去看守放储备的洞穴。

我向大家发表了谈话，给了他们关于行军的最后的指示。我也给了科科最新的指示（D 7）号。

本月小结

不出所料，蒙赫的态度最初是支吾搪塞，后来是背叛。

党在对我们施展明枪暗箭，我不知道它要走到什么地步，但是这不能阻止我们，从长远来看，

甚至可能是有益的(我几乎确信这一点)。最正直的、富有战斗性的人将同我们在一起，即使他们会经历严重程度不同的内心斗争。

到现在为止格瓦拉的态度很好。我们要看看他和他的人将来表现如何。

塔妮亚走了，但是没有得到那几个阿根廷人的消息，也没有她的消息。现在开始典型的游击阶段，我们将使这支人马受到考验；时间将说明成果如何，玻利维亚革命的前景如何。

在预定的一切中，进行得最缓慢的是玻利维亚战士的加入。

二月一日

实现了第一阶段。人们到达目的地时有点累了，但总的来说，任务完成得很好。安东尼奥和“塌鼻子”上去约定暗号，下来时带着我和莫罗的行军背包，莫罗患的疟疾正在逐渐痊愈。

规定了用挂在路旁树下的一个瓶子报警的办法。

在后卫队伍中，华金背不动他带的东西，全组都落后了。

二月二日

这天工作很多，过得缓慢。医生使行军耽搁

了一点，但总的速度是慢的。四点钟时我们到达了最后一个有水的地方，安下了营。先头队伍得到了到河边去的命令（可能是弗里亚斯河），但是动作也不快。夜里下雨了。

二月三日

清晨下雨，因此我们拖到八点才出发。当我们上路时，阿尼塞托来了，他拿着绳子，以便帮我们走过难走的地方，不久以后又开始下雨了。十点钟时我们到达小河边，身上都打湿了，决定今天不再走了。这个小河不可能是弗里亚斯河；地图上干脆就没有。

明天先头队伍将在河岬同帕乔一起出发，我们每个钟点都将进行联系。

二月四日

我们从早晨走到下午四点，中午停了两小时，喝了点汤。路是沿着尼阿卡瓦苏河的，比较好走，但是费鞋子，已经有几个同志几乎赤脚了。

部队累了，但是所有的人表现都不错。我减轻了几乎十五磅，可以利落地走路，虽然肩上的疼痛有时是难以忍受的。

没有找到最近有人走过河边的足迹，但是根据地图，我们随时会遇到有人居住的地区。

二月五日

上午走了五小时（十二至十四公里）以后，先头队伍突然给我们传来消息说，遇见了动物(原来是一匹母马和它的小驹)。我们停了下来，下令探路，以避免万一碰到有人居住的地方。讨论的问题是，我们是在伊里皮蒂河旁，还是在地图上标出的冈萨拉迪略河的会合处。帕乔带回消息说，有一条比尼阿卡瓦苏河大几倍的河，过不去。我们走到那里，碰到了真正的格兰德河，而且还是涨了水的。有一些人迹，但是有点陈旧了，路在草丛中断了，没有通得过的迹象。

我们在一个不好的地方安下了营，在尼阿卡瓦苏河附近，以便利用它的水，明天我们将沿河的两边(东边和西边)进行探路，了解情况，另一组人将试图过河。

二月六日

这是平静的休养生息的一天。华金同华尔特和医生一起出去沿着河道去探察格兰德河了；他们走了八公里，没有遇到浅滩，只遇到一个咸水小河。马科斯逆流而行，走了一点，没有走到弗里亚斯河；阿尼塞托和"鹦鹉"跟他一起。亚历杭德罗、因蒂和帕乔打算游过河去，没有成功。我

们向后走了近一公里，寻找好一点的地方安营。庞博有点病了。

明天我们将开始试图用木筏过河。

二月七日

在马科斯的领导下造好了木筏；造得太大了，不易掌握。一点三十分时我们开始去渡口，二点三十分开始渡河。先头队伍分两次渡过了，第三次渡过的是中间队伍的一半和我的衣服，但是我的行军背包没有带走；当再次过河来装运中间队伍的另一半时，“黄头发”估计错误，河把木筏冲到下游很远的地方，收不回来了。木筏碎了，华金开始再造一个，晚上九点钟时造好了。但是不需要夜里渡河，因为没下雨，河水继续下落。我们中间队伍中留下的有图马、乌尔瓦诺、因蒂、亚历杭德罗和我。图马和我睡在地上。

二月十日

我做因蒂的助手去同农民谈话。我认为由于因蒂的迟钝，这次活动不太成功。

这个农民是典型的；他不能帮助我们，也不知道他可能给游击队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因此，他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他讲了农民的一系列情况，但是由于把握不大，消息不太确切。

医生给孩子们治了病，他们的伤口长了蛆，有一个被母马踢坏了，以后我们就辞别了。

我们在下午和晚上用玉米面做小面包（做得不好）。晚上我向所有到会同志谈了今后十天的几点注意事项。原则上，我想向马西库里再走十天，使所有的同志都实际地看看政府军士兵，以后我们将试图沿弗里亚斯河走到目的地，探出另一条路。

（这个农民叫罗哈斯）

二月十一日　老头的生日；六十七岁。

我们走上一条沿河岸明确标出的小路，一直走到很难通行甚至有时没有路的地方，特点是：很长时间没有人走过那儿。

中午我们到达一条大河旁，路完全堵住了，我们突然怀疑到这是不是马西库里河。我们停在一条小溪旁，马科斯和米格尔去侦察河的上游，因蒂带领卡洛斯、佩德罗去侦察河的下游，想找到入河口。就这么办了，证实这就是马西库里河，它的第一个浅滩好象在稍向下游的地方，在那里远远地看到几个农民在给马装货。他们可能已经看到我们的足迹，从今以后，应该极为小心。据一个农民说，我们离阿雷纳莱斯一、二列

瓜。

高度：七百六十公尺。

二月十二日

在先头队伍昨天开好的两公里路上走得很快。从那时以后，用镐开路开得很慢。下午四点钟我们走到一条大路上，看来就是要找的路。前面，在河的另一边，有一间房子，我们决定丢弃它而去找河这边另一所大概是蒙塔尼奥的房子，蒙塔尼奥是罗哈斯推荐的人。因蒂和“鹦鹉”到那里去了，但是没有遇到人，虽然一切特征都表明，那里就是。

七点三十分出发夜行军，这次行军表明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十点钟左右，因蒂和“鹦鹉”又到房子那儿去了，带来了不很好的消息：那个人喝醉了，不大愿意接待；只有玉米。他是在河对岸的卡瓦列罗的家里喝醉的，河的浅滩就在卡瓦列罗的家的附近。我们决定在附近的一个小树林里睡觉。我累极了，因为我吃了玉米面小面包感到不舒服，一天没有吃东西。

二月十三日

清晨下起大雨，下了整整一个上午，河水涨了。

消息好转：蒙塔尼奥是房东的儿子，约十六岁。父亲不在，可能一个星期后回来。他给了直到浅滩为止的相当精确的情报，到浅滩还有一列瓜。一段路在左岸，但是很短。在岸这边，只住着佩雷斯的一个兄弟，是中农，他的女儿正同一个政府军的成员谈恋爱。

我们走到一个新的营地，在小河和一块玉米地的旁边，马科斯和米格尔开了一条小路，通到大路上。

高度：六百五十公尺（暴风雨天气）。

二月十四日

这是在营地度过的平静的一天。那个房子里的小伙子来了三次，其中一次是来通知，说有人从河的对岸过河来找猪，走到房子那里。因为弄坏了玉米地，又多给了他一些钱。

开路的人一整天都在割杂草，没有遇见房屋；估计已经开出了六公里，相当于明天任务的一半。

哈瓦那的一封长信的密码译出了，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是会见科列的消息。科列到那儿申明，过去没有人告诉过他这项任务具有大陆规模，如果是这样，他们准备在某一范围内进行合作，关

于这个范围如何，他们要求同我商量；科列本人、西蒙·罗德里格斯和拉米雷斯将来这里。信还告诉我，西蒙已经决心帮助我们，而不管党的决定如何。

他们还说，那个法国人带着他的护照旅行，二十三日到拉巴斯，将住在帕雷哈或雷阿家。到现在还有一段译不出来。看我们怎样对付这个新的妥协攻势。另一些消息是：梅尔西到达时没有钱，他说是被偷了，人们怀疑是贪污了，虽然不排除更严重的问题。莱钦是去要钱和要求训练的。

二月十五日 小伊尔达的生日（十一岁）

这是平静地行军的一天。上午十点钟我们赶上了抡镐开路的人到的地方。以后一切进行得很慢。下午五点钟时报告说，遇到了一片庄稼地，六点钟时得到证实。我们派因蒂、“鹦鹉”、阿尼塞托去和农民谈话；这个农民是米格尔·佩雷斯，是富农尼古拉斯的兄弟，但他是穷人，受他兄弟的剥削，所以他表示愿意合作。因为很晚了，我们没有吃饭。

二月十六日

我们走了几米路，以便躲开这个兄弟的好奇

心，在一个朝着河的高地上安了营，河在下面五十米。地势很好，有不受突袭的保障，但是不大舒适。我们开始准备大批食物，供穿过山向罗西塔河走的路上吃。

下午倾盆大雨，一夜没有停，阻碍了我们的计划，河水涨了，我们又被隔绝了。将借给这个农民一千元，让他购买和喂养猪；他有资本主义的野心。

二月十七日

一上午继续下雨，下了十八小时了，一切都湿了，河水涨得很厉害。我派马科斯同米格尔、布劳略去找一条通向罗西塔河的路。他开了四公里的小路后，下午回来了。他报告说，有一块光秃的峭壁，同我们称为的老虎坪相似。因蒂感到不舒服，是贪吃的结果。

高度：七百二十公尺（大气条件不正常）。

二月十八日　　何塞菲娜的生日（三十三岁）

部分地失败了。我们跟着拿砍刀开路的人们的前进速度，慢慢地走，但是两点钟时，他们爬上一块平坦峭壁，那里不需要砍刀；我们又耽搁了一会儿，三点钟时我们到达一个有水的地方，

安了营，希望明天穿过这块峭壁。马科斯和图马去探路了，带回了很坏的消息：整个山坡都是陡峭的悬崖，不可能下去。除了后退外没有其他办法。

高度：九百八十公尺。

二月十九日

这一天白费了。我们走下山坡，直到小河边，我们试图沿着小河上溯，但是不可能。我派米格尔和阿尼塞托从这条新的支脉爬上去，争取走到另一边去，但是没有结果。这一天等着他们就过去了。他们回来说，悬崖都是同一类型的，过不去。明天我们将试图从小河后面的最后一块峭壁爬上去，这条小河是向西边往下流的（其余的河是向南流的，山就从这里分开了）。

高度：七百六十公尺。

二月二十日

这一天走得很慢，路十分曲折，米格尔和布劳略从老路上走到玉米地的小沟旁，在那里迷了路，黄昏时回到小河旁。走到下一条小河旁时，我派罗兰多和庞博去沿着这条小河探路，直到碰到悬崖为止，但是直到三点钟他们才回来，因此我们就沿着马科斯开的路走了，留下佩德罗和“黄头发”等他们。四点三十分我们走到玉米地的小

河旁，在那里安了营。探路的人没有回来。

高度：七百二十公尺。

二月二十一日

沿着小河慢慢地向上走。庞博和罗兰多回来时说，沿着另一条小河可以走，但是马科斯探了这一条小河的路，结果还是那样。十一点钟时我们出发了，但是十三点三十分时，我们碰到了几个深渊，里面水很冷，无法涉渡。派“鹦鹉”去探路，他迟迟不回来，因此我又派布劳略和华金到后方去。“鹦鹉”回来说，小河上游变宽了，比较好走，因此决定不等华金的结果就继续走。六点钟时安营，这时华金带来消息说，可以从峭壁往上爬，有相当一段可走的路。因蒂病了，他在一星期内又第二次“满肚子屁”。

高度：八百六十公尺。

二月二十二日

整整一天都在爬一些相当难爬的、杂草丛生的峭壁。这一天搞得精疲力尽，直到安营的时间，还没有爬到顶，我派华金和佩德罗，想由他们两个人单独到顶上，他们七点钟时回来说，至少还要砍三小时的杂草。

高度：一千一百八十公尺。我们位于注入

马西库里河的那条小河的上游，但是流向是朝南。

二月二十三日

对我来说，这是倒霉的一天，我咬着牙才坚持下来，因为我觉得精疲力竭。早上，马科斯、布劳略和图马出发去开路了，我们就在营地等着。我们在那里译出了新近收到的一封信的密码，这封信说收到了我寄往法国信箱的一封信。十二点钟时我们出发了，烈日炎炎，一会儿以后，爬到最高的山顶时，我发晕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凭意志力走路。这个地区最高的地方是一千四百二十公尺；从那里可以控制包括格兰德河在内的一大片地区，尼阿卡瓦苏河的入河口和罗西塔河的一部分。地形同地图上标明的不一样：在一个明显的分水岭后头，陡直地下降，直到一个八至十公里宽的多树的高原，在高原的一头，罗西塔河流过；以后又是一块高地，高度跟这条山脉差不多，远远地可以看到平原。

我们决定从一个虽然很陡但是可以走的地方下去，再沿着一条通到格兰德河又通到罗西塔河的小河向前走。看来岸边没有房子，同地图标明的相反。走过一段很坏的路后，在九百公尺高的

地方安营，没有水，已经是黄昏了。

昨天清晨我听见马科斯骂一个同志，白天又骂了另一个，应该跟他谈谈。

二月二十四日　　小埃内斯托的生日（二岁）

这是工作很多而令人不高兴的一天。前进得很少，没有水，因为我们挨着走的小河已经干涸了。因为累，十二点钟时更换了用砍刀开路的人；下午两点钟时下了一点雨，装满了行军水壶；一会儿以后，我们碰到一个水塘，五点钟时在水边的一块高地安营。马科斯和乌尔瓦诺继续探路，马科斯回来时说，离河还有两公里，但是沿着小河的路很坏，成了一片沼泽。

高度：六百八十公尺。

二月二十五日

不顺利的一天。前进得很少，尤其糟糕的是，马科斯走错了路，一上午白费了；他是同米格尔和“鹦鹉”一起出去的。十二点时他报告了这个情况，要求换班和通话；布劳略、图马和帕乔去了。两点钟时，帕乔回来了，他说，马科斯派他回来，因为已经收听不清楚了。四点三十分时我派贝尼尼奥去通知马科斯，如果六点还找不到河就回

来；贝尼尼奥出发后，帕乔把我叫去对我说，马科斯和他有过争论，马科斯给他下了最后通令，用砍刀威胁他，用刀柄打他的脸；在帕乔回来并对马科斯说不想这样干下去时，马科斯又用砍刀威胁他，来回晃动他，扯破了他的衣服。

由于事情严重，我喊来了因蒂和罗兰多，他们证实，由于马科斯的坏脾气，在先头队伍里存在着不良好的气氛，但是他们也讲了帕乔的一些狂妄言行。

二月二十六日

上午我找马科斯和帕乔谈话，从谈话中我查明了，马科斯是骂了人，对人态度很坏，可能用砍刀进行了威胁，但是没有打人；帕乔也回骂了，并有一种天生的充硬汉的脾气，这在这里已经有几次先例了。我等大家来开会，讲了我们努力走到罗西塔河的意义，说明这种艰苦的条件只不过是我们将要遇到的困难的一个前奏而已，说明由于互不通融，发生了象两个古巴人之间的这种可耻的事件；我批评了马科斯的态度，并向帕乔声明，如果再发生象这样的事情，就要把他不光采地开除出游击队。帕乔除了拒绝继续管通讯器械外，回来时关于这件事一点也没有跟我说，并且

从种种迹象看来，所谓马科斯打了他一事是他对我撒了谎。

我向玻利维亚人提出要求：如果有谁感到吃不消，不要采用拐弯抹角的办法，应该告诉我，我们就可以安安静静地让他退伍。

我们继续走路，想走到格兰德河，然后再沿着河走；我们达到了这个目标，又继续走了一公里多一点，然后不得不再向上爬，因为碰到一个悬崖，沿着河走不通了。本哈明由于行军背包所造成的困难和体力不支落后了；当他走到我们旁边的时候，我命令他继续走，他执行了；他走了约五十米，没有了向上爬的路，他就站到河边的一块岩石上找路，当我命令乌尔瓦诺去告诉他没有路时，他做了一个突然的动作，掉到水里去了。他不会游泳。河水流得很急，在他站起来的时候，把他冲走了。我们跑去救他，当我们脱衣服时，他在一个水流缓慢的地方不见了。罗兰多向那儿游去，企图潜水，但是水流把他冲得老远。五分钟后我们放弃了一切希望。本哈明是一个身体很弱，一点也不能干的小伙子，但是有坚决夺取胜利的意志；考验超过了他能负担的程度，他的体力支持不了，而我们现在在格兰德河畔初次尝到

死亡的滋味，但死得很不合算。我们下午五点钟时没有到达罗西塔河就安营了。我们吃了最后一份莱豆。

二月二十七日

又是劳累的一天，我们沿着河岸走，爬上陡峭的岩石，到了罗西塔河边。这条河比尼阿卡瓦苏河大，比马西库里河小，水的颜色发红。我们吃完了最后一批储备的食物，附近没有找到人迹，虽然我们离有人居住的地方和公路不远。

高度：六百公尺。

二月二十八日

今天有一半是休息。早餐（茶）后，我发表了短短的谈话，分析了本哈明的死并讲了马埃斯特腊山的几个小故事。接着，米格尔、因蒂和“鹦鹉”到罗西塔河上流去探路，给他们的指示是走三个半小时，因为我本来认为到阿瓦波西托河需要这么多时间就够了，但是由于没有路，情况不是这样；他们没有见到新近的人迹。华金和佩德罗爬上前面的山，但是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找到路或路的痕迹。亚历杭德罗和“黄头发”过了河，但是没有找到路，虽然做了表面的侦察。马科斯领导造木筏，木筏一造好就开始在罗西塔河进入

主流的转弯处渡河。五个人的背包渡过了，贝尼尼奥过去了，米格尔没有过去，但是米格尔的背包过去了，贝尼尼奥的背包留下了，更糟糕的是贝尼尼奥的鞋丢了。

木筏收不回来了，第二个木筏还没有造好，因此我们停止渡河，到明天再说。

本月小结

虽然我没有得到关于营地所发生的事件的消息，但是整个行军大体上还不错，只是有一些在这种情况下起致命恶果的例外。

在外面，没有应该派来给我补充队伍的两个人的消息；那个法国人应该到了拉巴斯，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到营地；我没有那些阿根廷人和“中国人”的消息；来电去电都能顺利地收到；党的态度仍然是动摇的，两面的，至少可以这样说，虽然跟下一个代表团会谈时有一点还要澄清，而且这一次也许要彻底澄清。

行军的情况相当不错，但是发生了本哈明丧生的事件；人们还很弱，将来并不是所有的玻利维亚人都能顶得住。最近几天挨了饿，情绪下降了，在分散时特别明显。

古巴人当中，帕乔和“黄头发”这两个没有什

么经验的人还没有起他们的作用，亚历杭德罗全做到了；在老战士当中，马科斯不断使人头疼，里卡多办事不牢靠。其余的人很好。

下一阶段将是进行战斗的有决定意义的阶段。

三月一日

早上六点钟开始下雨。我们打算等雨过后再过河，但是雨越来越大，一直下到下午三点钟，那时水涨了，我们认为企图过河是不妥当的。现在水涨得很高，没有即将下降的样子。我搬进一间荒旧的茅棚避雨，并在那里造了一个新的营地。华金留在他自己的地方。晚上他向我报告说，波洛已经吃掉他的牛奶罐头，欧塞维奥吃掉了牛奶和沙丁鱼的罐头。作为惩罚，该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就不给他们吃。这是坏迹象。

三月二日

清晨下雨，从我开始，人们忙忙乱乱。河水涨得更大了。决定雨一停就离开营地，沿着我们来时走的与河平行的路走。我们十二点时出发，我们用油棕榈的心做了很多食物。四点三十分时，我们停下来了，因为我们离开了大路，想利用一条旧的小道，而小道断了。没有关于先头队

伍的消息。

三月三日

我们兴高采烈地上路，走得很好。但时间逐渐消磨了我们的热情，得越峭壁往前开路，因为我害怕在本哈明牺牲的地方发生什么意外。在下边用不了半小时就走完的路，开路就花了我们四个小时。在六点钟我们到达了小河边，在那里扎营，但由于我们只有两棵小棕榈①，米格尔和乌尔瓦诺以及后来布劳略都去远处再找一些，他们在晚上九点回来。我们在将近十二点钟的时候吃饭；小棕榈和油棕榈（玻利维亚叫做托泰伊）帮助我们度过困难。

高度：六百公尺。

三月四日

米格尔和乌尔瓦诺早晨就动身出去，整天都在开路，下午六点钟回来；他们前进了大约五公里，看见了一片平原，从那里大概可以继续前进；但没有地方扎营，所以我们决定在继续开路以前呆在这里。打猎的人获得了两只小猴子、一只鹦鹉、一只鸽子，这些同小河边盛产的小棕榈一起

---

① 小棕榈为棕榈树的一种，嫩叶可食。——译者

便成为我们的食物。

人们情绪很低，身体越来越坏；我的两腿开始发生水肿。

三月五日

华金和布劳略出去拿砍刀开路，下雨，两个人都很弱，进展不大。采集了十二棵小棕榈，猎获一些小鸟，这样我们就可以将罐头食品再储备一天，并保存了可供两天食用的小棕榈。

三月六日

这天断断续续走到下午五点。米格尔、乌尔瓦诺和图马拿砍刀开路。取得一些进展，远处看见一些峭壁，看样子象尼阿卡瓦苏河的峭壁。只猎获一只小鹦鹉交给后卫队伍。今天我们吃的是小棕榈加肉。我们只剩下勉强够三顿饭的食品。

高度：六百公尺。

三月七日

四个月了。看到口粮就要完了，而路走不完，人们越来越垂头丧气。今天我们沿河岸前进了四至五公里，最后碰到了一条颇有希望的小路。食物是：三只半小鸟和剩下的小棕榈；从明天开始，两天之内只有罐头，每人可得三分之一筒；以后就剩下牛奶，这就是最后的一点东西了。到尼阿

卡瓦苏河还有两至三天路程。

高度：六百一十公尺。

三月八日

走路很少，是惊愕和紧张的一天。早晨十点钟我们从营地动身，没有等待正在打猎的罗兰多。我们只走了一个半小时，就碰见拿砍刀开路的人和打猎的人（他们分别是乌尔瓦诺、米格尔和图马，医生和钦丘），他们猎获大批鹦鹉，但是碰到一道水渠就停下了。我吩咐扎营以后就去观察那个地方，好象是一个吸油站。因蒂和里卡多跳下水过去；他们要装成猎人；是穿着衣服跳下去的，他们是一先一后分两次渡过去的，但因蒂碰到困难，几乎淹死；里卡多去帮助他，终于游到了岸，这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他们没有发出是否有危险的信号就消失了。他们是十二点钟开始渡河的，到下午三点一刻还没有他们的消息，我就回去了。整个下午过去了，他们还是没有出现。在晚上九点撤回了最后一个岗哨，他们并未发出新的信号。

我很焦虑，两个很好的同志遇到了危险，还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决定由最会游泳的两个人亚历杭德罗和罗兰多在明天黎明时渡

过对岸去，弄清情况。

尽管缺乏小棕榈芽，但由于鹦鹉很多，罗兰多还杀死两只小猴子，所以今天比往天都吃得好。

三月九日

一大早我们就开始渡河，但需要做一个木筏，这就耽误了很多时间。哨兵报告，在对岸看见一些半裸体的人；那是在八点半钟，渡河暂时停止。本来已经造好一条通往那边的小道，但却是通到一个我们会被人家看见的空旷地点，因此只得在明天乘河上有雾时再动身。在我从十点半钟起开始了一段令人难耐的观察之后，大约十六时左右，负责供应的人（因蒂和钦丘）跳下河了，到了很远的下游才出来。他们带来一只猪、面包、大米、糖、咖啡、一些罐头、新熟的玉米等等。我们举行了一次有咖啡、面包的小宴会，并且批准启用我们作为备用的甜炼乳罐头。他们解释说，他们曾每个钟点都走出来一下，以便让人们能看到他们，但是对我们丝毫没有效果。马科斯和他的人三天前就过去了，看来马科斯自行其是，亮出了武器。矿业公司的工程师们不知道离尼阿卡瓦苏河还有多少路，他们估计有五天路程；假如是这样的话，我们的食物就够用了。吸油机是属于一

个正在兴建的吸油站的。

三月十日

我们在六点半钟动身；走了四十五分钟，赶上了拿砍刀开路的人。八点钟开始下雨，一直下到十一点。我们实际上大约走了三小时，在五点钟扎营。看见一些小丘，可能就是尼阿卡瓦苏河。布劳略出去探路，回来说，有一条小路，河一直往西流。

高度：六百公尺。

三月十一日

今天一开始就有好预兆。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很好的路，但路再也走不通了。布劳略拿起砍刀，一直工作，直到发现一片沙滩。我们给他和乌尔瓦诺开路的时间，而当我们再跟上去的时候，水涨把路切断了，这事是突然发生的，河水大约涨了两公尺。

我们同开路的人隔开了，被迫在山上开路。在下午一点半钟我们停止前进，我吩咐米格尔和图马去同先头队伍取得联系，并且命令他们如果无法到达尼阿卡瓦苏河或到一个好地方的话，就回来。

他们在十八时回来；他们大概走了三公里，

到达一个陡直的绝壁。看来我们离得不远了，假如河水不下降的话，最后几天日程将是很艰苦的，而河水下降看来是不大可能的。我们走了四至五公里。

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因为后卫队伍的糖少了，怀疑或者是分配的量少了，或者是布劳略有某些不正当的行为，应该同他谈谈。

高度：六百一十公尺。

三月十二日

我们在一小时又十分钟之内走完了昨天开出的一段路。当我们到达的时候，先动身的米格尔和图马正在探索如何越过一处陡直的绝壁。整天就是这样过去的：我们唯一的活动是猎获了四只小鸟，把它们同大米和鲍鱼一齐吃掉。我们只剩下两餐食物。米格尔留在另一边了，看来他找到了通到尼阿卡瓦苏河的去路。

我们走了大约三至四公里。

三月十三日

从六点半钟起到十二点钟我们都在可恶的岩石上沿着米格尔花了巨大劳动开出来的路上行走。当我们以为已到了尼阿卡瓦苏河时，我们碰到一些不好走的通道，在五个小时之内，我们进

展相当少。十七时，我们在一阵微雨下扎营。人们相当疲乏，又有一点气馁了。只剩下一餐食物。我们走了大约六公里，但是收获不大。

三月十五日

我们过了河，但过河的只是中部的队伍加上“黄头发”和医生，他们来帮助我们。我们原想到尼阿卡瓦苏河口，但是我们有三个不会游水的人，还有很重的东西。水流把我们冲走了差不多一公里，原来想靠木筏过河，现在看来木筏是不能过了。我们十一个人留在岸这边，明天医生和“黄头发”还要再渡过去。我们猎获四只鹞鹰作为食物，还不象先前预料的那么坏。所有的东西都湿了，而天气还象要下雨的样子。人们士气低落；米格尔两腿肿了，还有好几个人也是这样。

高度：五百八十公尺。

三月十六日

我们决定把马吃掉，因为浮肿现象严重。米格尔、因蒂、乌尔瓦诺、亚历杭德罗都出现种种症状；我感到极度衰弱。我们在估计上发生错误，因为我们原认为华金可以过去，但事实不是这样。医生和“黄头发”力图渡过去帮助他们，但被河水冲下去了，看不见了；华金请求批准他渡过去，

于是，我批准他了；他们也被冲到河下游去不见了。我吩咐庞博和图马去追他们，但未找到，在晚上回来了。从下午五点开始，大吃马肉，明天可能收到效果。我估计罗兰多今天应当到达营地。

第三十二号信件密码全部译出，信中通知将有一位玻利维亚人前来加入，他将带来另一批格路坎丁，这是一种抗寄生虫药（对付利什曼鞭虫的）。迄今我们尚未发生这种病例。

三月十七日

在战斗打响以前发生了又一起悲剧。华金在上午九、十点钟时出现了；米格尔和图马那时已经带着很好的肉片去追他。这次冒险旅行的情况是严重的：他们未能控制住木筏，它一直向尼阿卡瓦苏河下游冲去，遇到一个漩涡，把木筏翻倒，据他们说，翻倒过几次。结果是损失好几个背包，几乎所有的子弹、六支枪和一个人：卡洛斯。卡洛斯同布劳略一起掉进漩涡中，但他们两人命运不同：布劳略上了岸，他看见卡洛斯被水冲着走，无法抗拒。华金和所有的人都在前头脱险了，还是没有看见他经过。由于他的认真、守纪律和热忱，他一直被认为是后卫队伍的玻利维亚人中

最好的一个。

损失的武器是：属于布劳略的一支布尔诺枪；属于卡洛斯和佩德罗的两支M-1式枪；属于阿维尔、欧塞维奥和波洛的三支毛瑟枪。华金报告说他看见"黄头发"和医生在对岸，已经命令他们做一个小木筏回到这边来。在下午两点他们两个回来了，诉说了他们的辛酸遭遇，他们都光着身子，"黄头发"还赤着足。他们的木筏碰到头一个漩涡时就散掉了。他们差不多在我们先前上岸的地方上岸。

我们动身的时间定在明天一大早，华金在中午动身。我预计就在明天白天会得到一些消息。华金的人的士气看来是好的。

三月十八日

我们很早就动身，把华金留下，以便他消化和收拾完给他留下的半匹马肉，命令他感到身体有力的时候动身。

我不得不为了储备一些肉食而展开了一场斗争；反对了那些想把所有的肉都塞进肚子去的人的意见。在九、十点钟的时候，里卡多、因蒂和乌尔瓦诺都掉队了，只好等他们，这违反了我原先的目的，我原想在我们来时的营地休息。不管

怎样，我们行军的情况不好。

十四时三十分，乌尔瓦诺带来里卡多猎获的一只小鹿，这就使我们可以吃得丰裕些，并且储备了马排骨。到十六时三十分，我们到达一个大约是路程一半的地方，我们就在这儿睡觉了。钦丘、乌尔瓦诺和亚历杭德罗等好几个人走得很慢，情绪不高。

三月十九日

在早晨，我们先头队伍行进得很好，我们照原来的约定，在十一点钟停下了，但是里卡多和乌尔瓦诺又掉了队，而且这次亚历杭德罗也掉了队。他们在下午一点才到，带来一只小鹿，也是里卡多猎获的，华金同他们一起到达。由于华金和“黄头发”之间的口角而发生了一点事故，这样我就不得不狠狠地批评了“黄头发”，但是我并不是真正相信是他的过错。

我决定，不管如何也要继续走到小河，但是有一架小飞机在盘旋，来意不善，此外，因为没有得到基地的消息而使我感到焦虑。尽管人们的情绪不高，我们还是在下午五点半钟到达，而我原想距离可能还要长一些。秘鲁医生“黑人”在此迎接我们，同他来的有“中国人”和报务员，他们

报告说：贝尼尼奥准备好食物在等候我们，格瓦拉的两个人开了小差，警察到过了那个农庄。贝尼尼奥解释说，他曾带着食物出来找我们，在三天前碰到了罗兰多；他在此呆了两天，但没有勇气继续呆下去，因为飞机已经盘旋了三天，军队很可能沿着河流过来。“黑人”亲眼看见六个人突袭农庄。那时安东尼奥和科科都不在；科科已去卡米里寻找格瓦拉的另一部分人，而安东尼奥则立即出发去把有人开小差的消息告诉他。我接到马科斯的一份很长的报告（D8 号），其中按他的说法解释了他的遭遇；他到农庄来，是违反了我的明明白白的命令的。我还收到安东尼奥说明情况的两份报告（D9 号和 10 号）。

目前在基地的有：那个法国人，“中国人”，他们的同伴、“秃子”、塔妮亚以及格瓦拉和他小组的头一部分人。吃了一顿有菜豆米饭和小鹿肉的丰盛的晚饭以后，米格尔出发去寻找尚未到达的华金，以及又一次掉队的钦丘。他同里卡多一起回来了，在天亮的时候华金到了，于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到齐了。

三月二十日

我们在十点钟动身，走得很好，贝尼尼奥和

“黑人”比我们先走一步，带去一封给马科斯的信，在信里我命令他负责防守，把行政事务交给安东尼奥。华金在扫除了通向小河的路上的足印以后才动身，但并不着忙。他带来三个赤足的人。十三时，当我们正在作较长时间的休息时，帕乔带着马科斯的一封信到来。这个报告补充了贝尼尼奥的第一个报告，不过现在情况更复杂了，因人数有六十人的警卫队已经插入巴列格兰德的路上，捉住了我们的信使萨卢斯蒂奥，他属于格瓦拉带领的一部分人。他们夺去了我们的一只母骡，吉普车也丢掉了。“鹦鹉”也无消息，他是留下来看守小房子的。我们决定，无论如何要到达“熊”的营地，之所以这么叫，是由于在那个地方曾经杀死了一只熊。我们派遣米格尔和乌尔瓦诺去为饿着肚子的人们做饭，我们在傍晚到达。在营地有丹顿、“秃子”和“中国人”，此外还有塔妮亚以及从事搬食物和帮助撤退的“辎重队”的一群玻利维亚人。罗兰多已被派去组织全部撤退工作；笼罩着溃败的气氛。不久以后，来了一个最近加入的玻利维亚医生，他带着一封给罗兰多的信，信中告诉他说，马科斯和安东尼奥正在一个贮水处，叫他去见他们。我通过这一个信使告诉

他们说，要靠射击才能在战争中取胜，叫他们立即退向营地，在那里等我。一切都给人一种可怕的混乱的印象；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初步同“中国人”谈了一下。他要求十个月之内每月给五千美元，而哈瓦那方面曾告诉他，要他同我讨论一下。此外，还带来了一封信，因为太长，阿图罗未能译出。我告诉他，原则上可以，条件是六个月之内要起义。他想带十五个人在阿亚库乔起义，由他担任领导。此外，我们还达成协议：现在接受他五个人来，在一段时间之后再接受他十五个人，这些人将在战斗中受过训练以后，带着武器，给他派去。他应当给我送来两个中程（四十英里）发报机，我们将制作一套密码供我们之间用，保持经常联系。看来他感到很兴奋。

他还带来罗多尔福的一系列报告，是很久以前写的了。据悉“鹦鹉”找到了，他说他杀死了一个士兵。

三月二十一日

我整天同人谈话和讨论，同“中国人”明确了某些问题，此外还同那个法国人、“秃子”和塔妮亚谈话。法国人谈了一些关于蒙赫、科列、西蒙·

雷耶斯等人的已知的消息。他本来要留在这儿，但是我要他回去在法国组织一个援助网，途中顺路去古巴，而这同他的愿望是一致的，他想同他的女人结婚并且生个儿子。约定了由我给萨特和罗素写一些信，让他们组织援助玻利维亚解放运动的国际募捐。此外，约定由他同一位朋友谈谈，要这个人从各个途径组织援助，主要是钱、药品和一个电子部门的工程师以及电子器材。

“秃子”当然是愿意听我命令的，我建议他作一个联络员，目前只在霍萨米、赫尔曼和斯坦波尼几批人当中进行接触，并给我派来五个人，以便开始训练。他应当向玛丽亚·罗莎·奥利维和老头子致意。将给他五百比索送别人，另给一千作来往之用。如果他们同意的话，他们应当开始在阿根廷北部进行侦察，并给我一个报告。

塔妮亚进行了联系，人们来了，但据他们说，他们是乘吉普车到这里来的，本想耽留一天，但是事情弄复杂了。第一次是霍萨米不能留下，第二次甚至没有联系上，因为塔妮亚在这里。他们相当蔑视地谈到伊万；我不知道所有这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收到了洛约拉算到二月九日为止

的账目（一千五百美元）①。

收到了伊万的两个报告：一个报告是关于一所军事学校的，没有意思，附有照片，另一个谈到了某些情况，但也没有很大的重要性。

根本的问题是不能译出书写的密码(D13号)。收到安东尼奥的一个报告（D12号），上面企图为他的态度进行辩解。还收听到一则广播消息，先通知有一个人死亡，不一会又辟了谣；这表明关于“鹦鹉”的事是真实的。

三月二十二日

“……”我们离开了“……”营地，带着一些食品来到了“……”，食品先对付着存放“……”②。我们在十二点走到下面，我们组成了一个有四十七个人的小组，包括来访者和所有的人。

因蒂到来时向我提到了马科斯一系列的无礼言行；我大为生气，我向马科斯说，如果上述情况是确实的话，他将被开除出游击队，他回答说，他宁愿死，宁肯被枪毙也不走。

命令由五个人在河的前面作一次埋伏，另由安东尼奥率领米格尔和“鹦鹉”，共三个人，去进

---

① 洛约拉还谈到她脱离青年团领导机构一事。——编者

② 删节符号处是原文看不清楚的地方。——编者

行一次侦察。帕乔到光秃的小山脊去进行观察，那个地方控制着阿加尼亚拉斯的房子，但是什么也没有看到。去侦察的人到晚上才回来，我把他们训了一顿。奥洛反应很激动，不肯接受批评。会议是爆发性的而又不合时宜的，不欢而散。不清楚马科斯说的是些什么。我派人去寻找罗兰多以便彻底解决参加者的数目及其分配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三十多人在中间队伍中挨了饿。

三月二十三日

充满战争事件的一天。庞博想组织一个“辎重队”到河的上游去取回货物，但是我表示，在撤换马科斯的问题未解决以前反对这样做。八时多，科科急急忙忙地跑来报告说有一支政府军已陷入了埋伏。到现在为止最后的战果是：三门六十毫米迫击炮，十六枝毛瑟枪，二支BZ式枪，三支USIS枪，一支三十毫米枪，二架电报机，靴子，等等，击毙七人，生俘十四人，击伤四人，但是我们没能缴获到他们的口粮。缴获了一项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从尼阿卡瓦苏河的两端前进，在一个中间地点会师。我们急忙把人转移到另外一边，我又把马科斯同几乎整个先头队伍安排在机动道路的终点，与此同时，中间和后卫队

伍的一部分留下进行防卫，而布劳略在另一条机动道路的终点设下埋伏。我们将这样度过一夜，看看闻名的突击队是否明天会来到。被俘的一名少校和一名中尉，象鹦鹉一样唠叨个不停。

译出了“中国人”带来的密码信。信中谈到德布雷的旅行，带六万美元的事，“中国人”的要求以及为什么他们不写信给伊万的原因。我还收到桑切斯的一封信，上面谈到把米托安插在一些地方的可能性。

三月二十四日

全部战利品如下：十六枝毛瑟枪，三门追击炮连同六十四发炮弹，两枝BZ枪，二千发毛瑟枪的子弹，三枝USIS枪，每枝有两个子弹装填器，一枝三十毫米枪和二条子弹带。击毙七人，生俘十四人，其中包括四名伤员。叫马科斯去进行一次侦察，可是什么也没有获悉，但是飞机在我们的房子旁边轰炸。

我命令因蒂最后一次去同俘虏们讲话并释放他们，把他们所有用得着的衣物都剥下，但两个军官除外，他同这两个军官单独谈话，让他们穿着衣服出去。他对那个少校说，我们让他们在二十七日十二时以前来撤走尸体，并建议在全拉古

尼利亚斯地区实行停火，假如他留在这一带的话。但他回答说，他要退出军队。那个上尉说，他是应党方面人士的要求在大约一年前重新加入军队的，他有一个兄弟在古巴学习；此外，他提供了另外两个准备合作的军官的姓名。当飞机开始轰炸时，他们害怕得要命，但我们也有两个人表现害怕轰炸：劳尔和华尔特；后者在伏击战中也表现得差劲。

马科斯作了一次侦察，但在他的地区内什么也没碰到。“塌鼻子”和科科带了这一批累赘去到上游搞“辎重”，但是不得不把这些人送回来，因为他们不想走路。应该把他们打发走算了。

三月二十五日

整天没有情况。莱昂、乌尔瓦诺和阿图罗被派到一个观察哨去，这个观察哨控制了从两边通往河流的入口。马科斯在十二点钟从他埋伏的阵地撤回来，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主要的埋伏地。在下午六点半钟，在几乎所有的人员都到场的情况下，我对这次行军及其意义作了一个分析，指出了马科斯的错误，撤换了他，任命米格尔担任先头队伍的指挥。同时宣布解除帕科、佩佩、钦戈洛和欧塞维奥的军职，告诉他们：不劳动就不得

食；停止他们抽烟，并且将（他们的）个人所有物重新分配给更需要这些东西的同志。我谈到了科列前来进行讨论的计划，这件事是同开除在这里的青年团员同时发生的，有意义的是事实，不符事实的空话没有什么意义。我宣布寻找那只母牛和重新开始学习。

我同佩德罗和医生谈话，向他们宣布他们差不多完全成了合格的游击战士；同阿波利纳尔谈话，对他进行鼓励。对华尔特进行了批评，批评他在行军中表现软弱，他在战斗中的态度，他对飞机的害怕；他的反应不好。我们同“中国人”和“秃子”确定了一些细节，我向那个法国人作了长时间的说明形势的口头报告。在会议过程中，把我们这一群人命名为玻利维亚民族解放军，并将起草一个有关这次战斗的战报。

三月二十六日

因蒂一大早就同安东尼奥、劳尔以及佩德罗一道出发去蒂库查地区找母牛，但在离此地三小时路程的地方碰到了军队，于是便回来了，看来，他们没有被发现。他们报告说，士兵们在光秃的地方有一个哨所和一个发亮的屋顶的房子，从房子里面出来八个人。那些士兵是在我们叫做

亚基的河流附近。我同马科斯谈了话，并把他派到后卫部队去了；我不相信他的表现会有多大的改变。

组织了一个小的"辎重队"，象通常一样布置了岗哨；从阿加尼亚拉斯的观察哨发现三十到四十个士兵，有一架直升飞机降落。

三月二十七日

今天关于游击队的消息轰动起来，垄断了广播电台的节目，发表了许许多多的公报，其中包括巴里恩托斯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官方公报说的死亡人数比我们统计的多一个，并且把他们都说成是受伤以后被枪毙的，硬说我们死十五人，四人被俘，其中有两个外国人，并且谈到一个外国人自杀，谈到了游击队的组成情况。明显的是，逃亡者们或那个被俘的人招供了，只是不清楚他们说了多少，怎么说的。一切迹象似乎表明，塔妮亚已经被辨认出来，这样，两年有效的耐心的工作白做了。现在人们要出去是很困难的；我的印象是，我向丹顿说这一切的时候，并没有使他高兴。我们以后等着瞧吧。

贝尼尼奥、"鹦鹉"和胡利奥出发去寻找通向皮里伦达的路；估计要耽误两三天时间，给他们

的指示是：到达皮里伦达而又不要被发现，然后向古铁雷斯远征。侦察机投了一些降落伞，据监视哨报告，这些降落伞都落到打猎场内；派了安东尼奥和另外两个人前去调查，并且努力抓几个俘虏，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

晚上我们开了一个司令部会议，会上我们确定了今后几天的计划。明天要派一个“辎重队”到我们那个小房子去收集玉米，然后另一个“辎重队”要去古铁雷斯买东西，最后一点计划是可能在平卡尔和拉古尼利亚斯之间的山上对过往车辆进行一次小小的牵制性袭击。草拟了第一号公报，我们将设法把它送给卡米里的新闻记者(D17号)。

三月二十八日

各家电台节目继续充满着关于游击队活动的消息。我们已被两千人包围在半径一百二十公里的地区内，包围圈在缩小，再加上使用凝固汽油弹轰炸；我们遭受十至十五名伤亡。

我派布劳略率领九个人去找玉米。他们在晚上回来，带来一连串摸不着头绪的消息：(一)科科失踪了，他是先动身给我们通消息的。(二)他们在下午四点到达农庄；他们发现山洞被人检查

过，但是他们仍然散开，以便收集玉米，这时出现了七个红十字会人员，两个医生和许多不带枪的军人。我们的人俘虏了他们，向他们解释说，现在停火期限已满，但是仍然允许他们继续工作。（三）来了一辆装满士兵的卡车，但是（我们）没有开枪，而是让被俘者叫士兵们撤退。（四）兵士们很有纪律地撤退了，我们的人陪着那些医务人员走到那些躺着腐烂的尸体的地方，但是这些人不能把它们抬走，他们说，他们明天还要来，把尸体烧掉。没收了他们两匹阿加尼亚拉斯的马，他们就回来了，安东尼奥、“黄头发”和阿尼塞托留在后面，因为在那里牲口不能继续再走了；当去找科科时，他出现了；看来他早先是睡着了。

迄今还没有得到贝尼尼奥的消息。

那个法国人过分激动地提出他在外面能起到如何有益的作用。

三月二十九日

今天没有什么行动，但新闻报道却非常活跃；陆军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报道，这个报道如果确实的话，对我们可能很有价值。哈瓦那电台已经发表了消息，而（玻利维亚）政府则宣布将支持委内瑞拉将古巴问题提交美洲国家组织。有一条消息

使我产生焦虑。消息说，在皮拉博伊山峡发生了冲突。死了两个游击队员。贝尼尼奥到皮里伦达去侦察，就要经过那个地方，他今天本来应当回来了，但是还没有回来。给他们的命令是不要经过那山峡，但最近几天他们屡次不遵照我的命令行事。

格瓦拉的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给了他炸药，但是他们整天都未能使它爆炸。杀了一匹马，大吃马肉，尽管这些肉应分作四天吃；我们尽量把另一匹马带到此地来，虽然看来有困难。从食肉鸟活动的情况来判断，那些尸体还没有被焚掉。一旦有了山洞，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营地搬家了，因为现在的营地很不舒适，而且成为众所周知的地方了。我通知亚历杭德罗，叫他同医生以及华金(可能在"熊"营地)一道留在此地。罗兰多也很疲乏了。

我同乌尔瓦诺和图马谈了话；同后者谈话时，我甚至不能使他明白我的批评是从哪儿来的。

三月三十日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到晌午的时候贝尼尼奥和他的同伴们来了。果然，他们走过了皮拉博伊山峡，但是什么人也没碰见，只发现两个人走过

的痕迹。他们到达了目的地，虽然被农民们看见，但终于回来了。报告说，到达皮里伦达需四小时，看样子没有危险。飞机经常向那小屋扫射。

我派安东尼奥带另外两个人向河的上游侦察，报告是：警卫队人员没有动静，虽然沿河有侦察的足迹。他们挖了战壕。

缺的那一匹母马来了，这样，情况再坏，我们还有四天的肉食。明天休息，后天先头队伍将动身进行下两次战役：占领古铁雷斯，在阿加尼亚拉斯和拉古尼利亚斯之间的路上对他们进行一次伏击。

三月三十一日

没有什么情况。格瓦拉宣布山洞要在明天完成。据因蒂和里卡多报告，警卫队经过炮轰（迫击炮）和空袭等等之后，又重新占领了我们的小农庄。这就阻碍了我们去皮里伦达取得补给的计划；尽管这样，我还是指示曼努埃尔带他的人前进，到那小房子去。假如小房子是空着的，就把它占领，并派两个人来通知我们，以便我们后天移动，假如它已被占领而又不能发动突然袭击的话，就折回来，看看有没有可能从侧翼绕过阿加尼亚拉斯，在平卡尔和拉古尼利亚斯之间对

他们进行一次伏击。电台继续大做文章，一会儿又是什么战报，一会儿又是什么半官方的作战消息。他们已经绝对精确地指明我们的位置是在亚基和尼阿加瓦苏河之间，我耽心他们会采取某种合围行动。我同贝尼尼奥谈到他不去寻找我们的错误，我向他解释了马科斯的情况；他反应很好。

晚上我同"鹦鹉"和阿尼塞托谈了话。这次谈话很不好。"鹦鹉"甚至说到我们正在瓦解，而当我追问他时，他把此事推到马科斯和贝尼尼奥身上；阿尼塞托一半站在他那边说话，但事后他又向科科供认，他们共谋偷了罐头；又向因蒂说，"鹦鹉"关于贝尼尼奥的说法，关于庞博以及关于"游击队全面瓦解"的说法他都不同意，大意是这样。

本月小结

本月事情很多，但是总的形势具有如下特点：

这是一个彻底巩固和纯洁游击队的阶段；是一个随着某些从古巴来的成员和格瓦拉的人的加入而缓慢发展的阶段，古巴来的人看来不坏，格瓦拉的人总的水平很差（两个逃兵，一个"多嘴"的俘虏，三个胆小的人和两个不过硬的人）；是

一个开始斗争的阶段，其特点是搞了一次准确而引人注目的行动，然而行动的前后却犹豫不决（马科斯的撤退和布劳略的行动）；是一个敌人反攻开始的阶段，其特点到现在为止，是：（1）有把我们重重围困起来的趋势；（2）在全国和国际上大叫大嚷；（3）至今仍完全不见效果；（4）动员农民。

显然，我们必须在我所预定的时间以前上路，我们要先走，留下一批人以防万一，并且由他们带着那四个可能告密的嫌疑分子。形势并不好，但是现在对游击队开始了另一个考验阶段，他们如果经受住这个考验，就会大有好处。

组成：先头队伍——队长：米格尔；组员：贝尼尼奥、帕乔、“鹦鹉”、阿尼塞托、坎巴、科科、达里奥、胡利奥、巴勃罗、劳尔。

后卫队伍——队长：华金；副队长：布劳略；队员：“黄头发”、马科斯、佩德罗、医生、波洛、华尔特、维克托（佩佩、帕科、欧塞维奥、钦戈洛）。

中间队伍——我，亚历杭德罗、罗兰多、因蒂、庞博、“塌鼻子”、图马、乌尔瓦诺、莫洛、“黑人”、里卡多、阿图罗、欧斯塔基奥、格瓦拉、

威利、路易斯[1]、安东尼奥、莱昂、(塔妮亚、“秃子”、丹顿、“中国人”——来访者)、(塞拉皮奥——避难者)。

四月一日

先头队伍一直拖到七点钟才出发。坎巴缺席，因为他与“塌鼻子”到远地“熊”洞去收藏武器还未回来。十时，图马从瞭望哨回来通知说，他看见猎场上有三个或四个士兵。于是，我们都上了阵，华尔特从哨所报告说，他看见了三个人和一头骡或者是一头驴，那几个人正在安装着什么东西；他指给我看，但是我什么也没看见。十六时我就离开了，我想，总之不必呆在那儿了，因为他们是不会进攻的，但是我认为，这是华尔特看错了。

我决定明天把全部东西撤走，当华金不在的情况下，由罗兰多负责后卫队伍的工作。“塌鼻子”和坎巴二十一时回来，他们把一切东西都收藏好了，只剩下留下来的六个人的食物。这六个人是：华金、亚历杭德罗、莫洛、塞拉皮奥、欧斯塔基奥和波洛。三个古巴人对此有异议。又杀

[1] 后面也叫奔帕科。——编者

了一头母马，用来做供六个人吃的腌肉[1]。二十三时，安东尼奥带了一袋玉米来了，他说，没发生任何情况。

清晨四时，罗兰多就把四个不过硬的人（钦戈洛、欧塞维奥、帕科、佩佩）的累赘行装带走了。佩佩希望能给他一件武器并留下。坎巴跟他一起。

五时，科科又带来了一个口信，他们杀了一头母牛，正等着我们去吃。我告诉他集合的地点在庄园那里一条从山上流下来的小河，时间是后天正午十二点。

四月二日

由于我们积存的东西太多了，因此整整一天我们都忙于把这些东西收藏到各山洞去，下午五时搬运才结束。保持四人放哨，但是这一天在平静的气氛中度过了；没有飞机在这地区上空飞过。无线电评论说“包围圈在缩小”，游击队准备在尼阿卡瓦苏河走廊实行防御；并且说唐·伦贝尔托已被捕以及他是如何把庄园卖给科科的。

因为时间已晚，我们决定今天不出去了，明

---

[1] 在阳光下晒干的肉。——编者

天三时再出去，抢白天的时间直接沿着尼阿卡瓦苏河去，尽管我们事先约好是从后面绕过去的。我和莫洛谈话，我对他说，我没有把他列入优秀分子当中，是因为他在吃饭方面有某些缺点，此外，还喜欢开玩笑来激怒同伴们。我们就这些问题交谈了一会儿。

四月三日

今天按日程安排的工作顺利地完成了。我们三时半出发，缓慢地行进，六时半走到小道的拐角，八时半到达庄园外面。当我们经过埋伏圈前时，看到七个尸体只剩下了一些非常干净的骷髅，在这些尸体身上，老鹰已十分负责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

我派两个人（乌尔瓦诺和“塌鼻子”）去与罗兰多取得联系，下午我们转移到皮拉博伊峡谷，我们在那儿饱餐了牛肉和玉米后就睡觉了。

我与丹顿和卡洛斯谈话，我给他们提出了三个方案：或者和我们一起走，或者单独出发，或者去占领古铁雷斯，在那儿相机碰碰运气。他们选择了第三个方案。明天我们去碰碰运气吧。

四月六日

今天十分紧张。四点钟我们过了尼阿卡瓦苏

河，在那儿等着天亮上路；米格尔开始去侦察，但是，由于判断错误，不得不来回两次，并且使我们处于距离警卫队很近的地方。八点，罗兰多报告说，约有十个士兵在我们刚撤离的峡谷前面。我们慢慢地离开，十一时我们已经脱离危险，到达了一处峭壁。罗兰多带来消息说，有一百个人进驻了峡谷。

晚上，当我们还未到达小河，就听到河里有牧牛人的声音，我们朝着声音走去，抓住四个赶着一群阿加尼亚拉斯母牛的农民。他们带着一份陆军的通行证，是来寻找十二头牲口的；有几个人已经过去了，已不可能抓住他们。我们留下了两头母牛，把这些母牛带过了河，到我们的小河这边来了。这四个人，一个是包工头，一个是他的儿子，一个是丘基萨卡的农民，一个是卡米里的农民，这个农民表现得非常殷勤，我们把文件给了他，他答应散发这个文件。

我们把他们扣留了一会儿，然后就把他们放了，叫他们守口如瓶，他们答应了。

我们吃了一晚上的饭。

四月七日

我们牵着那头剩下的母牛沿小河进入到里面

去了，后来把这头母牛宰了，用来做腌肉。罗兰多埋伏在河边，奉命射击一切出现的东西；整整一天没发现任何情况。贝尼尼奥和坎巴沿那通向皮里伦达的小道前进，他们说在我们小河附近的河谷听到了锯木的马达声。

我派乌尔瓦诺和胡利奥去给华金送信，他们一天都没有回来。

四月八日

今天情况不多。贝尼尼奥外出并已回到工作岗位，工作还未结束，他说明天他也不干这事了。米格尔出去寻找贝尼尼奥在高处看到的一个河谷，还未回来。

乌尔瓦诺和胡利奥带波洛一起回来了。警卫队已经占领了营房，现正在各个山坡上侦察；他们越过了那谷坡从上面下来。华金在D 19号附件中报告了这些问题及其他一些问题。

我们原有三头母牛和它们的牛犊，但是一头母牛跑掉了，只剩下四头牲口了。我们要再把其中一头或两头宰掉，用剩下的盐腌肉。

四月九日

波洛、路易斯和威利出去了，他们奉命要把一个文件交给华金并帮助他们回来，以便安排到

小河上游某个隐蔽的地点，这地点将由“塌鼻子”和格瓦拉来选择。据“塌鼻子”说，有一些很好的地点，尽管比较靠近小河，离我们目前的地点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米格尔来到了；据他的侦察，沿河小路是通到皮里伦达去的，背着背包用一天的时间就能走到，因此我就命令贝尼尼奥不要再开辟他正在开辟的那条路，他至少还需要一天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四月十日

天亮了，早上没有发生任何情况，我们准备离开清洁的小河，穿过米格尔发现的峡谷，到皮里伦达——古铁雷斯去。上午九、十时左右，“黑人”非常激动地跑来通知说，发现十五名士兵沿河而下。因蒂已经去告诉了正埋伏在那儿的罗兰多。除了等待没有其他办法，也就这样做了；我命令图马作好准备，随时向我汇报情况。一会儿，得到了第一次消息，结局很不幸：“黄头发”即赫苏斯·苏亚雷斯·加约尔负了致命伤，运到我们营地时已死去，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事情是这样的：伏兵是由打后卫的八个同志组成——另由先头队伍的三个同志组成一个援兵组，他们分布在河的两岸。当通知十五个士兵已

到达时，因蒂经过“黄头发”所在的地方，发现他所处的地势很不好，因为从河面能清楚地看见他。士兵们没有多大顾虑地向前行进，但是在侦察两岸，寻找小道，他们从其中一条小道进来了，在陷入埋伏圈以前，碰到了布劳略和佩德罗。开火后几秒钟，一个人被打死，三个人受伤，六个人被俘；一会儿，一个军士也被打死，四个人逃跑了。在一个伤员旁边，找到了已经奄奄一息的“黄头发”；他的加仑枪发生了故障，在他身旁有一个已拉开引信但还未爆炸的手榴弹。由于他身旁的伤者伤势严重，不久就死去，因此不能对这个俘虏进行审讯了。率领这些士兵的那个中尉的情况也一样。

从审讯俘虏中得到了以下情况：这十五个人是属于尼阿卡瓦苏河上游的一个连，他们穿过了河谷，收拾了骸骨，然后占领了营地。根据士兵们谈的情况，他们在那儿没有找到任何东西，尽管广播电台说什么在那儿发现了照片和文件。这个连队有一百个人，其中十五个人陪一个记者团到我们的营地去，他们受命前来进行侦察，十七时要回去。主力部队在平卡尔；在拉古尼利亚斯大约有三十个人，在皮拉博伊一带的那一批人可

能已经撤退到古铁雷斯去了。他们叙述了这些人在山里迷失方向和缺水的困境，因此就要去援救他们。估计这些逃跑者可能来得比较晚，我决定设下埋伏圈，罗兰多已经把埋伏圈向前推进了五百米，现在得到整个先头队伍的支援。开始时，曾经命令后退，但是我认为这样安排是合理的。十七时左右，得到消息，陆军浩浩荡荡地开来了。只消等他们到来就是了。我派庞博去了解情况，使我对形势能有一个清楚的概念。分散的枪声响了一会儿，庞博回来报告说，他们陷入了埋伏圈，有好几个人被打死，一个少校被俘虏。

这一次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们从河面摆开队形，漫不经心地向前推进，袭击使他们感到十分突然。这次，七个人被打死，五个人受伤，二十二个人被俘。战果如下：（总数）。（由于缺乏材料，无法作总结）。

四月十一日

今天上午开始迁移我们全部的东西。因为工具缺乏，我们就把"黄头发"埋在离地面很浅的小小的墓穴里。让因蒂和后卫队伍一起去寻找丢失的武器，并担任押送俘虏与释放俘虏的工作。他们寻找武器的唯一成果是又俘获了两个人，连同

其加仑枪。给了少校两份第一号战报，要他答应转交给记者们。歼敌总数如下：毙十人，其中有两个中尉；俘虏三十人，其中有一个少校，几个军士，其余是士兵；受伤六人，其中一人在第一次战斗中负伤，其他的人在第二次战斗中负伤。

他们都是归第四师指挥，但是由好几个团的人混编而成；有突击队员、伞兵和地方上的士兵，几乎是小孩子。

直到下午才打扫完战场，我们确定了放置辎重物品的山洞，但是还未安排好。在走最末一段路时，那几头母牛吓跑了，我们只剩下了一头小牛犊。

到达新的营地时，还很早，我们碰到了华金和亚历杭德罗，他们正率领全体一起下来。从报告中可以推论到，所谓看到士兵的说法，只是欧斯塔基奥的错觉，转移到达这儿，是白费了气力。

无线电报道了“一次新的、浴血的战斗”中陆军有九人被打死，已“证实”我方有四人被打死。

一个智利记者详细描写了我们营地的情况，他发现了我的一张没留胡子、抽着烟斗的照片。必须进一步了解一下是怎么得到这张照片的。尽

管有某些迹象表明上面的山洞可能已被发现，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足以证实。

四月十二日

为了简单地追悼一下“黄头发”，并表明第一次洒下的鲜血是古巴人的，六点半我召集了除那四个成为累赘的人以外的全体战士开会。我批判了先头队伍中出现的一种瞧不起古巴人的倾向，这种倾向，昨天充分暴露出来了，当时坎巴说自从他同里卡多闹了一场之后，他就越来越不信任古巴人了。我再次号召大家团结起来，这是发展我们军队的唯一办法，我们的军队火力增强了，在战斗中得到了锻炼，但是人数没有增加，近日反而减少了。

把全部战利品都藏到“塌鼻子”安排好的一个山洞以后，十四时我们就慢步上路了。走得非常慢，几乎没有前进，刚开始上路，就不得不在一处小山泉那里过夜。

现在，陆军自认被打死的有十一人；看来还找到了一个或者是伤员中又死了一个。我开始讲授德布雷的书。

一份信件的部分密码已译出，看来不很重要。

四月十三日

为了能前进得更快，我们把一队人一分为二；但还是走得很慢，十六时到达营地，最后到达的已经是下午十八时半。米格尔早上就到达了；山洞没有被发现，任何东西都未被碰过；凳子、厨房、炉子和粮袋都原封没动。

阿尼塞托和劳尔去侦察了，但是没搞好，明天应该坚持做下去，进入到伊基拉河去侦察。

美国人宣称，把顾问派往玻利维亚是根据原来的计划，与游击队毫无关系。也许这是另一场越南战争的第一个回合。

四月十四日

这一天过得很单调。带来了病号隐蔽所的一些东西，足够我们五天的食粮。从上面的洞里找出了牛奶罐头，我们发现少了二十三个罐头，这是无法解释的，因为莫洛留下了四十八个罐头，看来谁也不会有时间去取这些罐头的。牛奶是诱使我们走邪路的因素之一。

从特备山洞里取出了一门迫击炮和一门机关枪来加强阵地，等着华金。如何行动还不清楚，但是我认为最适当的办法是所有的人都撤走，在穆尤潘巴地区稍微干他一下，以便然后撤往北方。

如果可能的话，丹顿和卡洛斯可以根据情况朝着苏克雷——科恰班巴的方向去。致玻利维亚人民的第二号通告和致马尼拉的第四号报告正在写，将由法国人把它带去。

四月十五日

华金与后卫队伍一起来了，决定明天就离开。他说，曾经有飞机在这地区的上空飞过，对山地也炮轰过。今天没有什么新的情况。这一队人的武器齐全了，把三十毫米口径的机关枪给了后卫队伍（马科斯），让那些成为累赘的人作为他们的助手。

晚上，我宣布了这次行军并谈到丢失牛奶罐头的问题，对此提出严重警告。

古巴来的长信的一部分密码已译出，莱钦大体上知道了我的情况，他将要写一个支持的声明，二十多天内，将秘密回国。

给菲德尔写了封信（第四号），向他汇报了最近发生的重大事件，这封信用密码，并用密写墨水来写。

四月十六日

先头部队是六时十五分出发的，我们是七时十五分。一直顺利地走到伊基拉河边，但是塔妮

亚和亚历杭德罗掉了队。给他们试了体温，塔妮亚是三十九度多，亚历杭德罗是三十八度。并且，他们走得慢，妨碍了我们按原计划行军。我们把他们两人，加上“黑人”和塞拉皮奥，留在伊基拉河上游一公里的地方。我们继续走，占领了一个名叫贝利亚比斯塔的小村庄，更确切地说，是抓住了四个农民，他们卖给我们土豆、一头猪和玉米。他们都是贫苦农民，我们在这里出现使他们非常恐惧。我们一夜在烧饭、吃饭，我们没有移动，等着第二天的夜晚，以便到蒂库恰去而不被人观察出我们的活动规律。

四月十七日

情况不断变化，决策也就跟着不断变化。据农民说，到蒂库恰去是浪费时间，因为去穆尤潘巴（巴卡古斯曼）有一条更近的直路，最后一段路还可以通车；我非常犹豫不定，最后我们决定走直路去穆尤潘巴。我吩咐人去寻找那四名掉队的人，让他们和华金在一起。我已命令华金在这一带露露头以便阻止过多地调动，并要他等我们三天，三天过后，他仍应在这个地区留下来，一直到我们回来前都不进行正面战斗。夜里，得知一个农民的儿子不见了，可能是通风报信去了，

但是，不管这一切，还是决定出发，以便设法一劳永逸地把那个法国人和卡洛斯送出去。莫伊塞斯已和掉队的那一批人汇合，他由于胆剧痛应该留下来。

这就是我们的形势图（见下页）：

同一条路返回来时，我们将冒同驻防在拉古尼利亚的军队或从蒂库恰来的队伍遭遇的危险。可是为了不同后方失掉联系，我们必须这样做。

二十二点，我们出发，走走停停，一直走到清晨四时半，停下来睡了一会。前进了十公里左右。在所有我们看到的农民中有一个叫西蒙，他有合作的表示，尽管他害怕。另一个叫比德斯，此人可能是危险分子。他是这个地区里的“富人”。另外必须考虑到卡洛斯·罗达斯的儿子不见了，他可能是个告密者（他是在这个地区的经济首脑比德斯的影响下）。

四月十八日

我们一直走到清晨，黑夜的最后一小时打了瞌睡，相当冷。上午，先头队伍出去侦察，找到一家瓜拉尼人，他们提供的情况很少。我们的哨兵拦住一个骑马的人，原来是卡洛斯·罗达斯的（另一个）儿子。他正要去亚贡达依，我们把他当

形势图

貝利亚比斯塔

去拉古尼利亚斯

去蒂庫恰

去穆尤潘巴

作俘虏带走了。慢步行进，到三点钟我们才到了马塔加尔，到了阿·帕迪利亚的家。他是住在离这里一列瓜的另一个人的穷兄弟。我们经过他家。此人胆小，想方设法打发我们走，但是开始下雨了，我们不得不在他家避雨。

四月十九日

我们在那里呆了整整一天，我们把从十字路口来往的农民都捉起来，抓了一大批俘虏。十三点时，哨兵带来一个不速之客：一个跟踪我们的姓鲁斯的英国记者。他是由几个拉古尼利亚斯孩子带领来的。他的证件都合手续，但是有些疑点：护照中职业一栏写的“学生”两字给划掉了，换成“记者”(他说自己实际上是摄影师)。他有波多黎各的签证，接着，他供认自己曾为那里的学生当过西班牙语教师。当我们就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个组织人的一张名片盘问他时，他说出他曾到过营地，人家还让他看布劳略讲述自己经历和行踪的一本日记。还是老问题，处处都是不守纪律和不负责任。根据带领这个记者的孩子们提供的情况知道，由于有人报告，我们到达拉古尼利亚斯的当天晚上，人们就知道了我们在那里。我们向罗达斯的儿子施加压力，他供认说：是他的兄弟

和比德斯的一个雇工去报告，打算领到一笔五百到一千美元的奖金。我们没收了他的马，以示惩罚，并向被我们拘留的农民宣布了此事。

法国人要求向英国人提出，请英国人帮助把他们送出去以表善意，卡洛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我没有过问这件事。二十一点时我们到达□[1]。我们继续向穆尤潘巴行进。据农民提供的情报，那里一切都是平静的。英国人接受了因蒂向他提出的条件，也收下我写的一篇短短的报道。二十三点四十五分，我和出发的人都握了手。他们起程去攻占小镇子。我和庞博、图马和乌尔瓦诺留下来。天气非常冷，我们烧起了一小堆篝火。一点钟时“塌鼻子”来报告小镇子已经有了戒备。那里有二十名陆军士兵和自卫巡逻队。有一个装备有两支M—3型步枪和两支左轮手枪的巡逻队碰到了我们的先头队伍，但是他们没经战斗就投降了。先头队伍请示我，我对他们说：因为已是深夜应该撤退，丢下那个英国记者，而法国人和卡洛斯他们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办。我们没有达到目的，四时，就往回走了。但是卡洛斯决定留下来，

---

① 原文是空的。——译者

法国人跟着他，这一次是法国人无可奈何。

四月二十日

大约七点时，我们到了内梅西奥·卡拉巴略的家。昨晚我们就遇见了他，请我们喝过咖啡。他已经锁上门走了，只留下几个受惊的佣人。我们就在那里准备了饭，向雇工买了玉米和南瓜。大约十三时，一辆挂着白旗的小卡车突然出现，乘车来的是副镇长、医生和穆尤潘巴的神甫，后者是德国人。因蒂同他们谈了话。他们是以和平的名义来的，他们表示愿意为全国范围的和平而当中间人。因蒂表示可以让穆尤潘巴得到和平，但必须在十八时半以前把列出的商品都给我们送来才行。他们没有答应，因为据他们说，军队看守着镇子。他们要求延期到明天六时。我们没有同意。

他们带来了两盒香烟表示好意，带来了那三个已出发的人在穆尤潘巴被抓的消息，其中二人因持有假证件受到怀疑。卡洛斯的前景不妙；丹顿大概会成功。

十七时半，来了三架AT—6型飞机，对我们烧饭的那家房子进行了一次小小的轰炸。一颗炸弹落在十五米远的地方，里卡多中了弹片，受

了很轻的伤。这就是军队的回答。要设法看看传单的内容，才能打击他们的士气，而从来使的言谈听来，这些士兵正如惊弓之鸟。

二十二时半，我们带着两匹马（一匹是没收来的，一匹是那个记者的）出发向蒂库恰前进，到一点半我们才停下来睡觉。

四月二十一日

我们走了一点路就到了罗莎·卡拉斯科的家，她招待我们很周到，卖给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晚间，我们走到了去穆尤潘巴和蒙特亚古多两条公路的交叉处、一个叫塔帕里利亚斯的地方。我们打算留在一个有水的地方，并为布置埋伏进行一次侦察。附带的理由是，电台的消息提到有三个雇佣军死亡，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和一个阿根廷人。这个闷葫芦应该打开，才能给他们一个专门的教训。

晚饭前我们经过退伍军人罗达斯的家，他是在尼阿卡瓦苏死的巴尔加斯的继父。我们向他做了解释，看来他是满意的。先头队伍没有领会好我的意图，他们继续前进惊动了几条狗，狗拚命吠叫。

四月二十二日

从早上就开始犯错误：当我们往后撤退到山里时，罗兰多、米格尔和安东尼奥为了准备伏击出去侦察，但是遇到了正在研究我们足迹的一辆“玻利维亚国营油矿公司”的卡车上的人。同时，有个农民正在把我们晚间的出现一事告诉他们，于是决定把他们都抓起来。这就打乱了我们的计划。但是我们决定在白天设伏兵，把过往的载有货物的卡车都扣留起来，如果军队来的话，我们进行伏击。俘获了一辆载有一些货物和很多香蕉的卡车和好多农民。但是他们放过了观察我们足迹的个别人，特别是放过了“油矿公司”的几辆卡车。一直在等候吃可口的面包，耽误了我们的时间。

我想把所有食物都装在“油矿公司”的卡车上，然后同先头队伍一块去四公里远的蒂库恰那条路的交叉处。傍晚，一架小飞机在我们的阵地周围绕圈子，附近房子里的狗吠叫得更紧了。二十时，尽管我们已明显被人发现，我们还是准备出发。这时一次小小的战斗开始了，接着听到勒令我们投降的叫喊声。当时我们毫无准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幸好，我们的给养和货物都在

卡车上。不一会就把事情安排好了；就是缺“鹦鹉”一个人，可是一切说明：到现在为止他没发生意外。因为同敌人冲突的是里卡多。当警卫队爬上峭壁准备包围我们时，里卡多和他们的向导遭遇了。可能是向导被打中了。我们乘卡车出发，把所有的马带走，共有六匹，人们轮流着步行和骑马，最后是大家都乘卡车，六人骑马当先头部队。三时半，我们到了蒂库恰，六时半到了神甫开的客栈，在这以前卡车掉进了坑里。

这次行动的结果是不好的。一方面是不守纪律和没有预见性，另一方面我们失去了（虽然我希望这是暂时的）一个人。货物，我们付了款，但没带走。最后，我还丢了一包美元，是从庞博的口袋丢失的。这就是这次行动的结果。更不必说，和我们遭遇并迫使我们撤退的那股人一定是很少的。要把我们的人变成一股战斗的力量还差得远。虽然士气相当高。

四月二十三日

今天是休息日，一切正常。中午，AL—6小型飞机在这地区盘旋。我们加强了岗哨，但是没出什么事。晚上布置了明天的工作。贝尼尼奥和阿尔塞托用四天的时间去找华金。科科和坎巴用

四天的时间去侦察通向格兰德河的道路，作好准备以便使用。我们留在玉米田附近观察军队是否来，一直等到华金归队，已指示他把所有的人一起带来，如果那些累赘的人当中有谁病了就把他留下。

丹顿、“秃子”和英国记者的下落仍然不明，对新闻实行了检查，他们发表了另一次冲突的消息，说有三到五人被俘。

四月二十四日

探路的人出发了。我们到了小溪上游一公里的小峭壁上，在那里，我们能看到离神甫的田庄有五百公尺远的最后一家农户的房子（在庄稼中发现种上了大麻）。那个农民又来了，显得很好奇；下午一架AL—6型飞机在那所房子上空发射了两排子弹。帕乔神秘地失踪了，他因病掉了队，安东尼奥给他指了路，他照那方向走，本应在五小时后到达，但是还没回来，明天我们去找他。

四月二十五日

一天很不如意。上午十点左右庞博从观察哨回来通知说，有三十名警卫队员正朝这间小屋走来。安东尼奥留在观察哨。我们正在进行准备

时，他回来说，他们是六十人，还在继续迫近。可见观察哨预报敌人情况的效能是不行的。我们临时决定在通往营地的路上进行一次伏击。我们匆忙选择了小河边的一条直路，其能见度达五十公尺。我同乌尔瓦诺和米格尔带着自动步枪就在那里埋伏。医生、阿图罗和劳尔占领右边的阵地，阻止敌人企图从这边逃窜或挺进；罗兰多、庞博、安东尼奥、里卡多、胡利奥、小巴勃洛、达里奥、威利、路易斯、莱昂占领小河沟对岸的侧面阵地，以便完全从侧面咬住他们；因蒂留在河沟里，准备敌人回头想到沟里找掩体时向他们开火。“塌鼻子”和欧斯塔基奥去侦察，他们奉命在打响时后撤；“中国人”留在后方看守营地。我有限的实力又少了三人：帕乔失踪了，图马和路易斯去找他了。

过了不一会，我们很惊奇，出现的尖兵队由三名德国牧师和一个向导组成。那些狗显得很不安的样子，但我觉得好象没有发现我们。他们继续前进。我朝第一条狗打了一枪，没有中，当对准向导开枪时，M—2枪卡了壳。据我看到，但没有证实，米格尔打死了另一条狗，而再也没有其他人进入我们的伏击圈。在政府军的侧面开始

了时断时续的射击。间歇时，我派乌尔瓦诺通知撤退，但是他回来说，罗兰多受了伤。过了一会，他们把他带回来，他流血过多。刚开始给他输血，他就死了。一发子弹打断了他的大腿骨和整个血管神经节，还未来得及抢救，他就流了大量的血。我们失去了游击队里最好的人，当然也失去了游击队的一个支柱。从他小时当第四纵队通讯员，到后来的登陆，以至在这次新的革命冒险事业中，他一直是我的伙伴。对于他默默无声的死去，只能在将来有朝一日这样讲："你这个勇敢的上尉的小小尸体，已把你钢铁般的形象扩展到整个宇宙中。"

剩下的就是缓慢地撤退，带走了一切东西和罗兰多（圣路易斯）的尸体。帕乔很晚才归队，他迷了路，后来赶上了科科，走了一夜的时间才回来。三点我们埋了尸体，在上面盖了一层薄薄的土。十六时，贝尼尼奥和阿尼塞托回来报告说，他们中了政府军的埋伏（其实是一次遭遇），丢了背包，但是脱险了。据贝尼尼奥估计，这发生在快要到达尼阿卡瓦苏河的时候。现在两条天然出口处都被封锁了，我们必须"游山"，因为现在去格兰德河不合适，这是一条天然出口处，再则这样

做会远离华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他的下落。晚上我们到了去尼阿卡瓦苏河的路和去格兰德河的路的交叉处。我们就在那里睡觉。我们将在这里等科科和坎巴，以便集中我们这支小队伍的全部人员。这次战斗总的说来损失很大：罗兰多死了，但不仅如此；我们尽管拚命射击，但是由于没有研究地形，没有进行准备工作，而射击手又看不见敌人，因此，给敌人造成的伤亡只是两个人和一条狗。最后一个原因是瞭望工作很差，使我们没有充分时间进行准备。

一架直升飞机两次降落在神甫的房子那里，不知是否在运走伤员，飞机还轰炸了我们用过的阵地，这表明他们一点没有进展。

四月二十六日

走了没多少公尺，我就命令米格尔去找一个能扎营的地方，同时派人去找科科和坎巴，但是中午他带着他们两人来了。据他们说，他们开辟了负重可走四小时的路，并可以试试爬上峭壁。但是，我命令贝尼尼奥和乌尔瓦诺去探索流入尼阿卡瓦苏河的小溪的溪谷附近有没有可攀登上去的地方。傍晚时他们回来，说一切都很坏。我们决定沿科科开辟的小路继续前进，以便找到另一

条通向伊基里的小路。

我们得到一件吉祥的东西：洛洛，是一只小鹿。看看它是否能活下去。

四月二十七日

科科说的四个小时的路程，实际上只走了二小时半。我们认为，有许多酸桔林的地方，正是地图上注明的叫马西科的地方。乌尔瓦诺和贝尼尼奥继续开路，并准备了一个多小时的行程。晚上十分寒冷。

玻利维亚各广播电台广播政府军的战报，说死了一个平民向导，一个驯狗的人和一条名叫闪电的狗。说我方死了两个人：推测一个是古巴人，外号叫"黄头发"，另一个是玻利维亚人。据证实，丹顿被囚禁在卡米里附近，可以肯定，其他几个人还同他一起活着。

高度：九百五十公尺。

四月二十八日

我们慢步走到十五点。这时，小溪已经干了而且改变了方向，我们停了下来。要出去侦察已经太晚了，因此，我们还是回到小溪去宿营。只剩下不到四天的食物。明天我们想穿过山岭沿着伊基里河到达尼阿卡瓦苏河。

四月二十九日

我们试爬了几个看得见的峡谷，但毫无结果，至少我们所在的峡谷是没有通道的。科科认为他曾见过一个没有侦察过的横的峡谷；明天将带领全体人马去侦察。

拖了很长时间才全文译出了第三十五号信件的密码，其中一段说打算把我的名字签在贝特兰·罗素带头支持越南的号召书上，征求我的同意。

四月三十日

我们开始向山脊进军。这个峡谷伸延到一些悬崖脚下就被堵住了。但是，我们找到了一条上去的小道；将近山顶时，夜幕降临了，我们就在那儿睡了一觉，并不太冷。

乌尔瓦诺肝火上升，把枪摔在洛洛的头上，洛洛死了。

哈瓦那电台广播了智利一些通讯员写的消息，消息说，游击队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威胁了城市，最近夺了两辆装满食物的军车。《永久》杂志会见了巴里恩托斯，他承认有美国军事顾问，承认游击队是由于玻利维亚的社会条件而产生，等等。

本月小结

一切都很正常，尽管我们遭到了两宗严重的损失，即“黄头发”和罗兰多的牺牲。罗兰多的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我原来想让他领导可能成立的第二战线。我们搞了四次行动，总的来说，结果都很好，其中一次取得了很好成果的是“黄头发”牺牲的那次伏击。

另一方面，我们仍然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疾病损坏了某些同志的健康，迫使我们分散力量，结果削弱了效能；目前我们还未能与华金取得联系；在农民中的基础仍然没有发展；不过，看来是可以通过有计划的恐怖行动使大部分农民保持中立。将来他们会支持我们。没有一个人参加游击队。除了阵亡者外，“鹦鹉”也在塔帕里利亚斯行动以后失踪了。

在军事战略方面指出的几点中，应该强调如下情况：（1）直到如今，他们的种种控制，仍未见效，尽管给我们增加了麻烦，但是我们还能够活动，因为他们机动性差而且软弱无力；此外，在最近一次打狗和打驯狗者的埋伏战之后，估计他们将会避免进入山地；（2）叫嚣呐喊还在继续，现在双方都在叫，我的文章在哈瓦那发表

后，我是否在这儿就毫无疑问了。

看来，美国人肯定会对这儿进行有力的干涉，他们正在派遣直升飞机，可能还有绿贝雷帽[1]，虽然这儿还未见到他们；（3）军队（至少一个或两个连）的技术有所改进；我们在塔佩里亚斯遭到他们的袭击，在梅松他们的士气也没有沮丧；（4）农民没有动员起来，他们只是做了一些有点麻烦的通风报信的工作；而且不是进行得很快，很有效；我们完全可以取消这项工作。

“中国人”的身分改变了，他将在这里先当战士，一直到建立第二或第三阵线为止。丹顿和卡洛斯由于匆匆地、几乎是不顾一切地要冲出去而陷入敌手，而我又未能坚决地阻止他们的行动。这样，与古巴的联系中断了（丹顿），也丧失了在阿根廷的活动方案（卡洛斯）。

总之，如果把这些都看作是游击队必然会遇到的事情，那么，这一个月一切都可说过得很正常。所有的战士精神状态都好，他们都在游击队员的预备考试中及格了。

---

① 是美国专门用来对付游击队的特种部队，因带绿色的贝雷帽而得此名。——译者

五月一日

我们以披荆斩棘纪念节日，但是我们的进程很短，还没有到达分水岭。

在哈瓦那，阿尔梅达讲话，向我和有名的玻利维亚游击队致意。演说长了一点，但很好。我们尚有维持三天的可凑合吃的食物；今天“塌鼻子”用弹弓打了一只小鸟，我们进入了吃飞禽的时代。

五月二日

白天进展很慢，而且地理情况混乱。因为杂草难除，我们实际上只走了两小时的路。从一个高地我可以看到尼阿卡瓦苏河附近的一个点，这说明我们处于很北的位置，但是没有伊基里河的痕迹。我命令米格尔和贝尼尼奥全天都砍草，以设法到达伊基里河，或至少到达有水处，因为我们已经没水了。尚有可维持五天的食物，但数量很少。

哈瓦那电台仍继续有关玻利维亚的新闻攻势，广播了一些夸大了的消息。

高度：攀到一千七百六十公尺，我们睡在一千七百三十公尺。

五月三日

连续砍了一整天草之后，清出了一段可走两个多小时的有用的路，我们到了一条水量相当大的溪流，它好象是向北流的，明天我们将同时进行侦察，看是否改变方向，并将继续砍草。我们剩下的食物仅可勉强维持两天。我们位于一千零八十米高的地方，比尼阿卡瓦苏河高二百米。听见远处马达隆隆声，它的方向辨不出来。

五月四日

早晨继续走路，科科和阿尼塞托则侦察小溪。他们在将近十三点就回来了，肯定地说小溪折向东面和南面，因此，好象就是伊基里河。我命令寻找砍刀手，并继续顺流而下。

我们十三点三十分出发，十七点停脚，已经肯定总的流向是东——东北，因此，不会是伊基里河，除非方向改变了。砍刀手报告说没有遇到水，看到的仍然是峭壁；决定继续前进，印象是向格兰德河走去。只打到了一只山鸡，因为很小，分给砍刀手们吃了；我们还有勉强可维持两天的食物。

电台报道了“鹦鹉”被捕，一条腿受伤，到现在为止，他的供词还是好的。根据种种迹象看来，

他不是在那房子里受的伤，而是在别处，可能是在设法逃跑时被打伤的。

高度：九百八十公尺。

五月五日

我们实际上走了五个小时，约十二到十四公里，到达了因蒂和贝尼尼奥建好的营地。我们现在的地点，是地图上找不到的孔格里河的支流，比我们想的还要靠北得多。这提出了几个问号：伊基里河在哪里？是不是就在贝尼尼奥和阿尼塞托被人发现的地方？袭击者们是不是华金的人？目前我们想到“熊”营地去，那里应该有供两天吃的早餐，从那里再到老营地去。今天打到两只大鸟和一只山鸡，因此省下了食物，仍有两天的积蓄：袋装汤粉和罐头肉。因蒂、科科和医生埋伏起来打猎。消息说德布雷将作为所谓游击队的领袖或组织者在卡米里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他的母亲明天到。此案轰动一时。

没有关于“鹦鹉”的任何消息。

高度：八百四十公尺。

五月六日

关于到达“熊”营地的估计原来错了，因为到溪边小房子的距离比预计的要远，路又不通了，

只好开路。翻越了一些一千四百米的高地之后，我们于十六点三十分到达了小房子，人们已经实在不想走了。

剩下的两顿饭又吃了一顿，量很少；仅仅打到了一只鹧鸪，我们把它给了砍刀手（贝尼尼奥）和他带领的两个人。

新闻集中在德布雷的案子上。

高度：一千一百公尺。

五月七日

我们很早就到了"熊"营地，在那里，有八筒牛奶罐头等待着我们，我们用它做了一顿早餐吃，恢复了体力。从附近的洞里拿出了一些东西，其中有一支给"塌鼻子"的毛瑟枪，他将成为我们的火箭筒手，他有五发反坦克弹。他由于呕吐，身体不舒服。到了营地后，贝尼尼奥、乌尔瓦诺、莱昂、阿尼塞托和小巴勃罗马上出发侦察小庄园。我们吃了剩下的最后的汤和肉，但是我们还有洞里存着的猪油。看到了足迹，还有几处被破坏，表明有士兵到过这里。清晨侦察员们空着手回来了；士兵驻在小庄园里，并已砍倒了玉米。（以我的到达而正式开始的游击队活动已经满六个月了。）

高度：八百八十公尺。

五月八日

从早起我就坚持要修理那些洞穴，并把另一筒猪油罐头也拿下来填充我们的瓶子，因为那是我们仅有的食物了。大约在十点三十分的时候，就听见埋伏处有断续的射击声；两个没有带武器的士兵沿着尼阿卡瓦苏河上游方向上来，帕乔认为他们是先头部队，就把一人的腿打伤了，另一人擦伤了肚子。我们对他们说，向他们开枪是因为向他们喊了站住而他们没有停下来，当然，他们什么也没听见。埋伏配合得很不好，帕乔的动作不好，很紧张。把安东尼奥和另外几个人派到右侧后就好多了，士兵供认说他们驻在伊基里河附近，其实是说谎。十二点时，俘虏了向尼阿卡瓦苏河下游方向快速跑来的两名士兵，他们说走的快是因为出来打猎，而当他们沿着伊基里河返回时，发现连队已不见了，于是就出来寻找；他们也是说谎；事实上他们是在打猎的平原地带扎营，因为直升飞机没有来供应，他们溜出来到我们庄园来找东西吃。从前两个人手里缴获了几包炒玉米和生玉米以及四个洋葱罐头，还有砂糖和咖啡；这些东西加上大量的猪油，解决了我们一天的问题；有几个人生病了。

后来，哨兵报告说，有警卫队员多次出来侦察，他们到达河的拐弯处就回去了。正当所有的人都很紧张的时候，出现了二十七名警卫队员。他们原来看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因此，拉雷多少尉率领的一批人向前进，他自己首先开火，当场和两个士兵一起倒毙了。当时天已黑了，我们的人向前冲，俘虏了六个士兵；其余的撤退了。

总的战果是：击毙三名，生俘十名，其中两名受伤；M—1 步枪七支，毛瑟枪四支，个人装备，弹药和一点食物，这些食物再加上猪油，减轻了我们的饥饿。我们睡在那里。

五月九日

我们四点起床（我没有睡）并释放了士兵，事前谈了话。脱去了他们的鞋子，换了他们的衣服，对那些说谎的，让他们穿着衬裤走了。他们抬着伤员朝着小庄园走去。六点半我们完成了沿着洞穴的路向猿猴小溪方向的撤退，我们把战利品存放在洞里。

我们唯一的食品是猪油。我感到晕蹶，只好睡两个小时，然后以缓慢的摇晃的步子继续前进。一般地说来，这次行军就是这样进行的。在

第一处有水的地方我们吃了猪油汤。人们很弱了，我们已经有几个人浮肿。夜里政府军发表战报，提及了他们的伤亡名单，但未提到俘虏的名字，还说进行了大规模的战斗，我方损失严重。

五月十日

我们继续慢慢前进。到达"黄头发"坟墓所在的营地时，我们发现了从前留下的坏腌肉和油脂；把所有的都拾回来了。没有警卫队来过的痕迹。我们小心地穿过了尼阿卡瓦苏河，并开始沿着米格尔侦察过的一个峡谷上还未完工的道路向皮里伦达方向走去。十七点我们停止前进，吃了那块腌肉和油脂。

五月十一日

先头队伍先走了；我留下收听新闻。一会儿，乌尔瓦诺来告诉说贝尼尼奥打死了一只野猪，并要求允许点火来拔猪毛，我们决定留下来吃这只野兽，而贝尼尼奥、乌尔瓦诺和米格尔则继续开辟通向湖边的道路。十四点我们又开始行军，十八点宿营。米格尔和其他一些人继续前进。

我必须和贝尼尼奥、乌尔瓦诺进行严肃的谈话，因为贝尼尼奥在打仗的那一天吃了一个罐头还不承认，乌尔瓦诺吃了"黄头发"营地的一块

腌肉。

发表了在此区活动的第四师上校师长罗恰被撤换的消息。

高度：一千零五十公尺。

五月十二日

走得很慢，乌尔瓦诺和贝尼尼奥开辟小路，十五点时看到了约离此五公里的湖，之后不久看到了一条老路，一小时后，来到一大片玉米地，还种着南瓜，但是没有水。做了些烤瓜和油炒瓜，并脱了玉米粒，此外还炒玉米。侦察员们带来消息说，已经到了上次到过的奇乔的家。在亨利·拉雷多少尉的日记中他被列为他的好朋友的。奇乔不在家，但是他的四个长工和一个女佣人在，她的丈夫来找她，被我们扣留了。烹了一只大猪，除南瓜之外还加了大米和炒菜。庞博、阿图罗、威利和达里奥留下看守背包。糟糕的是在房子外面我们没有找到水。

我们于五点三十分慢步撤离，几乎所有的人都病了。房子的主人没有回来，因此给他留下一个条子说明各项损失和销耗；给长工和女仆每人十块钱作为劳动报酬。

高度：九百五十公尺。

五月十三日

整天打嗝、放屁、呕吐、拉稀；一次真正的风琴音乐会。我们完全停顿下来努力消化那只猪。我们有两桶水。我很不舒服，直到吐了以后才好了。夜间所有还能吃的人吃了炸玉米和烤南瓜，还加上上次宴席的剩余。电台连续不断地发表关于古巴人在委内瑞拉登陆失败的消息，莱昂尼政府公布了两个人的名字和军衔；我不认识他们，但是一切表明有些什么事是搞糟了。

五月十四日

清早，我们勉强地出发，沿着贝尼尼奥、坎巴在一次侦察中发现的小路到皮里伦达湖去。出发前召集了所有的人，我一口气就所发生的问题训了他们一顿；主要的是吃饭问题，批评贝尼尼奥吃了一个罐头还不承认；批评乌尔瓦诺偷偷摸摸吃了一块腌肉，也批评阿尼塞托那种对于关系到吃的事情都很热心插手帮忙，而对于其他事情不太愿意去做的作风。开会过程中听到卡车走近的声音。在附近的一个隐蔽处储藏了五十个南瓜和两公担玉米粒，以备不时之需。

当我们在路旁忙着拾豆子的时候，附近响起枪声，之后不久，我们看到飞机“野蛮地轰炸我

们”，但是离我们的阵地大约二或三公里远。我们继续攀登一个小山脊，看到了湖，同时，警卫队还在继续射击。傍晚，我们走近一幢房子，房主不久前离开了这里，房子设备很完全，还有水。我们吃了一顿很香的鸡肉炒饭，一直呆到四点钟。

五月十五日

平安无事。

五月十六日

刚上路，我忽然开始剧烈的肚痛，上吐下泻。吃了德梅洛尔后止痛了，人们用吊床抬着我走的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时好多了，但是象个婴儿一样地便溺。借给我一条裤子，但是因没有水洗，屎臭味在一列瓜以内都能够嗅到。我们在那里过了一整天，我在昏沉睡着。科科和“塌鼻子”进行一次侦察，找到一条南北走向的路。夜晚乘着有月亮我们继续沿着这条路向前走，后来就休息了。我们收到了第三十六号电报，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五月十七日

我们继续行军到十三点，到达了一个看来是在大约三天以前被遗弃的锯木场。有砂糖、玉

米、猪油、面粉和儿桶水，看样子水是从远处运来的。我们在这里宿营，同时派人沿着从营地通到树林里的道路进行侦察。劳尔膝盖上长了一个肿包，剧痛使他不能走路；给他上了一种强性抗菌素，明天给他穿刺。我们走了约十五公里。

高度：九百二十公尺。

五月十八日　　罗伯托——胡安·马丁

一天我们都埋伏着，准备万一有工人或政府军来；平安无事。米格尔和小巴勃罗一道出去，在离营地两小时路的一条横道上找到了水。给劳尔做了穿刺，抽出了五十西西脓水；给他做了预防感染的一般治疗；实际上他一步都不能迈了。在这次打游击中，我第一次拔了牙，我的牺牲品是坎巴；一切顺利。我们吃了在一个小炉子里烤的面包，晚上喝了一大顿汤，把肚子撑得鼓鼓的。

五月十九日

先头队伍很早就出发了，占领了道路交叉处的伏击阵地，之后我们也出发了，一部分人替换了先头队伍，由先头队伍回去找劳尔并把他带到路的交叉处；中间一部分人继续前进到有水的地方，放下背包，再回过头去找劳尔。他正在慢慢好转。

安东尼奥在小溪下游做了一次小型侦察，发现了一个警卫队遗弃的营地；这里仍有剩余的干粮。离尼阿卡瓦苏河应该是不远了，我估计我们应该从孔格里河的支流下去。整夜下雨，连有经验的人都惊奇。

我们有够吃十天的东西，附近还有南瓜和玉米。

高度：七百八十公尺。

五月二十日 卡米洛

一天无活动。早晨中间队伍埋伏，下午是先头队伍，一直是庞博指挥的，他认为米格尔选择的阵地是非常坏的。米格尔沿着小溪下游进行侦察，到达尼阿卡瓦苏河，不带背包走需要两小时。听到了一响清楚的、但不知是谁放的枪声。在尼阿卡瓦苏河两岸有两个排宿营的痕迹。因为路易斯爱顶撞，和他发生了冲突，给他的处分是命令他不准参加伏击；看来他的反应还好。

在记者招待会上巴里恩托斯否认了德布雷的记者身分，并宣布他将要求议会恢复死刑法。几乎所有的记者，以及所有的外国人，都问他关于德布雷的情况；他为自己辩护时理屈词穷到了难以令人置信的地步。他已无能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没有活动，继续埋伏，中午，以十个人为一班轮流埋伏。劳尔好的很慢，给他做了第二次穿刺，抽出了约四十西西脓水。已经不发烧了，但是仍疼痛，几乎不能走路；这是我目前所担心的。晚上我们吃的很阔气：汤、面粉、沾了面粉的腌肉条，和洒着煮熟的玉米粒的南瓜。

五月二十二日

正如所料，中午锯木场的管理人古斯曼·罗夫莱斯、司机和他的一个儿子乘着一辆破旧的吉普车来了。最初好象是来了解情况的政府军的前锋部队，但后来他逐渐说了实话，并答应晚上到古铁雷斯去，把他的儿子留下做人质；应该明天回来。先头队伍整夜都埋伏着，明天我们将等到十五点。之后，我们就必须撤退，因为情况将变得危险了。给人的印象是此人不会叛变，但是我们不知道他进行采购而又不引人怀疑的本领有多大。偿付了在糖厂的全部消费。他提供了关于塔塔伦达、利蒙和伊比塔的情况，除了在后者有一个尉官外，前两个地方没有警卫队。关于塔塔伦达的情况，他只是听人说，因为他没到过那里。

五月二十三日

紧张的一天。那个管理人一整天都没有出现，尽管没有活动，我们决定晚上和人质一起撤退，人质是个十七岁的小伙子。借着月光我们顺着小路走了一个小时，就在路上睡了下来。我们带着约够十天吃的食物出发。

五月二十四日

我们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到达了畅通无阻的尼阿卡瓦苏河。四点左右我们沿着孔格里支流的下游出发，我们走的很慢，忍耐着里加尔多迟缓而无精打彩的步子，今天莫洛也如此。我们来到了在第一次旅行的第一天行军时用过的营地。我们没有留下痕迹，也没有看见新近的痕迹。电台报道的消息说，将不接受给予德布雷以人身保护的请求。估计我们离萨拉迪略约有两小时的路，到了山顶我们再决定做什么。

五月二十五日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到了萨拉迪略，没有留下足迹。我们沿着小溪上游走了约两小时直到它的发源处。在那里吃了饭，十五点三十分又继续走了两小时，走到十八点，便在一千一百米的高处宿营，还没有走到峭壁的顶端。据那个小伙子

说，离他祖父的田园还有两列瓜，或据贝尼尼奥说，要走一整天才能走到位于格兰德河岸的巴尔加斯的家。明天我们再做决定。

五月二十六日

跑了两小时的路，越过一千二百米的山峰，到了小伙子伯祖父的田园。两名在劳动的雇工朝我们走来，我们只好把他们抓了起来，他们是老头子的小舅子，他们的一个姐姐嫁给了老头子。他们的年龄一个是十六岁一个是二十岁。他们告诉我们，小伙子的父亲买了东西，但是被捕了，招认了一切。在伊比塔有三十名警卫队，巡逻这个居民点。我们吃了一个南瓜烧油炸猪肉，因为那里没有水，要从伊比塔那里用桶运来。夜晚，我们朝小伙子们的田园走去，距离约八公里，距伊比塔有四公里，向西有四公里。天明时我们到了。

高度：一千一百公尺。

五月二十七日

是懒散的一天，并且有些焦急：许诺的所有的好东西当中，只有一点老甘蔗，而且榨糖机是不能用了。不出所料，园子的老主人中午时驾着大车装着给猪喝的水来了，看到情况有点异常就

转回到后卫部队埋伏的地方，后卫部队把他和一个长工扣留了。他们一直被扣留到十八点才释放，和他们一起释放的还有两兄弟中的弟弟，但是让他们在那里呆到星期一，什么也不能说。我们走了两个小时，睡在玉米地里，已经走上了把我们带向卡拉瓜塔伦达的道路。

五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我们很早就起来行军了，一个半小时后我们便到了卡拉瓜塔伦达田园的边界，贝尼尼奥和科科被派去侦察，但是他们被一个农民看见了，于是他们逮住了他。一会儿之后，我们就有了一批俘虏，他们不怎么害怕，后来一个老太婆和她的几个儿子在我们命令她站住的时候叫了起来，帕乔和巴勃罗都没有下决心扣留她，她朝村子跑了。十四点时，我们拿下了这个村子，并在村子的两头放哨。之后不久，一辆油矿公司的吉普落网；总共落网的有两辆吉普两辆卡车，一半是私人的，一半是属于油矿公司的。我们吃了点东西，喝了咖啡。十九点三十分经过了大吵大嚷之后，我们朝伊比塔西托出发；在那里我们砸了一家店铺的门，弄出了价值五百元的货物，把它交给两个农民看管，并开了一张非常有礼貌的

条子。我们继续行进，到了伊太，在一幢房子里我们受到了很好的接待，原来是伊比塔西托地方那家店铺的老板娘在那儿，我们核对了价钱。我也出面了。好象人们把我认了出来。他们送给我们一块干酪，一点面包和咖啡，但在接待中有点言不由衷。我们继续向位于圣克鲁斯铁路线的埃斯皮诺方向走，但是我们乘的一辆拆了前牵引器的福特牌卡车出了故障；清晨，我们离埃斯皮诺还有三列瓜。到离该地两列瓜时，车子完全彻底地坏了。先头队伍占领了草房，吉普跑了四趟直到把我们全部运完。

高度：八百八十公尺。

五月二十九日

埃斯皮诺这个村庄是比较新的，因为老村子被五八年的洪水荡平了。这是一个瓜拉尼人村社，它的居民很胆怯，只能讲或装作只能讲很少一点西班牙语。附近有开采石油的人。我们又搞到一辆卡车，我们都可以坐得下，但这一好机会又丧失了，因为里卡多把卡车陷入泥潭中，拉不出来了。周围非常寂静，我们好象处在另外一个世界。科科负责了解道路的情况，但他带回来的情况是残缺不全，互相矛盾的，因此我们本来准备冒一点

危险去格兰德河附近的行军路线，不能走了。我们应该到穆奇里去，这是个有水的地方。带着所有这些存在的组织问题，我们于三点三十分出发了，先头队伍（六个人，连科科七个人）坐着吉普车，其余的人步行。

广播给我们带来了“鹦鹉”在卡米里逃跑的消息。

五月三十日

白天我们到达了铁路线，发现原来并没有那条标出来的通到穆奇里的道路。经过寻找，在离交叉口五百公尺远的地方，找到了一条通油田的笔直的道路，先头队伍坐着吉普车沿着这条路走。安东尼奥撤退时，发现一个带着猎枪和狗的小青年顺着这条路走来，当让他站住的时候，他逃跑了。面对这一情况，我把安东尼奥埋伏在道路的入口处，我们离开了五百公尺的距离。十一点四十五分，米格尔回来了，他带来的消息说，他向东走了十二公里，没有碰到一间房子和一点水；只有一条往北去的道路。我命令他带着三个人坐着吉普车去侦察这条路，往北侦察十公里，傍晚以前回来。十五点，正当我酣睡的时候，伏击地点一阵枪声把我惊醒。很快就传来了消息：军队

前进时陷入了伏击圈，结果可能是三人被打死，一人被打伤。打这次伏击的是：安东尼奥，阿图罗，“塌鼻子”，路易斯，威利和劳尔，后者不过硬。我们步行撤退，走了十二公里，到了交叉路口未碰到米格尔。我们得到消息说，由于缺水，吉普车不听使唤了。在三公里远的地方我们找到了吉普车，大家都往它里面撒尿，再加上一水壶的水，我们才到了最高点，胡里奥和巴勃罗在那里等着我们。二点钟时，大家围着一堆火在那里集合，我们烤了三只火鸡，并炸了猪肉。留下一只动物，以便让它在饮水处饮水，以防万一。

我们正在下山，从七百五十公尺处下到了六百五十公尺处。

五月三十一日

吉普车靠那些尿和一壶水继续在吼叫。发生的两件事改变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向北的路断了，米格尔停止前进；我们的一个保卫组在一条岔路上截住一个叫格雷戈里奥·巴尔加斯的农民，他骑着自行车来布置陷阱，这是他的职业。这个人的态度并不完全明朗，但提供了有关水源的宝贵情报。有个水源在我们的后面，我派了一组人去找水和做饭，由这个农民当向导；当他们

将要到达水源的时候，看到了两辆军用卡车，于是就匆忙地组织了一次伏击。可能打倒了两个人。“塌鼻子”的第一发供演习用的反坦克炮弹没有打响，他就发射了一发实弹，结果武器在他鼻子前爆炸了，他本人没有发生意外，可是炮筒却被炸坏了。我们继续撤退，没有飞机骚扰，当我们走了大约十五公里后才找到第二个水源时，天已经黑了。因为缺少汽油和烧的太热，吉普车吼叫了最后几声。整个晚上我们都在吃饭。

陆军发表了一个公报，承认昨天一个少尉和一名士兵被打死，说“看到”了我们中有人被打死。明天，我的意图是穿过铁路，去找山地。

高度：六百二十公尺。

本月小结

一个不利之点，是尽管我们一直在山区转来转去，仍然没有能和华金联系上。有迹象说明他是朝北移动了。

从军事上来讲，进行了三次新的战斗，使政府军遭到了伤亡，我们没有任何伤亡，此外还进入了皮里伦达和卡拉瓜塔伦达，说明成绩不小。警犬起不了作用，已被撤走不用了。

最重要的特点是：

第一，和马尼拉、拉巴斯及华金完全没有联系，这就使我们这一批人减少为现在的二十五人。

第二，完全没有农民参加，虽然农民已逐渐地不怕我们，我们正在取得他们的钦佩。这是一件缓慢而耐心的工作。

第三，党[1]通过科列，表示要协助，看来是无保留的。

第四，德布雷案件引起的轰动，使我们运动长了比打了十次胜仗还要多的作战勇气。

第五，游击队士气越来越旺盛，越来越坚定，这种士气如果好好加以培育，将成为成功的保证。

第六，政府军仍未组织起来，他们的技术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

本月的消息："鹦鹉"被捕而又逃脱，目前他必须归队或者到拉巴斯去找关系。

陆军发出通告，说已逮捕在马西库里地区协助过我们的全部农民，目前阶段，农民将遭受来自两方面的恐怖，尽管性质是不同的；我们的胜利将使他们取得飞跃发展所必需的质变。

---

① 指玻利维亚修正主义党。——译者

六月一日

我把先头队伍派到路上去放哨，并让他们侦察从这儿到油田公路交叉口的地带，距离约三公里。飞机开始在这个地区活动了，这同电台的报道是一致的，即前儿天气候不好，活动困难，现在要重新活动了。他们发表了一个奇怪的战报，说死了两个人，伤了三个人，不知道这是指以前的事还是指现在的事。用餐以后，我们在五点钟朝铁路方向出发。走了七、八公里，没有什么情况，又沿铁路线走了一公里半，便进入一条无人行走的小路，本来是通向七公里之外的一个田园，但是大家都已疲劳，就在半路睡了。在整个行程中，只是听到远方有一次枪声。

高度：八百公尺。

六月二日

高度：八百公尺。

走了格雷戈里奥估算的七公里路，就到达了田园。我们在那里捉了一头肥猪并把它杀了，但是就在这时候，布劳略·罗夫莱斯的牧牛人，他的儿子和两个雇工来了，其中一个原来是这家主人西穆尼的继子。我们把切开的猪肉放在他们的马上走了三公里，到了小溪边。我们扣留了他们，

同时不让格雷戈里奥露面，因为人们知道他是失踪了。走到小溪中间的时候，有一辆军用卡车通过，载有两名士兵和几只桶，一口吃掉他们本是很容易的，但是今天是欢乐和吃猪肉的日子。晚上时间都用来煮东西吃，三时三十分放走了上面提到的四个农民，给他们每人十元作为这一天的报酬。格雷戈里奥是在四时三十分走的，他等着吃了一顿，然后又吃一顿，走时收下了一百块钱。小溪的水是苦的。

六月三日

我们在六时三十分沿着小溪的左岸出发，一直走到十二时，于是派了贝尼尼奥和里卡多到公路上侦察，找到了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十三时，我们进入阵地，里卡多和我各自带领一组人员在中心地区设伏，庞博在顶端，米格尔同整个先头队伍在一个理想的地点。十四时三十分，来了一辆载猪的卡车，我们让它通过了。十六时二十分过了一辆装有空瓶子的小卡车，十七时过了一辆军用卡车，就是昨天的那辆，车上有两名小兵裹着毯子。我没有勇气向他们射击，脑子里要截住它的想法也来得不够快，把它放走了。十八时，我们撤除了埋伏，继续向下走，又找到了小溪。

我们刚到，就有四辆卡车列队而过，而后又有三辆通过，看来没有车队。

六月四日

我们继续沿着小溪边走，想在有条件的时候再搞一次伏击。然而碰到了一条向西去的小路，我们就上了路；后来路沿着干涸了的河床伸展，拐向南方。十四时四十五分，我们停下煮咖啡和燕麦，是在一个水很混的小水潭边煮的，但耽误时间很长，于是就地宿营了。整个晚上刮了带有小雨的南风。

六月五日

在南风不停的吹打下我们离开了路，在山上开路而行。一直走到十七时，实际上是在这一带最高山的山麓上披荆斩棘地走了两个小时又一刻钟。火成了一天中了不起的神。整整一天没有吃东西；我们把水壶中的咸水留着明天早餐用。

高度：二百五十公尺。

六月六日

吃了简单的早餐后，米格尔、贝尼尼奥和小巴勃罗就出发开路和侦察。约在十四时，巴勃罗回来说他们到了一个荒弃的但牲口尚在的田园。我们所有人都上了路，沿着小溪穿过了田园，到

达格兰德河。从那里派人去侦察，他们的任务是，如果近处有孤零的房子就要拿下来；他们照办了，最先得到的情报表明我们离卡马乔港三公里，那里有五十名士兵。有小路通到那里。整个晚上都在煮猪肉和肉粥。一天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出发时天已亮了，很累。

六月七日

我们绕开了旧的养马场一直小心翼翼地走着，直到向导（房东的一个儿子）说已经绕过养马场时才放心。我们沿着河滩走，又到了一个向导没有说过的田园。那里种有南瓜、甘蔗、大蕉和一些菜豆子。我们就在这里宿营。给我们带路的小孩嚷着肚子痛得厉害，不知是否真的。

高度：五百六十公尺。

六月八日

我们把营地挪动了三百公尺，以避免要在河滩和在那个田园设双重岗哨，后来才知道主人没有修过到田园的路，他自己总是坐着船来的。贝尼尼奥、巴勃罗、乌尔瓦诺和莱昂去想办法修一条穿过绝壁的路，但是下午回来说不可能。乌尔瓦诺不遵守纪律，我不得不再一次警告他。我们决定明天在绝壁附近制造一个木筏。

有消息说实行了戒严，矿工在威胁着，但一切都是空对空的。

六月十一日

整天十分安静，我们呆在埋伏的地点，但是军队没来，只是一架小飞机在这个地区上空飞了几分钟。他们也许在罗西塔河那里等着我们。峭壁上的路一直几乎伸展到山顶。我们明天无论如何要出发。食品充足、够五、六天之需。

六月十二日

原先以为可以到达罗西塔河，至少可以再次到达格兰德河，所以起程行军。可是到了一条小河就发现再向前走有困难，因此就留在那里等消息。十五时，得到报告说还有一条大一些的小河，但仍不可能从那里下去。我们决定留在原地。天逐渐变坏了，最后刮起了南风，晚上又冷又下雨。电台播出一条有意思的消息：《现状报》宣布军队方面在星期六的交火中一死一伤，这很好，几乎肯定是确实的，可见我们一直保持着交火状态，并有死亡。另一个公报说到了三人死亡，其中之一是游击队的一个领导人因蒂，说游击队中外国人的人数是：十七个古巴人、十四个巴西人、四个阿根廷人、三个秘鲁人。古巴人和秘鲁人的

人数属实，应当注意他们这条消息从何而来。

高度：九百公尺。

六月十三日

我们只走了一个钟点，到了下一条小河就停下，因为砍草开路的人既没有到达罗西塔河，也没到达格兰德河。很冷。可能明天到。我们的食物勉强能供五日之用。

国内的政治动乱、大量的勾结与反勾结是很有意思的。游击队起触发作用的可能性是空前明显的。

高度：八百四十公尺。

六月十四日 塞利塔（四岁？）

整整一天，我们在寒冷的小河边烤着火，等待砍草开路的米格尔和乌尔瓦诺的消息。原来规定他们活动到十五时，但乌尔瓦诺过了时候才来报告说他们到达了一条小溪，并看到有路标，因而他认为可以到格兰德河。我们留在原地，吃掉了最后一份肉汁，只存下一份花生和三份煮熟了的玉米粒。

我已三十九岁了，促使自己考虑游击生涯前途的年龄正在无情地逼近；目前我还是“完整的”。

高度：八百四十公尺。

六月十五日

我们走了不到三小时的路就到了格兰德河岸边一个侦察过的地点。我估计离罗西塔河还有两个小时的路程；农民尼古拉斯说是三公里。给了他一百五十个比索，并让他走，他象火箭似地跑了。我们停留在到达的地方。阿尼塞托作了一番侦察，他认为可以过河。我们吃了花生汤和一点煮后又用猪油煎的油棕榈心。只存下供三天吃的熟玉米粒了。

高度：六百一十公尺。

六月十六日

走了一公里，就看到对岸先头队伍的人们。帕乔探索着过了河，找到了浅滩。我们在齐腰深的冰冷的水中过河，水有些急，但平安无事。一小时后，我们到了罗西塔河，那里有一些旧的鞋印，看来是军队走的。我们遇到的情况是：罗西塔河的河水比我们原先预计的大，地图上标出的路连影子也没找到，我们在冰冷的水中走了一个小时，决定停下来吃油棕榈心和寻找米格尔在上一次侦察时发现的蜂窝，但没有找到；只吃了熟玉米粒和猪油煎的油棕榈心。食物（熟玉米粒）只能供明后两天之需。我们沿着罗西塔河走了大

约三公里，沿着格兰德河又走了大约三公里。

高度：六百一十公尺。

六月十七日

用了五个半小时沿着罗西塔河走了十五公里左右。途中穿过了四条小河，而地图上只有一条阿瓦波西托河。有大量的新脚印。里卡多杀了一头大野鼠，我们就靠它和熟玉米粒过了一天。熟玉米粒只够明天吃一天了，但是估计可能找到人家。

六月十八日

我们许多人都孤注一掷，早餐时就吃光了全部熟玉米粒。走了两个半小时的路，在十一时到达了一个有玉米、木薯、甘蔗、一台榨蔗器、南瓜和大米的田园。我们煮了没有蛋白质的饭，派出了贝尼尼奥和小巴勃罗去侦察。两小时以后，巴勃罗回来说他们遇到了一个农民，他的田园离这里五百公尺，后面又来了几个人，他们一到就被抓起来。晚上，我们换了宿营地，睡在位于来自阿瓦波道路入口处的小伙子们的田园，阿瓦波离这里七列瓜。被抓的人的房子在奥斯库拉河岸边，离莫斯克拉河和奥斯库拉河会合处十至十五公里。

高度：六百八十公尺。

六月十九日

我们慢步走了约莫十二公里，到了一个田庄，这里有三所房子和三户居民。往下两公里正好在莫斯克拉河和奥斯库拉河会合的地方，住着一户姓加尔维斯的人家。要同居民谈话，就得猎获他们，他们好象小动物似的。一般说，他们接待我们都不错，但是卡利斯托（一个月前到过这里的一个军事小组曾任命他为村长）对我们有保留，不大愿意出售一些物品。傍晚，来了三个带左轮枪和毛瑟枪的猪商，前沿岗哨没有发现他们，因蒂进行了盘问，并没有拿下他们的武器，而看守他们的安东尼奥却漫不经心。卡利斯托肯定他们是波斯特雷尔巴列村的商人，还说他认识他们。

高度：六百八十公尺。

还有一条从左侧流入罗西塔河的河流，叫苏斯皮罗河。沿河没有人居住。

六月二十日

上午，下面田园里的一个小伙子保林诺报告我们说，这三个人不是商人，一个是尉官，其他两个也不是搞这行买卖的人。这个情报，是他从

卡利斯托的女儿，即他的未婚妻那里得到的。因蒂就带了一些人去了，限令他们在九时以前说出谁是军官，否则全都枪决。那个军官马上就哭着出来了。他是一个警察少尉，同他一起来的，是一名农村警察和波斯特雷尔巴列村一名自告奋勇的教师。派他们来的是一名上校，他率领六十个人驻在那个小村。他们的使命是进行一次长途巡察，为此给了他们四天时间，行程中包括了奥斯库拉路上的其他地方。原来想把他们处决了，后来决定放走他们，同时就作战的常规严厉警告他们。在了解他们是怎样进来时，知道他们是在阿尼塞托离开了岗位去叫胡利奥的时候过来的；此外，还发现阿尼塞托和路易斯在放哨时睡着了。他们受到了帮厨七天的处分，而且其中有一天不准吃猪肉和烤的、煎的东西，和当时喝得很多的汤。将没收被拘留者的全部财产。

六月二十一日　　　　　　　　老婆子

连续两天替许多人拔了牙，我这个费尔南多，拔牙(化名：查科)就出名了，我关闭了我的诊所，下午出发，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这是我在这次战争中第一次骑着骡子行走。我们带着三个被拘留的人沿着去莫斯克拉河的路走了一个小

时，没收了他们的一切用品包括表和拖鞋。我们原想把村长卡利斯托也带上，同保林诺一起当向导，但他病了，或是装病，我们就没有勉强他，但给了他严厉的警告，这些警告可能没有多大效果。保林诺答应带我的信去科恰班巴。还要叫他带一封给因蒂老婆的信，一封给马尼拉的密码信和四个公报。第四个公报阐述了我们游击队的成员情况，说明关于因蒂死亡的传说是谣言；是〔 〕[1]。

要看看这次能否同城市取得联系。保林诺是装成我们的俘虏前来的。

高度：七百五十公尺。

六月二十二日

从离开奥斯库拉河（或是莫罗科河）到一个有水的名为帕西奥内斯的地方，实际上约莫走了三小时的路。查看了地图，要到弗洛里达或第一个有房子的地点，即皮拉伊，还有六个列瓜以上的路。保林诺有一个姻兄住在皮拉伊，但是他不认识路。我们想继续利用月光走路，但距离这么远，划不来。

高度：九百五十公尺。

---

① 原文是空的。——编者

六月二十三日

因为找不到路，实际上只走了一个小时。整个上午和部分下午时间都在找路，其余的时间为明天开路。圣胡安之夜并不象传说的那样冷。

高度：一千零五十公尺。

哮喘严重地威胁着我，储存的药品剩下很少了。

六月二十四日

用四个小时的时间，总共走了十二公里路。有几段路好，看得出是路，有几段就得自己揣测。我们跟着赶牲口的牧畜主的脚印从一条难以设想的峡谷往下走。在杜兰山山腰一条流水的地方宿营。电台报道了矿上斗争的消息。我的哮喘更厉害了。

高度：一千二百公尺。

六月二十五日

我们沿着牧畜主修建的道路前进，但是没有赶上他们。九、十点钟时发现了一个被烧毁了的养马场，有一架飞机飞过这个地区的上空。我们没有搞清这两件事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然而我们继续前进，十六时到了皮拉伊，到了保林诺姊妹的住宅。这里有三幢房子，其中一幢荒废

了，另一幢没有人，保林诺的姊妹和她的四个孩子住在第三幢，她的丈夫不在家，他和住在第二幢房子的帕尼亚瓜一起到弗洛里达去。一切好象是正常。帕尼亚瓜的一个女儿住在离这里一公里远的地方，我们选择了她的房子作为宿营地，在那里购买了一头小牝牛，并马上把它宰了。科科、胡利奥、坎巴和莱昂被派到弗洛里达去购买一些东西，但发现那里有军队，约五十人，正等待着其他人员的到来，以达到一百二十到一百三十人。房东是个名叫费内隆·科卡的老头。

阿根廷电台广播说有八十七名受害者，玻利维亚人闭口不谈数字（二十世纪矿的）。

我的哮喘病正在发展，现在已不能够好好地睡觉。

高度：七百八十公尺。

六月二十六日

今天对我来说是很坏的一天。正当一切好象都很安静，而且已派了五个人去替换埋伏在通往弗洛里达公路上的人的时候，听到了枪声，我们骑着马快速前往，见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一片静寂中，在阳光下有四个士兵的死尸躺在河边沙滩上。由于不了解敌人的阵地在哪里，所以我

们不能够夺这些士兵的武器，当时已是十七点，我们就等待着天黑才去打扫战场。此时，米格尔派人通知说在他的左侧听到了树枝被踏断的声音，安东尼奥和帕乔去了，但我命令在没有看清楚以前不得开枪。几乎紧接着就听到了枪声，双方都开火，我看条件对我们不利，就命令撤退。撤退行动耽误了，后来得到了有两个人受伤的消息，即庞博腿部受伤和图马腹部受伤。我们马上把他们抬到屋内，准备立刻就地动手术。庞博的伤在表皮上，只是将来在行军中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图马的肝脏被打碎，肠子被打穿，在动手术时死去了。他的死使我失去了一位近年来形影不离的同伴，他的忠诚是经得起任何考验的，他的离开使我感到好象失去了我的儿子一样。当他被打伤时，要求把他的手表转交给我，但是由于大家忙于照料他而没有这样做，他自己就摘下来，并交给了阿图罗，用这一行动表示他希望我把这只手表转交给他的还未见过面的儿子。过去我就这样处理死去的伙伴们的手表的。我将在整个战争期间把它带上。我们把尸体放在一匹牲口身上，准备埋葬在远处。

俘虏了两个新的奸细，一个是警察上尉，另

一个是普通警察。向他们宣读了我们的手册，由于理解错了我关于没收他们一切有用的东西的命令，所以在释放他们时，只让他们穿着内裤走。

我们带着九匹马出发了。

六月二十七日

在完成草草埋葬图马的痛苦任务以后，我们继续前进，到达真正的特赫里亚境内时，已是白天了。十四时，准备行军十五公里的先头部队出发了，十四点三十分我们动身了。这次行军的路程对走在后面的人来说是比较长的，因为天黑了只好等到月亮出来才继续行军。他们于二时三十分到达了向导居住的地方，即帕利萨的那幢房子。

高度：八百五十公尺。

我们把两匹牲口还给了特赫里亚那幢房子的房东，请他交还给帕尼亚瓜老太太，他是她的侄子。

六月二十八日

我们找了一位向导，他答应以四十元为代价把我们带到去唐·卢卡斯家的交叉路口，不过我们到了前头一幢有水源的房子就停留下来。我们出发很晚，但因为走在最后面的莫罗和里卡多迟

到了很多时间，所以没能够收听新闻。我们平均每小时走了一公里。据军队或者某私人电台的报道，在莫斯克拉地区与游击队相遇时，有三个人被打死、二个人受伤，这一定是指我们的那次战斗，但当时很清楚地看到有四具尸体，除非其中有一个人确实装死装得很象。

那一幢房子是属于一个姓赛亚的人，没有人居住，但是有几头母牛，我们把牛犊圈起来。

高度：一千一百五十公尺。

六月二十九日

我同莫洛和里卡多，尤其是同里卡多，就那一次迟到进行了很激烈的谈话。先头队伍的科科和达利奥以及莫洛带着背包骑马出发了。“塌鼻子”把自己的背包带上，因为他负责管理牲口。此外，我和庞博的背包放在一匹骡身上，庞博骑着一匹习惯走平地的母马很顺利地到达了，我们安排他住在唐·卢卡斯家，是在山顶上，海拔一千八百公尺，他有两个女儿，其中有一个患着甲状腺肿病。另外还有两幢房子，一幢是一个临时工住的，里面没有任何东西，另一幢的设备很齐全。整夜下雨，又冷。报告说巴尔切隆离这里有半天路程，不过据从小路来的农民说，路很不

好走，但是房东不是这样说的，他肯定地说路很容易修好。这些农民是来拜访住在另一幢房子的人，但是由于有些嫌疑，就把他们扣留起来。

途中曾与我们的人谈了话，我们现在有二十四个人。在提出模范人物时，又提出了一个，即“中国人”。我解释了我们的损失意味着什么，以及图马的死对我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把他看成是我的儿子。我批评了不遵守纪律和行军缓慢的现象，并答应将来就这个问题再谈一些常识，以避免象上次那样，因不遵守准则而在伏击中遭到不必要的人命损失。

六月三十日

卢卡斯老头提供了一些关于他的邻居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军队在这一带已作了准备。邻居中有一个叫安杜尔福·迪亚斯的人，他是这个地区农民工会总书记，是巴里恩托斯派，另外一名是一个爱讲话的老头，是个瘫痪者，所以我们把他释放了，还有一名是个胆小鬼，据他的同伴说，他为了避免被牵连，可能会把事情讲出来。老头子答应陪同我们和帮助我们打通去巴尔切隆的路，那两名农民也将跟随我们。由于整天下雨，气候也令人讨厌，我们就休息了。

在政治方面，最重要的一点是奥万多谈到我在这里的官方声明。此外，还谈到军队正在对付受了良好训练的游击队，说这些游击队甚至还有曾在越南击败了美国精锐部队的越共指挥员。他的依据是德布雷的讲话。尽管我们不能够了解这样会引起什么后果，德布雷又是在什么情况下说这些话，但看起来他是讲了一些不必要讲的事情。也传说"鹦鹉"被杀害了。还把我说成是配合尼阿卡瓦苏计划的矿区暴动计划的策动者。事情越来越妙；再过一段时间，我不再是"费尔南多·拔牙"了。

接到了古巴的电报，谈到秘鲁游击队组织没有多大的发展，花费了很多钱，可是没有多少人和武器，也谈到有一个由帕斯·埃斯登索罗、赛奥阿内上校和一个潘多地区名叫鲁文·胡利奥的埃斯登索罗派的大富豪的所谓游击组织，可能是在瓜亚拉梅林。是〇。

本月小结

不利的方面是：无法与华金取得联系，人员又渐渐损失，尽管军队还不知道，但是每一个这样的问题都是个严重的失败。本月里我们进行了两次小战斗，根据军队自己报道，我们打死了他

们四个人，打伤了三个人。

最重要的特点是：

（一）仍然没有取得任何联系，这样我们只剩下二十四个人，其中庞博还是受了伤的，机动性降低了。

（二）仍然感到缺少农民的参加。这是个恶性循环，为了争取他们参加，必须经常地在一个有人居住的地区活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则又需要更多的人员。

（三）游击队的传说不胫而走，把我们说成是无敌的超人。

（四）缺少联系的问题已经扩大到党的方面，不过我们已通过保林诺作了一次试探，也许会成功。

（五）德布雷仍然是重点新闻，但是现在与我联系在一起，把我说成是这个运动的领袖。还要看一看政府这一步骤的结果，看它对我们是否有利。

（六）游击队的士气仍然很坚定，斗争的决心正在增长。所有的古巴人在战斗中都是模范，只有两三个玻利维亚人不过硬。

（七）陆军的军事行动仍然等于零，但我们

不能忽视他们在农民中所进行的工作，因为这使整个村社的农民由于害怕或受到了歪曲我们的宗旨的欺骗宣传而变成告密者。

（八）矿山的屠杀对我们来说，使全貌更清楚了，而如果那一份公告能够散发出去的话，将成为阐明问题的一个好因素。

我们最迫切的任务是恢复同拉巴斯的联系，补充军备和医药，并且努力争取城市有五十到一百人参加，那怕只有十名到二十五名战士参加行动，也得完成这些任务。

七月一日

天还未完全放亮时，我们就朝巴尔切隆方向出发，这个地方在地图上标志为巴尔塞洛纳。

卢卡斯老头曾帮助了我们修复道路，但是路仍然是很陡和很滑。先头部队于上午出发，我们是中午出发的，我们上下山化了一个下午。我们不得不在与继续前进的先头部队分开的情况下，在遇到的第一个田园上睡觉。这里住着三个姓耶佩斯的、很胆怯的小孩子。

巴里恩托斯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承认了我在这里，但预言在几天之内就会把我消灭。他重申了他惯用的那一套愚蠢的话，把我们称为老鼠和

毒蛇，重申要惩办德布雷。

高度：一千五百五十公尺。

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个农民名叫安德烈斯·科卡，并把他扣留下来，也把另外二人即罗克和他的儿子佩德罗一起带走。

七月二日

我们于上午赶上曾在山顶上的唐·尼科梅德斯·阿特亚加的家宿营的先头队伍，那里有一个桔子园，而且那里的人卖给我们雪茄烟。主要的住宅在山下，在皮奥赫拉河边，我们去了，大吃了一顿。皮奥赫拉河位于两个山头中间，只能朝安戈斯图拉方向沿河的下游徒步前进。要到达这条河的出口处，就要通过一座相当高的山头。这个地方是交叉路口，很重要。这个地方海拔只有九百五十公尺，而且温暖得多，这里没有扁虱，但有马里基。这小村庄是由阿特亚加和他的几个孩子的房子组成，他们有一个小的咖啡园，附近几处地方的人来做零工。现在约有六名圣胡安地区的雇工。

庞博的腿痊愈不够快，大概是因为一直不停地骑马行军的缘故，但是没有恶化，也没有产生恶化的危险了。

七月三日

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一天，以便使庞博的腿能够得到更多的休息。我们高价购买东西，因此农民虽然害怕，但有利害关系，便替我们搞东西。我拍了几张照片，从而引起了他们全体的兴趣；至于如何解决冲洗、放大和寄给他们等三个问题，那就以后再说吧。下午有一架飞机越过我们的上空，晚上有人谈论夜间轰炸的危险性，于是大家都往外走，我们制止了，向他们解释没有任何危险。我的哮喘病仍然闹得很凶。

七月六日

很早就出发去培尼亚·科洛拉达，途中经过一个居民区，那里的居民看到我们很恐慌。傍晚我们上到海拔一千六百公尺的帕莱尔莫山的山顶，下山后到达该地，那里有个小店，为了预防万一，在那里购买了一些东西。到了公路时已是夜晚，那里只有一幢房子，里面住着一个孤寡的老太婆。先头队伍由于对占领这幢房子犹豫不决而行动不那么顺利。原计划是夺取来自苏迈帕塔的一辆汽车，打听那里的情况，由该车司机开车去占领警察局；到药房买些东西，抢医院，买些罐头和点心，然后回来。

由于没有来自苏迈帕塔的车辆而改变了计划，并且有消息说那儿没有扣留车辆，也就是说可以畅通无阻。里卡多、科科、帕乔、阿尼塞托、胡利奥和“中国人”被派去执行这次行动。他们拦住了一辆来自圣克鲁斯的卡车，一切顺利，可是紧跟在后面又来了一辆，它想帮助前一辆，也停了下来，只好也把它扣留下来，后来由于乘坐卡车的一个妇女拒绝让她的女儿下车而发生了争吵，第三辆卡车因为要打听发生了什么事而停了下来，这样路被堵塞，第四辆卡车由于上面的人的犹豫也停下来。后来事情就解决了，把四辆卡车留在公路边，如果有人提问，便由一个司机说是在休息。我们的人坐上一辆卡车到了苏迈帕塔，俘虏了两个警察，然后俘虏了哨所所长巴卡弗洛尔中尉，并强迫一名军曹说出口令，接着在同一个反抗的士兵短速交火后，以闪电般的行动占领了哨所，里面有十名士兵。缴获了五枝毛瑟枪和一枝口径为三十毫米的冲锋枪，我们把那十名士兵弄上车并在离苏迈帕塔一公里远的地方，把他们的衣服脱光以后释放了。在采购方面，行动却是失败了，“中国人”听了帕乔和胡利奥的摆布，没有买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在药品方面，虽然买

到了游击队所不可缺少的药品，但是没有一种是我所需要的。这一行动是在老百姓和一群旅客面前进行的，因此这个消息会迅雷般地传播出去。两点钟时，带着战利品开始返回了。

七月七日

我们不停息地一直行军到离拉蒙家一列瓜远的一块甘蔗地，那里住着一位上次很好地接待过我们的人。人们仍然很惧怕，那个人很亲热，他卖给我们一头猪，但提醒我们在罗斯阿霍斯有二百人，也谈到他的刚从圣胡安回来的兄弟说那里有一百名士兵。他原先想拔掉几个牙齿，后来不拔了。我的哮喘病正在发展中。

七月八日

我们小心翼翼地从甘蔗地的房子走到比奥赫拉河，一切都很平安，连有士兵的传说都没有，来自圣胡安的人也否认那里有军队。看起来是那个人为了把我们打发走而使出的诡计。我们沿着河边走了约两列瓜，到达了皮拉伊，从那里又走了一列瓜，傍晚到达了山洞。我们离菲洛很近。

为了能够继续前进，我给自己打了几针。最后打的是作眼药用的九百分之一的肾上腺素溶

液。如果保林诺完不成任务的话，我们将不得不回到尼阿卡瓦苏去找治我的哮喘病的药。

陆军发表了这次行动的公报，承认了有一个人被打死，他一定是在交火时被打死的；科科、里卡多和帕乔占领了哨所。

七月九日

一出发就迷路了，我们花了整个上午来找路。中午我们沿着一条看不太清楚的道路前进，到达了我们迄今所达到的海拔最高点：一千八百四十公尺，后来到了一个废墟，在那里过夜。到菲洛去的道路是没有把握的。广播电台发表了卡塔比矿和"二十世纪"矿的工人同玻利维亚矿山管理委员会达成的十四点协议的消息，这是工人们的彻底失败。

七月十日

我们很晚才出发，这是因为失掉了一匹马，但后来不久就找到了。沿着一条只有很少的人走过的路，经过了海拔的最高点一千九百公尺。十五时三十分到达一个废墟，并决定在那里过夜。我们发现各条道路已到了尽头，心里很不愉快。曾派人去侦察一些荒废了的小道，但都走不通，对面看到一些小田园，可能是菲洛地区。

广播电台报道说在埃尔多拉多地区同游击队发生了冲突，这个地区在地图上没有标出，但据说位于苏迈帕塔和格兰德河之间，他们承认有一个人受伤，说我们有两个人被打死。

另一方面，德布雷和“秃子”的讲话不太好，特别是他们不应该供认游击队有进行洲际行动的企图。

七月十一日

在返回的途中遇到了雨天和很浓的雾，结果全迷了路，我们与先头部队脱离了，他们不得不沿着重新开辟的老路下来。我们宰了一只小牛。

七月十二日

我们整天等候米格尔的消息，可是胡利奥直到傍晚才回来，并说他是沿着一条南下的小溪走下去了。我们留在原地。气喘病把我弄得够呛。

广播电台报道了一条消息，其中心内容好象是真的，谈到在伊基拉发生的一次战斗，我们有一人被打死，尸体被带到拉古尼利亚斯。死尸引起了他们如此兴高采烈的情绪，可见消息是有点真实的。

七月十三日

上午我们从一个很陡而且因天气不好又很滑

的山上下去；十一点三十分我们找到了米格尔。他曾派坎巴和帕乔去侦察离开小溪边的那条道的小路，一小时后他们回来说看到了一些小田园和房子，并到了一个被荒弃了的田园。我们到那个地方去了，后来沿着一条小溪到达了第一幢房子，在那里过夜。过了一些时候，房东来了，并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妇女，即村长的母亲，已发现了我们，因此一定已向驻在离这里一列瓜远的菲洛的那幢草房里的士兵报告了。整夜派人站岗。

七月十四日

整夜下着毛毛雨，白天继续下，不过在十二点钟时我们带着两个向导出发了，他们是村长的舅子巴勃罗和第一幢房子的房东奥雷略·曼西利亚。妇女们哭着留在家里。我们到了一个分叉路口，一条通往弗洛里达和莫罗科，另一条通往潘帕。向导们提议要沿着通往潘帕的道路前进，因为从那里可以走到一条刚修建的通往莫斯克拉的路，我们同意了，但当我们走了约五百公尺时，看见一个士兵和一个农民牵着一匹马驮着面粉，他们还带着一封驻在潘帕(该地有三十名警卫)的军官写给他的同行——驻在菲洛的一名少尉——的信。我们决定改变方向，沿着通往弗洛里达的

道路前进，不久我们就宿营了。

革命联盟党和玻利维亚社会党退出了革命战线，农民由于巴里恩托斯要同长枪党联合而向他提出警告。政府正在迅速瓦解中。可惜的是我们在这样一个时刻不能再多一百人。

七月十五日

路很坏，多年没有人走了，我们没有走多远。我们按奥雷略的意见杀了镇长的一头牛，大吃了一顿。哮喘好一些。

巴里恩托斯宣布了要搞辛蒂阿行动，打算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消灭我们。

七月十六日

由于砍杂草工作很费事，我们一开头就走得很慢，而且因路不好，牲口十分吃力。然而终于比较平安地完成一天的途程，到达了载东西的牲口无法通过的一个峡谷。米格尔和先头队伍的四人继续前进，睡在另外一个地方。

收音机里没听到什么重要的消息。我们走过了左侧的杜兰山附近的一千六百公尺的高地。

七月十七日

路不好认，我们仍然走得很慢。原来打算走到向导说的桔园，但到达时发现桔子树已经干枯

了。有一个水坑，我们就在那里宿营。我们真正走路的时间只是三个小时。我的哮喘好多了。看来我们会到达曾经走过的、通往皮拉伊的那条道路。我们在杜兰山的一边。

高度：一千五百六十公尺。

七月十八日

起程时，向导迷了路，他表示再也不认得别的路了。最后，发现了一条过去的小路。我们打通小路后，米格尔顺着小路前进，越山后到达了通向皮拉伊的路口。我们到一条小溪旁宿营，在给那三个农民和一个士兵宣读了手册后就释放了他们。科科同小巴勃罗和帕乔一起去察看保林诺有没有在洞里留下东西。如果一切估计得正确，他们得在明天晚上回来。那个士兵说他准备开小差。

高度：一千三百公尺。

七月十九日

我们向着原来的宿营地走了一小段路程，在那里停下来等科科并加强了岗哨。他在十八时以后回来了，说那里一切都很正常；步枪在老地方，没有保林诺的足迹，而是相反，倒有军队经过的许多足迹，在我们所在的这段路上他们也留下了

记号。

政治新闻都表明了当前有着巨大的、还看不清其结果的危机。在眼下，科乔班巴的农业工会成立了一个有“基督教背景”的政党，支持巴里恩托斯，而巴里恩托斯又在要求“让他执政四年”，这几乎是在哀求。西莱斯·萨利纳斯则在恫吓反对派，说什么一旦我们上台执政，大家的脑袋都要落地，还号召全国团结起来，宣布国家进行战争动员。似乎一面在哀求，一面又在进行蛊惑宣传。也许正在准备换人。

七月二十日

我们小心翼翼地走着，走到了最前面的两所小房子，那里碰到了帕尼亚瓜家的一个小伙子和保林诺的女婿。他们一点不知道保林诺的情况，只是知道军队因为他给我们带过路而在找他。那些足迹是在我们走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一支开向弗洛里达的一百人的部队留下的。好象军队在伏击中死了三个人，伤了两个人。派出科科以及坎巴、莱昂和胡利奥去侦察弗洛里达，同时在那里就地采购。他们是在四点钟回来的，带来了一些食物，还带来了一个名为梅尔加的人，我们的马匹中两匹是他的，他自告奋勇地表示什么都愿干，

他了解的情况很详细而且有点奇妙，他谈的情况概括如下：我们出发四天之后，人们发现了图马的尸体，而且已被野兽吃过了；在那次战斗的第二天，即在那个光着身子的尉官出现之后，军队才向前开进；苏迈帕塔战斗的详情细节被绘声绘色地传播着，农民们已把它当作笑料；人们找到了图马的烟斗和某些零散的用具；一个叫做索佩尔纳的少校好象有点同情或钦佩我们；军队到了科科的家，(图马是在那儿死的)又从那里到特赫里亚，再回弗洛里达。科科想托这个人带一封信，但我觉得要谨慎些，还是首先叫他去买些药物，考验他一下。这个梅尔加向我们说有一支队伍在向这里开来，其中还有一个女人，还说他是从格兰德河镇长给这里镇长的信中知道的。因为这个人已经上路去弗洛里达，我们派因蒂、科科和胡利奥去找他。他否认有关于别的小组的消息，但是大体上证实了前者的说法。下雨使我们一夜过得很糟糕。收音机有消息说辨认出了被击毙的游击队员的尸体，说大概是莫伊塞斯·格瓦拉，但是奥万多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此十分谨慎，把辨认尸体的事推给了内政部。所谓辨认出尸体的事可能就是一出闹剧或捏造出来的。

高度：六百八十公尺。

七月二十一日

今天过得很平静。大家同老科科谈起了那头母牛。那头牛本来不属他所有他却卖给了我们。他说并没有向他付钱，而且强烈地否认这件事，我们勒令他限期还钱。

晚上，我们去特赫里亚，买了一头大猪和黑砂糖。是因蒂、贝尼尼奥和阿尼塞托去的，那里的人很好地招待了他们。

七月二十二日

很早就出发，在肩上和牲口身上带了大量物品，并且打算让人们看不出我们真正的行踪。我们离开了通向莫罗科的道路，走上了通往小湖的路，小湖在南边一、二公里远的地方。但是很不凑巧，我们并不了解其他情况，只好派出侦察员，在这当中，曼西利亚和帕尼亚瓜的儿子从小湖那边放牧过来。告诉他们什么也不要讲。但情况毕竟是变化了。我们走了两个钟点，睡在一条小溪旁，这里沿着小溪有一条东南方向的路，另外还有一些不大明显的路，可通南面。

广播的消息说布斯托斯（“秃子”）的老婆肯定在这里见到过我，但说她来这里是别有他事。

高度：六百四十公尺。

七月二十三日

我们一面派人去侦察那两条可能走得通的道路，一面在原来的营地呆着。一条路通到干河。通到皮拉伊河的水流入干河，而泥沙尚未把水吸干的地方，就是我们上次设伏地点和弗洛里达之间的地方。沿另一条路走两三个小时，就可到一处废墟，据米格尔探路后说，可以从那里到达罗西塔河。我们明天要走这条路，从梅尔加对科科和胡利奥讲的情况看，可能这就是他说的一条路。

七月二十四日

我们沿着侦察好的路走了三个来小时，走过了几处高达千米的高地，宿营在一条小溪岸边高达九百四十公尺的地方。到这里，路就没有了，明天要用一整天的时间来寻找一个最理想的出口。这里有好些已用于生产的田园，可见同弗洛里达是有联系的，可能就是那个叫做卡纳洛内斯的地方。我们正在设法翻译马尼拉拍来的一份长篇电报。劳尔在马克西莫·戈麦斯军校的军官毕业典礼上讲了话，讲话中驳斥了捷克人对越南人那篇文章的谴责。朋友们把我称作新巴枯宁，他

们对已流出的血和如果出现三个或四个越南时将要流的血感到遗憾。

七月二十五日

一天都是休息，派出了三个两人小组分头侦察，科科、贝尼尼奥和米格尔负责干这件事。科科和贝尼尼奥到了同一个地方，可以从那里上路去莫罗科。米格尔报告说小溪肯定是流入罗西塔河的，可以沿着小溪走，不过要用砍刀开路。

得到消息说发生了两次战斗，一次在塔佩拉斯，另一次在圣胡安·德波特雷罗。这两次战斗不可能是同一支队伍进行的，因此，是否真有其事，情况是否真实，就成为未知数了。

七月二十六日

贝尼尼奥、坎巴和乌尔瓦诺奉命沿着小溪开路，不从莫罗科走了。其余的人留在营地，主力在后面设伏。平安无事。

外国电台详细报道了圣胡安·德波特雷罗战斗的消息：抓了十五名士兵和一名校官，缴获了东西，释放了俘虏，还说到我们的技术。这次战斗的地点是在科恰班巴——圣克鲁斯公路的另一边。晚上我简短谈了七月二十六日的意义，这是一次反对寡头集团和革命教条的起义。菲德尔也

略为提到了玻利维亚。

七月二十七日

我们本来都已准备好出发了，设伏的人员也都得到命令，在十一时就自动出发。但在十一点前几分钟威利回来说军队已经到了。威利、里卡多、因蒂、“中国人”、莱昂、欧斯塔基奥都去现场，同安东尼奥、阿图罗和查帕科一起进行战斗。战斗进行情况是这样的：山顶上出现了八个士兵，他们先沿着一条旧路朝南走，然后又折了回来，还打了几发追击炮，并用一块布打了信号。偶而还听到叫唤梅尔加的呼声，可能就是弗洛里达的梅尔加。这八个士兵休息了一会，就向着埋伏的地方走去。只有四个人进了埋伏圈，因为其余的几个走得慢。肯定击毙了三个，第四个也可能击毙了，无论如何是打伤了。由于取战利品有困难，我们没有拿下他们的武器和装备就撤退了，向着小溪下游走去。走过了同另一条小山路交叉的地点后，我们又设了一个新的埋伏。马一直走到了路的尽头。

哮喘使我很难受，不顶用的止喘药也快用完了。

高度：八百公尺。

七月二十八日

派了科科同帕乔、劳尔和阿尼塞托一起到河口掩护，我们估计这是苏斯皮罗河。路走得不多，是沿着一条相当闭塞的峡谷开路前进的。我们没有同先遣队一起宿营，米格尔往前走得太远了，马跟不上，因为常陷入沙地，或碰到石头。

高度：七百六十公尺。

七月二十九日

我们沿着往南下坡的峡谷继续行进，两旁有很好的掩蔽物，还有足够的水。约在十六时见到了小巴勃罗，他报告说我们已安全抵达苏斯皮罗河的出口处。由于一直朝南走，我一度以为这不是苏斯皮罗河的那个峡谷，但是河最后往西拐了，注入了罗西塔河。

后卫队约在十六时三十分到的，我决定继续走，离开河口，然而我没有勇气要求大家再鼓一把劲，过了保林诺田园再往前走。我们从苏斯皮罗河口行进了一个小时后就在路边宿营。晚上我请"中国人"谈谈他的祖国七月二十八日独立纪念的情况，之后，我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宿营地选得不好，并命令五时起身，向保林诺的田园进发。

哈瓦那电台报道陆军遭到了一次伏击，直升

飞机救援了他们，但是收听情况不好。

七月三十日

哮喘发得厉害，彻夜未眠。四时三十分莫罗做咖啡时，就说看到有人打着手电过河，已经醒了要去换岗的米格尔和莫罗上前叫行人止步。我从伙房听见这样的对话：喂，是谁？是“特里尼达先遣队”。当即就开了枪。紧接着，米格尔拿着一个伤员的一挺M—1式枪和一条子弹带来了，他说来者是二十一个人，要到阿瓦波去，在莫罗科有一百五十人。他们还有一些伤亡，但在乱成一团的情况下不能确切知道有多少。拖了很长时间才把物品装上了马，“黑人”拿着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斧子和迫击炮失踪了。快到六点了，因为有些装载的东西掉了下来，又浪费了一些时间。结果，在最后几批渡河时，我们就处在来势汹汹的士兵的火力之下。保林诺的姐妹在她的田园里，很镇静地接待了我们，告诉我们说莫罗科所有的人全给抓走了，送到了拉巴斯。我催促了一下大家，同庞博又在火力下穿过了大路尽头的河谷，因此就可组织抵抗。我派米格尔同科科和胡利奥在前头开道，我催促马队加快前进。先头队伍的七个人、后续队伍的四个人以及

留下来加强防卫的里卡多在那里掩护撤退。贝尼尼奥同达里奥、巴勃罗和坎巴在右侧，其余人从左侧走。

我刚发出命令要大家一有合适的地点就休息，坎巴就到了，报告了里卡多和阿尼塞托在过河时倒下的消息。我派乌尔瓦诺同“塌鼻子”和莱昂带两匹马去，还派人去找米格尔和胡利奥，让科科一人留在前面值岗。他们几个人没有收到我的指示就走了，不一会，坎巴又来报告说，他们同米格尔和胡利奥遭到袭击，士兵们前进了不少，米格尔向后退却待命。我又派坎巴去，欧斯塔基奥同去。留下的只有因蒂、庞博、“中国人”和我。十三时，我派人去找米格尔，把胡利奥留在前面值岗，我同一些人和马匹撤退。到达科科的岗哨高地时，后面的人赶上了我们，报告说所有活着的人都来了，劳尔阵亡了，里卡多和帕乔负伤。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里卡多和阿尼塞托很不谨慎，从空旷的地带过河，这样，里卡多被击伤了。安东尼奥组织了火力线，由阿图罗、阿尼塞托和帕乔去救里卡多，但是帕乔又受了伤，劳尔咀上中弹被击毙。拖着两个伤员后撤很困难，威利和查帕科（特别是后者）没有怎么帮忙。后

来乌尔瓦诺的人和马以及贝尼尼奥一帮人同他们汇合了。贝尼尼奥他们放下了原先守卫着的一侧，敌人就乘虚前进偷袭了米格尔。

他们一行在山里走了一段艰苦的路程，就到了河边同我们汇合。帕乔骑着马来，但里卡多已不能骑马，只得用吊床把他运来。我派了米格尔同小巴勃罗、达里奥、科科和阿尼塞托在我们治疗伤员时去拿下右侧第一条小溪的出口处。帕乔是表皮伤，伤口是子弹擦过屁股和阴囊表皮，但里卡多伤势十分严重，而最后一瓶血浆原来放在威利所丢掉了的背包里。二十二时，里卡多牺牲了，我们把他埋在河边一个隐蔽得很好的地方，不让警卫队找到。

七月三十一日

四时，我们沿着河出发，走过一条小路，顺着下游前进，一路不留足迹，天亮时到达了米格尔埋伏着的小溪，他没有理解命令，留下了脚印。我们向着河的上游约莫走了四公里就上山，抹掉走路的脚印，在小溪的一条支流附近宿营。晚上我讲了这次战斗的错误：第一，宿营地选得不好；第二，时间掌握得不好，致使他们能向我们射击；第三，过于自信，里卡多就是这样倒下

去的，接着劳尔救他时也倒了；第四，没有下决心抢出全部携带物品。我们丢失了十一个背包，里面装有药品、望远镜、以及某些会引起麻烦的物品，如用来录从马尼拉发来的电报的录音机，和我加了批注的德布雷的书以及一本托洛茨基的书，更不必说，政府获得这批东西，在政治上有多大的收益，对他们士兵又是多大的鼓舞。我们估计他们方面死了两个，伤了五个，但是有两个互相矛盾的消息：一个说法是陆军方面的，他们承认二十八日死了四人，伤了四人；另一说法来自智利，说三十日伤了六人，死了三人。后来军队又发了一个战报，说拿到了一具尸体，还说一名少尉已经脱险。劳尔是一个不外露的人，所以几乎无法把他归入哪一类型。他作战和干活都不太积极，然而经常可以看到他对政治问题是有兴趣的，尽管他从来没有提什么问题。里卡多是古巴人中最不守纪律的人，平时最不肯做出什么牺牲，但他是一个出色的战斗员，是赛贡多第一次失败时以及在刚果和现在这里同冒风险的战友。从他品质优秀来说，他的牺牲又是一个重大损失。现在我们是二十二个人，其中帕乔和庞博两个人是伤员，我的哮喘病正在剧烈发作。

本月小结

上个月的缺点照旧存在，即：无法同华金、同外界接触，以及损失了人员。现在我们是二十二个人，其中三个人，包括我在内，行动不便，这就影响了机动性。把夺取苏迈帕塔也计算在内，一共进行了三次战斗，从军队含糊不清的公告看，我们大约打死了他们七个人，打伤了十个人。我们方面的损失是两死一伤。

目前最重要的特征是：

第一、仍然无法（同外界）接触。

第二、尽管旧相识的农民接待我们时表现出一些使人鼓舞的迹象，然而仍然感到缺乏农民的参加。

第三、关于游击队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大陆。翁加尼亚封锁了（阿根廷）边境；秘鲁也采取了戒备措施。

第四、通过保林诺进行联系的尝试失败了。

第五、游击队的士气和战斗经验每经一次战斗都有提高。但坎巴和查帕科不怎么样。

第六、陆军仍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是有些部队看来是比较能打的。

第七、政府的政治危机在加深，但是美国给

了一些小额贷款，从玻利维亚的水平来看，这是一种可以安抚不满情绪的巨大援助。

最迫切的任务是：

恢复联系，吸收战斗人员，以及搞到药物。

八月一日

平静的一天。米格尔和坎巴开始修小路了，但是因为地形坎坷，野草丛生，只进展了一公里多一点。我们宰了一匹调皮的小马驹，它的肉大概够我们吃五、六天的。小壕沟挖好了，倘若政府军从这里过的话，就从这些壕沟对他们进行伏击。我们的设想是：假如他们明后天来，而又没有发现我们的驻地的话，就先让他们过去，然后再向他们开枪。

高度：六百五十公尺。

八月二日

贝尼尼奥和巴勃罗继续修小路，进展不错。他们从小路的顶端回到宿营地差不多费了两个小时。电台广播了迁移一个“破坏社会治安者”的尸首的消息后，没有广播我们的消息。我喘的很厉害，治哮喘病的最后一针也打完了，只剩下了够用十天左右的药片。

八月三日

路没有修成功，米格尔和乌尔瓦诺今天去了五十七分钟就回来了，进展非常慢。没什么消息。帕乔恢复得不错，我的状况却不佳，白天晚上我都很难过，短期内不见得会好转。我曾试着打静脉奴佛卡因，但是没有效。

八月四日

我们来到了一个通往西南的河谷，它可能流入那些流往格兰德河的小河流。明天有四个人要去砍草开路，米格尔将沿着我们那条道路去侦察那些看来象荒旧的田园的地方。我的哮喘病稍有好转。

八月五日

为了再接再厉地前进，贝尼尼奥、坎巴、乌尔瓦诺和莱昂分成二人一组前进，可是他们都走到了一条流往罗西塔河的小溪，他们继续往前走，越过田野抄近路。米格尔去侦察田园，但是没有找到。马肉吃完了；我们打算明天去捉鱼，后天再杀一头牲口。明天我们将继续前进，直到找着新的水源地。我的哮喘病毫不留情；尽管我非常不愿意大家分开，我还是得派一个组先走；贝尼尼奥和胡里利自告奋勇；还得研究一下“塌鼻子”

的情绪。

八月六日

我们的营地转移了。很遗憾，三小时的路程，走了一小时，这就是说我们离目的地还很远。贝尼尼奥、乌尔瓦诺、坎巴和莱昂继续砍草开路，米格尔和阿尼塞托则出发去侦察新的小溪，一直侦察到它同罗西塔河汇合的地方。到了晚上他们还没有回来，又加上我听到远远隐约有一声迫击炮的声音，所以我们就采取了预防性措施。因蒂、查帕科和我对今天这个日子——玻利维亚独立日，讲了几句话。

高度：七百二十公尺。

八月七日

到上午十一点时，我就把米格尔和阿尼塞托列入失踪之列了，于是派贝尼尼奥非常小心地到小溪流入罗西塔河的河口去，调查一下如果他们到过那里，是朝什么方向走的。但是到十三时，失踪的人回来了，只是因为路不好走，他们还没到罗西塔河天就黑了。米格尔这件事弄得我好苦。我们大家都在原地未动，砍草开路的人发现了另外一条小溪，我们明天打算转移到那边去。安赛尔莫这条老马今天死了。我们只剩下一匹驮

马了；我的哮喘仍然无变化，但是药快用完了。我明天将对派一个组到尼阿卡瓦苏去的问题作出决定。

我们来这里建立游击队到今天已经整整九个月了。最初到这里来的六个人中两个人死了，一个失踪了，两个受伤了；我呢，有哮喘病，到今天还不知怎么才能止住它。

八月八日

我们实际的路程只有一个小时，因为小母马累了，我却走了两小时，在走的过程中，我朝它脖子上砍了一刀，开了好长一个口子。新的宿营地大概是我们到达罗西塔河或格兰德河之前最后一个能喝到水的宿营地；砍草开路的人离这里有四十分钟的路程（二、三公里）。我派了一个由八人组成的小组，去完成下列任务：明天从这里出发，走一天；第二天坎巴回来报告情况；小巴勃罗和达里奥第三天回来，报告当天的情况；剩下的五个人一直走到巴尔加斯的家，然后科科和阿尼塞托从那里回来，报告那里情况如何；贝尼尼奥、胡利奥、和“塌鼻子”则继续到尼阿卡瓦苏去替我找药。他们应当很谨慎，以避免伏击；我们则跟随在他们后面前进；会合地点是巴尔加斯

的家或更远的地方，根据我们的速度而定：格兰德河山洞前面的小溪，马西库鲁河（鲁诺拉托）或尼阿卡瓦苏河。有消息说政府军曾在我们的一个宿营地发现了贮存武器的地方。

晚上，我把所有的人都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做了下面的讲话：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困难；帕乔正在恢复健康，我却成了个废物，在小母马身上发生的那件事证明，有的时候我已失去了控制力。这种情况将来会改变的，但是每个人都必须对这种情况有明确的了解，谁感觉无法熬得过这段时期，就应当说出来。这是一个应该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刻；这种斗争，使我们有机会成为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人类最高的品级，也可以使我们成为合格的人，如果有谁到达不了这两个梯阶中的任何一个，他就应该说一声，并且离开斗争。所有的古巴人和一些玻利维亚人提出要坚持到最后；欧斯塔基奥也这样表示，但是他还批评穆甘加说他让骡子驮自己的背包，而不驮木柴，穆甘加怒气冲冲地回驳了欧斯塔基奥几句；胡利奥也为了类似的事情攻击莫罗和帕乔，又是遭到帕乔愤怒的回击。我制止了争论，说这里争论两件轻重非常悬殊的事情：一件是准备不准备继续斗争下去；

另一件是为小是小非或游击队的内部问题争来争去，这样就会贬低了作重大决定的巨大意义。我不喜欢欧斯塔基奥和胡利奥提出的问题，莫罗和帕乔的反驳我也不赞成，总之，我们要更加革命化，我们要成为榜样。

八月九日

高度：七百八十公尺。

八个侦察员清早就出发了。米格尔、乌尔瓦诺和莱昂这些砍草开路的人在离宿营地五十分钟路途的地方。他们把我脚后跟上的毒疮弄破了，这样我就能够站着了，但还是很痛，我还有些发烧。帕乔很好。

八月十日

安东尼奥和查帕科到后面去打猎，他们捉到一只小鹿和一只火鸡；他们侦察第一个宿营地，未发现什么意外，带回一驮子桔子。我吃了两个，立刻就喘起来了，但是喘的不厉害。十三时三十分的时候，八个人当中的一个——坎巴回来了，他说昨天他们直到睡觉的时候仍找不到水，到今天早上九点，还没找到。贝尼尼奥已经侦察了那个地方，他将要到罗西塔河去找水，巴勃罗和达里奥一旦找到了水就回来。

菲德尔发表了长篇演说，抨击那些老党，特别是抨击委内瑞拉的党；看来幕后的争论很厉害。他们又给我治了脚，在好转，但是我还不舒服。无论如何明天我们应该出发，好让我们的基地更加靠近砍草开路的人，他们一天只走了三十五分钟的路程。

八月十一日

砍草开路的人进展很慢。下午四时，巴勃罗和达里奥回来了，他们带回了贝尼尼奥的条子，上面说他已快到罗西塔河，他估计再有三天就可到巴尔加斯的家。小巴勃罗八时十五分从他们过夜的那个有水的地方出发，十五时左右他碰到米格尔，可见离目的地还相当远。看来吃火鸡对我的哮喘不怎么好，因吃后有点喘了，我就把火鸡送给了帕乔。我们换了一个宿营地，挪到新发现的一条小溪边，这条小溪中午没水，到夜里才有水。下雨了，但是不冷，毒蚊子很多。

高度：七百四十公尺。

八月十二日

阴沉的一天。砍草开路的人进展很慢。这里一切照旧，吃的东西不多；明天要再杀掉一匹马，可以吃六天。我的哮喘现在维持在一个过得

去的状况。巴里恩托斯声称游击队已日薄西山了，并威胁要入侵古巴；他还是那么愚蠢。

电台广播说在蒙特亚古多发生了一次战斗，结果是我方死了一个人，是塔拉塔地区的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这倒有些象佩德罗的真名字，他是塔拉塔人。

八月十三日

米格尔、乌尔瓦诺、莱昂和坎巴到贝尼尼奥发现的那个有水的地方去安置宿营地了，然后再从那里前进。他们带了三天的食物，亦即今天杀了的帕乔的那匹马的肉。还剩下四头牲口了，一切迹象都表明，在到达有食物的地方之前，还得再杀一条牲口。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科科和阿尼塞托应该明天到达这里了。阿图罗打了两只野火鸡，都分给了我，因为几乎已经没有玉米了。查帕科表现出越来越失去平衡了，帕乔好的很快，我的哮喘病从昨天起又有厉害起来之势；现在我每天吃三片药。脚差不多已经好了。

八月十四日

黑暗的日子。活动无起色，一切照旧，到了晚上，新闻节目广播说我们派人去的那个山洞被占领了，特征描写得很精确，不容怀疑。现在我

已注定要遥遥无期地忍受哮喘病了。我们的各种文件和照片也被抢走了。这是我们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一定是有人供出了。谁呢？是个未知数。

八月十五日

一清早我派小巴勃罗给米格尔送信，叫他如果科科和阿尼塞托还不到的话，就派两个人去找贝尼尼奥，但是小巴勃罗在路上就碰上了他们，三个人就一起回来了。米格尔送口信说，他今晚到达哪里，就在哪里停下来，要我们给他送一些水去。派了达里奥去，并通知说，无论如何我们明天一早要出发，但是他遇到了莱昂，莱昂是来报告道路已修好的。

圣克鲁斯的一家电台曾顺便说到，政府军俘虏了穆尤潘巴小组的两个人，这已无疑是华金小组的，他们大概被追捕得很厉害，而且这两个被俘的人也开口招供了。天气冷了，但是我这一夜过的还不坏；还要弄破我同一只脚上的另一个脓疮。批准帕乔可以参加活动了。

有消息说在丘尤亚科又发生了一次冲突，政府军没有伤亡。

八月十六日

我们实际上走了三个小时零四十分钟，休息

了一个小时，我们走的路也比较好；骡子被一根木棍刺着了，把我从马鞍上摔了下来，我并没摔伤，我的脚有好转。米格尔、乌尔瓦诺和坎巴继续砍草开路，到达了罗西塔河。贝尼尼奥和他的伙伴们原定今天应该到达山洞，飞机到那个地区转了好几次。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巴尔加斯家的附近留下了什么痕迹，或者是有一支队伍由罗西塔河往下走或沿着格兰德河往上走。晚上我预先通知大家警惕有遭遇战的危险，大家对明天可能发生的事情做了预防。

高度：六百公尺。

八月十七日

我们一清早就出发了，九点钟到达罗西塔河。到那里之后，科科好象听到两声枪响，于是就设下了埋伏，但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由于不断地迷路，加上判断的错误，剩下的路走得很慢，十六时半才到达格兰德河，我们就在这里宿营了。我本想趁月色再继续前进，但大家太累了。我们剩下的马肉，还够两天按定量分配的，分给我够吃一天的熟玉米粒。一切迹象表明，还得再杀一头牲口。电台广播说它将介绍尼阿卡瓦苏四个山洞里所缴获的文件和实物，这说明猴子洞也被破

获了。现在的环境对我的哮喘病有好处。

高度：六百四十公尺（真是离奇，昨天是六百公尺呢）。

八月十八日

今天我们比往常出发的早，但是得涉渡四次河，其中的一处比较深，在有些地方还得开小路，因此到十四时才到达小溪边，人们累得要命，就停下来休息了。没有再进行什么活动。在这个地区有成群的尼巴里圭斯[1]，晚上还是很冷。因蒂同我说坎巴想走了；听他说，他的身体状况使他无法坚持下去了，而且他也看不到斗争的前途。当然，这是典型的胆小怕死的例子，让他走，我们的队伍会更健康一些，但是现在他知道我们要走什么路去同华金汇合，所以不能让他走。明天我要同他和查帕科谈谈。

高度：六百八十公尺。

八月十九日

米格尔、科科、因蒂和阿尼塞托出去探路，试图找一条通往巴尔加斯家的最好的道路，巴尔加斯家那里好象有一支队伍，但是没有什么新的

---

① 疑是一种蚊虫。——译者

情况，看来我们还得走那条老路。阿图罗和查帕科去打猎，他们打了一只小鹿，阿图罗和乌尔瓦诺一起放哨时还打了一只大角鹿，宿营地为此还感到紧张，因为他们放了七枪。大角鹿肉可以吃四天，小鹿肉吃一天，另外还存有菜豆和沙丁鱼，一共够吃六天的。看来，已排在屠宰名单上、下一个原要宰杀的白马得救了。我和坎巴谈了，同他说，在我们下一步任务——同华金会合——落实之前，他不能走。查帕科说他不走，因为一走就是胆小怕死，但是他希望能在半年到一年以后离开；我同意了。他谈了一大堆毫无联系的事。他不太正常。

新闻全是关于德布雷的事，对于其他的被告连提都没提。没有贝尼尼奥的消息；他本来应当回来了。

八月二十日

砍草开路的米格尔、乌尔瓦诺，以及我的"市政工程人员"威利和达里奥，进展很慢，因此我们决定在这里再呆一天。科科和因蒂什么都没打到，但是查帕科打到了一只猴子和一只鹿，我吃了鹿肉，半夜的时候气喘得很厉害。医生还在生病，腰部神经痛，影响到全身，这病使他正在

成为残废。贝尼尼奥还是没有消息，从现在起，这是件值得担心的事。

电台广播说离苏克雷八十五公里的地方出现了游击队。

八月二十一日

在原地呆了一天，还是没有贝尼尼奥等人的消息。一共打到了五只猴子，欧斯塔基奥出猎时打了四只，莫洛在猴子经过时打了一只；莫洛还是腰神经痛，给他打了一针镇静剂。我的哮喘病，吃了鹿肉就好不了。

八月二十二日

我们终于出发了，但是在出发前虚惊了一场，因为大家看见了一个人，他好象沿河滩逃跑，原来是迷了路的乌尔瓦诺。我给医生作了局部麻醉，这样他就可以骑马上路了，但是到达时身上发痛，看来他略有好转；帕乔走路了。我们在路的右边宿营，再砍一小段路的草，就能到巴尔加斯家了；明天和后天我们还有大角鹿肉，从明天起就不能打猎了。贝尼尼奥还是没有消息，他们同科科分开已有十天了。

高度：五百八十公尺。

八月二十三日

今天一天很忙碌，因为得沿着一个很陡的绝壁走；白马不肯向前走，就把它遗弃在淤泥里，连骨头都没有利用。我们到了一个猎人的小茅屋，从迹象看，最近还有人住过，我们埋伏下来，一会儿功夫就捉了两个人。他们辩解说，他们是出来查看原来安置的十个陷阱的；据他们说，在巴尔加斯的家，在塔塔伦达、卡拉瓜塔伦达、伊比塔、尤蒙等地都有政府军，他们还说两天前在卡拉瓜塔伦达发生过冲突，有一名军人受伤。这可能是贝尼尼奥由于饿了，或是受到了包围而同他们交火。猎人们说明天政府军要来捕鱼，他们分十五人到二十人一组来。大家分了鹿肉和用小兜网打到的一些鱼，我吃的是大米饭，感觉很好；医生已有所好转。广播说对德布雷的审判要拖到九月。

高度：五百八十公尺。

八月二十四日

五点三十分就起床了，我们朝着那既定的峡谷走去。先头队伍开路，走了没有几公尺，就看到对面有三个农民，我们把米格尔和他的人叫来，大家都埋伏下来，又出现八个士兵。我的指

示是让他们从我们面前的浅滩上过河，等他们快到达时就向他们开枪，但是这些士兵没有过河，他们只是转了几个圈，从我们的步枪前面走过，我们没有向他们开枪。被俘的老百姓说自己只不过是打猎的。派米格尔和乌尔瓦诺同坎巴、达里奥和猎人乌戈、古斯曼沿一条朝西的小路走，但是这条小路最终通到哪里还不得而知。整整一天我们都在埋伏着。傍晚的时候用砍刀开路的人回来了，他们拿着捉兽的用具，一只鹰和一只发烂的猫，这些东西连同最后一块鹿肉全都吃进了肚子，以后只能吃莱豆，此外，能猎到什么就吃什么。坎巴的情绪低落到极点；只要一听到有警卫队来的消息他就发抖。医生还感觉疼痛，继续吃塔拉蒙纳尔，我的情况相当不错，但是饿得厉害。政府军战报说他们又占据了一个山洞，他们有二人受轻伤，“游击队有伤亡”。哈瓦那电台说在塔佩里利亚斯发生了一次未经证实的战斗，说政府军有一人受伤。

八月二十五日

这一天平安无事。五点钟就起床了，用砍刀开路的人很早就出发了；有七个政府军来到离我们只有几步远的地方，但是他们不打算穿过。好

象是他们用枪声来召唤打猎的人，明天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打他们。开小路的工作进展得不十分顺利，因为米格尔派乌尔瓦诺来商量一件事，但乌尔瓦诺则把话传错了，而且转达时已很晚，什么事也做不成。

电台广播说在多拉多山有战斗，这好象是在华金管辖的地方，还说在离卡米里三公里的地方出现了游击队。

八月二十六日

万事不如意：那七个人来了，但是他们分开了，五个到河下游去，两个人则过河，负责埋伏的安东尼奥不到时间就开枪了，没打中，那两个人匆匆忙忙地跑去找援兵，另外五个人很快就连跑带跳地撤退了，因蒂和科科从后面向他们扑过去，但是他们凭险顽抗，把我们的人打退了。当我正在观察战斗的时候，我看见了从我们方面射出去的子弹落到因蒂和科科附近。我飞跑出去看，发现原来是欧斯塔基奥正在向他们射击，因为安东尼奥什么也没通知他。我气得简直失去了控制能力，把安东尼奥狠狠整了一顿。

我们慢吞吞地走开了，因为医生走不动了，政府军休整了一下，有二、三十人从我们对面的

小岛上进逼，同他们交火没有什么意思。他们充其量有两人受伤。科科和因蒂表现得特别果断。

本来一切顺利，但是后来医生精疲力尽，开始拖住我们的进程。晚上六时半我们停下了，没有赶上米格尔，实际上他离我们只有几公尺，同我们联系上了。莫洛呆在一个峡谷，他未能走上最后一段路。我们分开睡在三个地方。没有敌人来追赶的征兆。

高度：九百公尺。

八月二十七日

今天一天在拼命地寻找出路，结果如何，尚不清楚；我们现在离格兰德河不远，并且已越过尤蒙，但据报道，没有新的浅滩，因此，可以到那儿去，然后再沿着米格尔走过的绝壁走，可是骡子过不去。有一种可能，就是穿过一个小山脉然后向格兰德河——马西库里河方向走去，但只有明天才能知道是否可行。我们已越过一处一千三百公尺的高地，这大约是这一带最高的地方。在一千二百四十公尺高的地方睡觉，相当冷。我现在的情况很好，但医生的状况相当坏，水已经快没有了，只剩下一点点。

好消息或者说好事情是贝尼尼奥、“塌鼻子”

和胡利奥来了。他们这一行是千辛万苦的，因为在巴尔加斯和尤蒙都有军队，差一点碰上，后来他们跟着一支从萨拉迪略下来，又从尼阿卡瓦苏上去的部队，发现了孔格里小溪有三条由军队开的路。他们在十八号到过的那个“熊”营地的洞穴，已是个大约有一百五十名士兵的反游击战部队的兵营；在那儿，他们险些被发现，后来未被发觉就回来了。他们到过那个爷爷的田园，弄到一些南瓜；这是唯一的东西，因为一切都没有人照管；接着又从军队当中穿过，听到了我们的枪声并在附近过夜，以便跟随我们的踪迹赶上我们。据贝尼尼奥说，“塌鼻子”表现很好，但胡利奥两次迷了路，有点害怕军队。贝尼尼奥估计前几天华金派人到过那个地方。

八月二十八日

一天都是阴沉而且有点苦闷。我们用仙人掌果解渴，这只不过是骗骗喉咙。米格尔派小巴勃罗一人和一个猎人去找水，只带了一支小手枪。到十六点三十分还不回来，我就派了科科和阿尼塞托去找他，他们一夜都没有回来。后卫部队留在下山的地方；未能听到广播，看来有新电报。终于杀了小母马，它跟我们过了艰难的两个月，我

想尽办法要救它一命，但是当时饿得厉害，而现在只感到口渴。看来，明天也到不了有水的地方。

电台报道在塔塔伦达地区有一个士兵受伤。我有个疑问：既然他们那样细致地报道自己的伤亡人数，有什么理由要在战报的其他部分说谎呢？如果他们不说谎，又是谁在象卡拉瓜塔伦达和塔佩里利亚斯这样偏僻的地方给他们造成伤亡呢？除非华金分成两部分人或有一些新的、独立的游击中心。

高度：一千二百公尺。

八月二十九日

沉郁而且相当苦闷的一天。用砍刀开路的人进展很少，有一次还弄错了方向，以为是向马西库里河走去。我们在一千六百公尺高的地方扎了营；这个地方比较潮湿，有一种竹子的心可以略为解渴。有几个同志：查帕科、欧塔基奥和“中国人”，因缺水而情绪低落。明天必须向着离水最近的地方进发。赶骡的人忍耐力相当好。

电台没有重大消息；主要是审讯德布雷一案一周又一周地拖下去。

八月三十日

情况已开始变得使人烦恼；用砍刀开路的人

常常晕倒。米格尔和达里奥喝尿了，“中国人”也如此，结果不好，泻肚和抽筋。乌尔瓦诺、贝尼尼奥和胡利奥从一个峡谷下去找到了水。他们通知我说骡子下不去，我就决定同“塌鼻子”留下来，但因蒂带着水上来，于是我们三人留下来，吃母马肉。电台留在下面，所以没有听到消息。

高度：一千二百公尺。

八月三十一日

早上阿尼塞托和莱昂下去侦察，十六时回来，说过了水源以后，宿营地的骡子就有路可走。不好走的是在到达水源之前，但我去看了，牲畜是可以过去的，于是，我命令米格尔明天在最后的一个绝壁开一条岔路，再继续向前开路，由我们把骡子带下去。马尼拉有电报，但未能抄收到。

本月小结

毫无疑义，本月是作战以来最糟的一个月。一次沉重的、尤其是心理上的打击，是失去了藏有文件和药品的所有山洞。月底失去了两个人，接着是吃马肉行军，这使人们的士气低落，第一次有人提出要离开我们，这个人就是坎巴，如果

这件事不是在目前情况下发生的话，那实际上是对我们有利的。与外面和华金失去联系，再加上从华金那儿被俘虏的人招供了，也使部队士气有点低落。我的病使更多的人失去信心。这一切反映在我们在本月的唯一的一次战斗里，这次战斗本应造成敌人的一些伤亡，但结果只打伤了一个人。另外，在山沟里困难地行军，又缺水，暴露了人们的一些消极面。

本月最重要的特点有：

一、仍然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而且没有多大希望能在最近联系上。

二、仍然没有农民参加我们的队伍。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很少与农民来往。

三、士气低落，但愿是暂时的。

四、政府军的作战效力和进攻能力没有增加。

目前正处在我们的士气和革命意志低落的时候。最迫切的任务仍然与上个月相同，即：恢复联系，增加战斗人员，补充药品和装备。

应该看到，因蒂和科科越来越明确地显示出他们可以成为革命干部和军人。

九月一日

清早我们把母骡子都带了下来，出现了一些波折，如公骡子从峭壁上掉下来。医生尚未恢复健康，但我已恢复了，我带着母骡子走路走得很好。路比想象的远，到了十八点十五分我们才觉察到我们已到了奥诺拉托家的小溪。米格尔全速继续前进，但刚到大路，天就完全黑了；贝尼尼奥和乌尔瓦诺小心地前进，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现象，于是占领了那间屋子，屋子是空的，只是多了几个供军队用的营棚，也没有人。我们找到了面粉、猪油、盐和几头小羊，杀了两头，再加上有面粉吃，简直成了一次盛宴，但是烹饪的过程却使我们等候了一整夜。清晨离开，在小房子和路口留了岗哨。

高度：七百四十公尺。

九月二日

清晨退到田园，在房子里留下埋伏，由米格尔负责，科科、巴勃罗和贝尼尼奥参加。另一边留下岗哨。八点时，科科来告诉我说，有个赶牲口的人来找奥诺拉托，他们总共是四个人；我命令科科让其余的三人也过来。这些事耽误了时间，因为从我们的所在地到那间房子有一小时的路

程。到十三点三十分，响了一些枪声，后来知道是有个农民带领一名士兵和一匹马过来，当时同庞博和欧斯塔基奥一起放哨的“中国人”叫了一声：有一个兵！并扳了一下枪。那个兵向他开枪后逃跑，庞博开枪，把马打死了。我很严厉地训了他们一顿，因为这已到了无能的极点；可怜的“中国人”，不知如何是好。我们释放了在这段时间中进来了的那四个人和我们俘虏的那两个人，把他们都送往马西库里上游去。以七百元向赶骡子的人买了一头小公牛，给了乌戈一百元工钱，并付给他五十元作为从他那里拿去的一些东西的代价。被打死的马原来是因腿瘸而留在奥诺拉托家的。赶牲口的人们说奥诺拉托的老婆埋怨政府军打了她丈夫，并且把她所有的东西都吃光了。八天前，当赶牲口的人路过时，奥诺拉托正在巴列格兰德医治老虎的咬伤。不管怎样，房子里原来是有人的，因为我们到时，还有火。由于“中国人”的过错，我就决定晚上动身，走同赶骡人相同的方向，并设法到第一幢房子，这是从士兵人数可能不多而且仍在后撤的估计出发来决定的，但是我们动身太晚了，到三点四十五分才过了浅滩，没有找到那一幢房子，就在小道上睡觉

等待天亮。

电台广播了一个不好的消息，说在卡米里地区消灭了由一位名为华金的古巴人率领的十人小组；不过，消息是美国之音播的，本地电台什么也没有说。

九月三日

同照例的星期天一样，今天有冲突。清早我们沿马西库里河下游找路，一直找到这条河的出口处，然后沿着格兰德河的上游走了一段；十三时，因蒂、科科、贝尼尼奥、小巴勃罗、胡利奥和莱昂出发，设法到那幢房子去，如果那儿没有政府军，就在那儿购买改善我们的生活的商品。开始时，这个小组抓了两名雇工，这两名雇工说那房子的主人不在，也没有政府军，并说可以弄到相当多的食品。其他方面的情况：昨天有五名士兵骑马飞快地走过那幢房子，没有停留。两天前，奥诺拉托带领他的两个孩子回家时，路过这儿。到了庄园主家时，发现四十名士兵刚到，发生了一场混战。我们的人至少打死了那个带狗的士兵。士兵包围了他们，但听到呼叫声时，就撤退了。我们连一粒米都没有拿到。飞机在这个地区上空飞旋，好象在尼阿卡瓦苏一带发射了几个

小火箭。农民的另一个报告：这一带从来没有见过游击队，有关这方面的消息是从昨天路过的赶骡人那里听到的。

美国之音再次报道了与政府军作战的消息，这次提到何塞·卡里略，说他是十人小组中唯一活着的人。可是这个卡里略就是已成累赘的人之一，即帕科，而这次歼灭战发生在马西库里，因此，一切都似乎表明这只不过是个大骗局。

高度：六百五十公尺。

九月四日

由米格尔率领的八人小组在从马西库里到奥诺拉托的路上埋伏下来了，一直到十三点没有出现情况。在这期间，"塌鼻子"和莱昂很吃力地带来一头母牛，后来找到两头非常好的驯服的公牛。乌尔瓦诺和坎巴沿河往上走了十公里左右，必须涉渡四次，其中有一个渡口有点深。把小牛杀了，并征求几个人自愿去寻找食品并打听消息：被挑选的有：因蒂、科科、胡利奥、阿尼塞托、查帕科和阿图罗，由因蒂率领；帕乔、庞博、安东尼奥和欧斯塔基奥也表示愿意去。给因蒂的指示是：拂晓时到那房子，观察动态，如果没有士兵，就要弄到一些食物，如果有，就绕过房子继续前进；

设法俘虏一个士兵；要牢记最根本的问题是不要遭到伤亡，要非常谨慎。

电台报道在巴多·德尔耶索（离十人小组被消灭的地方不远）的一次新冲突，打死了一个人，这就说明华金之事似乎是个骗局；另外，详细地介绍了"黑人"的特征，他是秘鲁医生，在帕尔马里托被打死，然后被送到卡米里。"秃子"曾协助识别他。看来这个死者是真的，其他可能是假造的，即使有也是那些累赘的人。无论如何，这些现在把报道重点转移到了马西库里和卡米里的战报有点古怪。

九月五日

今天一天没有变化。一直等待着结果。四时三十分，派出的小组回来了，带了一只骡子和一些商品。庄园主莫隆的家有政府军士兵，他们的狗曾经几乎发现我们这个小组；看来，他们是夜间行动的。小组成员绕过这家，穿过丛林向蒙塔尼奥家走去，那儿没有人，但有玉米，拿了一公担。十二点左右过了河，到了对岸的两家人家。有一家的人都逃跑了，我们的人没收了他们的骡子，另一家人不太愿意给予协助，不得不进行威胁。他们说到现在为止从没见过游击队，只有一个小

组（就是我们）在狂欢节前到过佩雷斯家。我们派出的小组在白天时就往回走，等到天黑才绕过莫隆的家，一切都很好，但阿图罗迷了路，他就在路上躺下睡觉，花了两小时去找他。这个小组成员留下了一些足迹，如果牲畜不踩掉的话，就容易追踪，其次他们一路上也丢失了一些东西。人们的情绪立刻变了。

电台报道说未能识别被打死的几名游击队员是什么人，但是任何时候都可能有新的消息。战报全译出来，说"拉丁美洲组织团结会议"是个胜利，但玻利维亚代表团一团糟；玻利维亚共产党的阿尔多·弗洛雷斯企图冒充为民族解放军的代表，不得不辟谣。他们要求科列派一人去讨论；洛萨诺家被搜查，他本人转入地下。可能拿德布雷对换。就是这些，很显然，他们没有收到我们最近的一次电报。

九月六日 贝尼尼奥

贝尼尼奥的生日看来是可以大庆祝一番的：清早用带来的粮食磨一点面粉，并喝了加糖的马黛茶。接着，米格尔率领八人埋伏下来，莱昂又抓了一头小牛准备带走。时间比较晚（十点多），他们还不回来，我就派了乌尔瓦诺去通知他们十

二点时停止埋伏。几分钟后，听到一声枪响，接着是一排子弹，并向我们的方向打了一枪。当我们进入阵地时，乌尔瓦诺跑步回来，说遇上了一支带狗的搜查队。我们有九个人在那边，又不知道他们确实的位置，我非常着急，把路修了一下，但没有修到河边，然后派莫洛、庞博、坎巴和科科顺着路走。我原来打算，如果情况容许的话，一面把背包转移过去，一面与后卫建立联系，一直到他们跟上来；另一方面，我们这个组有中埋伏的可能。然而，米格尔穿过丛林，带着全部人归队了。事情的经过是：米格尔前进时，没有在我们的那条小道上留岗哨就去找牲畜，莱昂听了狗叫声时，米格尔为了预防万一，决定撤退，正在这时，听到枪声，并察觉到有一支搜查队从他们和丛林之间的一条小道来到眼前，这时，他们就穿过丛林。

我们安然撤退了，带了三只骡子和三头牛，过了四个渡口后（其中有两个不好过），就在离原宿营地七公里的地方扎营，我们把母牛杀了，吃了一顿很丰盛的饭。后卫队报告说在宿营地的方向听了长时间的枪声，机关枪声也不少。

高度：六百四十公尺。

九月七日

走得不多，只涉渡了一次河，后来因遇到了绝壁而发生困难，米格尔决定扎营，等他们回来。明天要好好侦察。情况如下：尽管飞机曾飞到原来的宿营地，电台甚至说我是小组的领导人，但是飞机已不在这一带找我们了。我的疑问：他们是害怕吗？可能性不大。他们是认为我们不可能往前走吗？根据我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加上他们所了解的情况，我想他们不会这样认为的。想让我们前进然后在某一个险要的地方等我们吗？可能。是否认为我们会坚持在马西库里一带来找补给？也可能。医生比以前好多了，但我的病又复发，整夜不能入睡。

电台报道了何塞·卡里略（即帕科）提供了重要情报的消息；应当惩罚他。德布雷提到帕科对他的控告时，说自己有时打猎，所以人们看到他带枪。南十字星座电台说在格兰德河河边找到了女游击队员塔妮亚的尸体；看来，这条消息不如“黑人”的消息象真的。据该电台报道（只有这一家报道），尸体被带到圣克鲁斯。高原电台没有报道。

高度：七百二十公尺。

我同胡利奥谈了话；他很好，但他感到缺少联系，也没有补充人员。

九月八日

平静的一天。从早上到晚上都有八人埋伏下来，由安东尼奥和庞博负责。牲畜在一片竹林里吃得很好，公骡子的撞伤正在痊愈。阿尼塞托和查帕科沿着河的上游去侦察，回来说可供牲畜走的路是比较好的；科科和坎巴过河时，水到胸部，他们爬上对面的小山，但侦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我派米格尔和阿尼塞托去，经过更详细的侦察后，米格尔说要带牲口过去是十分困难的。明天我们要在这一带再侦察，因为总有可能使牲畜不载东西从水里过去。

电台报道巴里恩托斯参加了女游击队员塔妮亚的葬礼，给她安排了一个“基督教式的坟墓”。然后他到了毛里西奥港，即奥诺拉托的家；他向受骗的玻利维亚人（即那些没有得到已答应要发的工资的人们）建议：把两手放在前额上到政府军的驻营地去报到，就概不追究。有一架小飞机从奥诺拉托家的上空向下进行轰炸，好象是为巴里恩托斯表演。

布达佩斯一家报纸批评切·格瓦拉是个悲惨

的、看来不负责任的人物，并向在实际面前采取实际态度的智利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态度表示敬意。我真恨不得能取得政权，以便撕下形形色色的胆小鬼和走狗的假面具，当面把他们的下流行径捅出来。

九月九日

米格尔和"塌鼻子"去探路，回来时说可以过河，但牲口要游过去，人可以从浅滩走。在左岸有条相当大的溪流，将在那边扎营。埋伏仍然由八人搞，由安东尼奥和庞博负责；没有什么情况。我同阿尼塞托谈了，看来他很坚定，尽管他认为有几个玻利维亚人有些松懈；他埋怨科科和因蒂不做政治工作。我们把母马肉吃完了，只剩下四只脚，准备早上煮汤。

电台广播的唯一消息是德布雷的审讯，起码要推迟到九月十七日。

九月十日

今天过得不好。开始时很好，但不久牲畜不愿走这么坏的路，最后，公骡子走不动，留在后面，不得不把它留在对岸。这是因河水突然上涨而由科科作出的决定，可是在对岸留下四件武器，其中有莫罗的武器和贝尼尼奥的三颗反坦克炮

弹。我带着母骡游过去，但把鞋丢了。现在穿着拖鞋，这就使我很不舒服。“塌鼻子”用一块胶布把自己的衣服和武器包好，水正在猛涨时就跳下水，结果把东西全丢了。另一只母骡子耽搁了，单独跳下过河，但因过不去不得不把它拉回来。当莱昂想带着母骡子重新过去时，人和牲口都差点儿淹死了，因为急风骤雨已来到。最后，我们全都到达目的地——小溪。医生情况非常坏，一夜呻吟，四肢神经痛。我们原来计划让牲畜从这儿再游过另一个地区，但是由于涨水，起码到退潮前这计划不能实现。另外，有飞机和直升飞机在这一带飞行，直升飞机使我感到不妙，因为可能在河一带留下埋伏。明天要派人沿着河和小溪上溯去探路，以便明确我们在何地。

高度：七百八十公尺。路程：三到四公里。

忘了一件事：在过了六个多月以后，我今天洗澡了。好几个人都达到了这个纪录。

九月十一日

平静的一天。派人沿着河和小溪的上游去侦察。黄昏时，到河上游侦察的人回来，说河水下降以后，可能过得去，并说有些河滩可以走牲口。贝尼尼奥和胡利奥到小溪去侦察，侦察得很粗糙，

十二点就回来了。“塌鼻子”和科科在后卫队伍的保护下，去找留在后面的东西，把公骡带过来，只留下一个装有机关枪子弹带的麻袋。

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中国人”来告诉我，“塌鼻子”当着他的面烤了一整块肉排吃。我很生“中国人”的气，因为他本有责任加以制止，可是一调查，事情更加复杂，因为无法确定“中国人”是否批准吃。“中国人”向我请求调职，我就又任命庞博负责，无论如何，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好受的。

上午电台有消息说巴里恩托斯断定我早已死去，一切都是宣传。到晚上，电台广播宣布悬奖五万元（即四千二百美元）来征求提供有助于生俘我或击毙我的情报。看来，武装力量给了他一个〔　〕①。在这个地区散发了传单，大概介绍了我的特征。雷克特兰说巴里恩托斯是考虑心理作用而悬这笔奖的，因为人们都知道游击队员是顽强的，并准备打持久战的。

我同小巴勃罗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与大家一样，他对我们与外界隔绝很担心，认为我们的

---

① 原稿看不清楚。——编者

根本任务是同城市恢复联系。但是他表现坚强，有决心，他表示要“誓死保卫祖国”，要干到底。

九月十二日

这一天是以一个悲喜剧性的插曲开始的：正好在六点，即起床时，欧斯塔基奥来通知说有人在沿着小溪前进；我叫大家严阵以待，所有的人都动起来；安东尼奥说看见了他们，我问他来几个人，他用手势说来了五个。结果是一个错觉，这对部队的士气是危险的。大家立刻谈论起精神病来。后来我同安东尼奥交谈了一下，显然，他有些不正常，他眼泪都流出来了，但否认有任何心事，说只是睡眠不足的影响，他是因为站岗时睡觉后来又不承认而被罚当六天助手。查帕科因违反命令而被罚当三天助手。晚上他找我谈话，要求调到前卫队伍，说是由于同安东尼奥合不来。我不同意调。因蒂、莱昂和欧斯塔基奥出去详细侦察小溪的情况，看是否可以从远远能看到的大山那边过去。科科、阿尼塞托和胡里奥沿着河的上游去侦察浅滩的情况，看如果要从那儿继续前进的话，如何带牲口。

看来巴里恩托斯的悬奖引起了某些震动；至

少是有个发狂的记者说，我危险性这样大，给四千二百美元太少了。哈瓦那电台报道“拉丁美洲组织团结会议”收到民族解放军的支持电，真是精神感应的奇迹！

九月十三日

侦察人员回来了：因蒂一组全天沿小溪上游走；在相当高、相当冷的地方睡觉；看来小溪发源地是在对面向西蜿蜒的一条山脉。牲畜过不去。科科及其同伴设法过河，没有成功；穿过了十一个绝壁才到估计是拉·佩斯卡河的峡谷，那儿有住过人的迹象，田园被烧过，留下一头牛。牲畜要过河，只有同我们一起乘木筏过去。我们设法这样做。

我同达里奥谈了话，向他提出如果他想回去就可以走的问题；开始他回答说，出去是非常危险的，但我警告他，这里不是个避难所，如果愿意留下就得下决心永远留下。他说可以并说会改正自己的缺点。等着看吧。

电台唯一的消息就是他们那个拿来蒙骗德布雷父亲的谣言，并借口不愿使辩护变成政治宣传而把德布雷准备进行辩护的所有文件，全都没收了。

九月十四日

疲劳的一天。七点时米格尔带着整个先头队伍和“塌鼻子”出发，给他们的指示是沿着那边尽量前进，并在不好过的地方造木筏；安东尼奥和整个后卫队伍埋伏下来。在“塌鼻子”和威利知道的小山洞里留下两支M—1式步枪。到了三点三十分时还没有消息，我们就动身了。

无法骑着骡子行走，我的哮喘病开始发作，不得不把牲畜让给莱昂，自己步行前进。命令后卫队伍，如果没有改令，就在十五点动身。十五点左右小巴勃罗回来说公牛已在牲畜过河的地方，并正在上游一公里远的地方造木筏。我等着牲畜到达，但直到派人去帮助以后，他们才于十八点一刻回来。这时，两只公骡子过去了（公牛已过了），我们就继续拖着疲倦的步伐走到木筏所在地，到时，有十二人还在这边，只过了十人。我们就这样分成两批人过夜，把剩下的、有些腐烂的牛肉吃完。

高度：七百二十公尺。路程：两、三公里。

九月十五日

今天走的路程比较长：有五、六公里，但没到拉·佩斯卡河，因为牲畜要过两次河，而有一

只母骡子死也不肯过。还得渡一次，并要侦察母骡子是否可以过。

电台报道洛约拉被捕的消息。一定是那几张照片连累了她。我们的公牛死了，当然是在我们那位屠夫手里死去的。

高度：七百八十公尺。

九月十六日

一整天都花在制造木筏和渡河上，只步行了五百米，走到那个有一处小泉头的营地。渡河是用一只很好的木筏从两岸拉纤来进行的，渡得顺利。最后，当我们把安东尼奥和查帕科二人单独留下时，他们闹了一场，查帕科骂了安东尼奥，安东尼奥就给了他六天的处罚；我尊重了这一决定，虽然我不能肯定这是公正的。晚上，由于欧斯塔基奥揭发“塌鼻子”多吃了一些东西，又闹了一场；原来是为了猪皮上的一点油。这是吃饭问题所引起的又一个麻烦。医生向我提出了另一个小问题，即他的病以及由于胡利奥的某些言论而引起其他人对他的病的看法；看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

高度：八百二十公尺。

九月十七日　　　　　　　小巴勃罗

今日是进行口腔治疗日，给阿图罗和查帕科拔掉几颗牙齿。米格尔一直侦察到河边，贝尼尼奥侦察到大路；结果是：毛驴可以上去，但先要涉渡几次河。小巴勃罗是我们游击队里最年轻的，他今天二十二岁生日，为了给他做生日，煮了一点大米饭。

无线电只传来了审判延期和抗议逮捕洛约拉·古斯曼的消息。

九月十八日

七时开始行军，但是米格尔很快就带来了消息，说在拐弯以后看到了三个农民，不知道他们是否看到了我们；于是下令把他们扣留起来。查帕科又照例闹了一场，指责阿图罗从他的弹匣子里偷了十五颗子弹；这个人很糟糕，唯一好的地方是：虽然他是同古巴人争吵，但没有一个玻利维亚人理他。毛驴走了整段路，没有涉水，但是，当越过一处峡谷时，我们的一头黑母驴掉下去了，滚了约五十公尺，受了伤。抓了四个骑着驴子正在去皮拉伊潘迪河的农民，这条河在此地上游一列瓜远。这些农民们告诉我们，在格兰德河岸，阿拉迪诺·古铁雷斯正在同他的人们在那里

打猎和捕鱼。贝尼尼奥做了一件极端不谨慎的事，自己露了面，又让古铁雷斯以及他妻子和另一个农民走了。我得悉后，事情闹大了，我称这种做法是叛卖行为，这使得贝尼尼奥大哭了一场。通知了所有这几个农民，明天他们要同我们一起出发去西塔诺，即他们住的村子，离此地六至八列瓜远。古铁雷斯和他妻子很滑头，好容易才使他们向我们出售食物。现在电台广播说，洛约拉"由于害怕游击队报复"两次企图自杀，有几个即使不是与我们有牵连也至少是对我们抱同情的教师被捕了。看来洛约拉家里被搜出了不少东西，但是如果一切取决于岩洞的那些照片，那是不足为奇的。

傍晚时，那架小型飞机和那架野马式飞机在这一带盘旋，来势可疑。

高度：八百公尺。

九月十九日

我们出发时间不早，因为那几个农民找不到他们的牲口。最后，在我大发了一顿脾气之后，我们就带着这一串囚徒出发了。我们同莫罗一起走得很慢，到达河的支流时，听到消息说，又抓到了三个人。先头队伍刚出发，打算到达离此两

列瓜远的一个种有甘蔗的庄园。开头两个列瓜走起来很长很长，现在这两列瓜走起来也很长很长。约晚上九时，到达庄园，它只不过是一片甘蔗田，后卫队伍到达时，已是二十一时之后了。

我同因蒂谈了一次话，谈到他在吃饭方面的某些弱点，他很窘地回答我说，是的，他愿等到我和他两人单独在一起时作一次自我批评；但是他否认了某些指责。我们翻越了一些一千四百四十公尺的高地，现在我们位于一千公尺的地方；从此地到卢西塔诺有步行三小时的路，照悲观者的说法也许是四小时。我们终于吃了猪肉，爱吃甜食的人吃足了黑糖渣。

广播一再提到洛约拉，教师们正在罢教，被捕者之一依格拉斯工作的那所中学的学生们在绝食，石油工人也为了成立石油企业一事准备罢工。

时间的一个标志：我的墨水用完了。

九月二十日

我决定十五时出发，以便在傍晚时到达卢西塔诺村，因为据说三个小时就能到达，但是各种各样的麻烦事耽误了行程，直到十七时才出发，而且到了山脊上天就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尽管我

们点着了一把火炬，我们还是直到二十三时才到达阿拉迪诺·古铁雷斯的家，他家算不上一个什么杂货店，虽然也弄到了一些雪茄烟和另外一些什物；衣物一点也没有。我们打了一下盹，准备三时动身，向据说离此四列瓜的阿尔托赛科去。占据了村长的电话，但多年来已不能用，而且电话线也断了。村长名叫巴尔加斯，担任这职务没多久。

广播没有什么重要消息；我们翻越了一些一千八百公尺的高地，卢西塔诺位于一千四百公尺高的地方。

走了约两列瓜的路，到了该村。

九月二十一日

三时，乘月色明亮出发，走事先已探听好的路，一直走到九时左右，杳无人烟，翻越了二千零四十公尺的高地，这是我们所到的最高处。此时我们遇到了一对赶牲口的，他们给我们指点了去阿尔托赛科的路，尚离两列瓜远，下半夜和早上一起才走了不过两列瓜。一到达洼地的最初几幢房子，我们就购买了一些食物，到乡长家的厨房去做饭，后来我们又到一个玉米磨坊，位于皮拉伊米里河岸，利用水力发动（高度一千四百公

尺)。人们很害怕，一见到我们就想躲开，我们由于太不够机动灵活，浪费了很多时间。到达阿尔托赛科的两列瓜路，从十二点三十五分走到五点。

九月二十二日

我们这支中段队伍到达阿尔托赛科时，发现村长大概昨天已经外出报告我们到了这一带；作为报复，我们没收了他的整个杂货店。阿尔托赛科是一个五十户的小村落，地处海拔一千九百公尺，人们以又惧怕又好奇的混杂心情来迎接我们。我们的采办机器开动了，我们很快就在营房(这是一座离水源不远的荒废的房屋)里有了数量相当可观的食物。本来应该从巴列格兰德来到的小卡车没有来，这也许是证实了村长已经去报告了，不过，我不得不顶住他老婆的哭求，她哀求我们看在上帝和她的子女份上付款给她，我没有答应。晚上，因蒂在学校(只有一、二年级)里对十五名莫名其妙、一声不响的农民讲了话，向他们解释我们革命的意义，唯一发言的是那个教员，他问我们是否在市镇里作战。他是一个集合了狡猾的农民、文人和天真的儿童三者于一身的人；他问了一大堆有关社会主义的事。一个小伙子自

告奋勇愿意给我们带路，但是他叫我们提防那个教员，说教员是个狐狸。我们一时三十分出发，向圣埃伦娜去，十时到达。

高度：一千三百公尺。

巴里恩托斯和奥万多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公布了文件中得到的一切材料，并宣布华金的那一股已被消灭了。

九月二十三日

那地方是一处美丽极了的桔子园，还有相当大量的水果。一整天都是休息和睡觉，但是不得不派许多人去放哨。一点钟起床，两点钟出发去洛马·拉尔加，拂晓时到达。翻越了一千八百公尺的高地。大家的负重很大，行军很慢。我吃贝尼尼奥的饭吃撑了肚子。

九月二十四日

我们到达了名为洛马·拉尔加的村落，我肝病发作，呕吐。人们来来去去，没有什么结果，已精疲力竭。我决定在去普希奥的路的交叉处过夜，唯一留在家里的一个农民卖给我们一头猪，我们把它宰了；这农民名叫索斯特诺斯·巴尔加斯；其余的人一见我们就跑了。

高度：一千四百公尺。

九月二十五日

很早就到了普希奥，但是那里有人前一天在下边见到过我们；也就是说，本巴广播电台已在注视着我们。普希奥是位于一处高地上的小村落，人们一见我们就逃了，后来又逐渐前来，对待我们不错。清晨一个警察走了，他原来是从丘基萨卡的塞拉诺前来拘捕一个债户的；我们位于三个省的交叉点。骑驴子走路变得危险了，但是我设法使医生尽可能舒服一些，因为他身体十分弱了。农民们说他们不知道这整片地区有什么军队。我们走走停停，走到特兰卡·马约，在路边睡觉，因为米格尔没有采取我所要求的安全措施。依格拉斯的村长就在这一带，我们给哨兵下令要抓住他。

高度：一千八百公尺。

因蒂和我二人同坎巴谈了一下，坎巴答应陪同我们一直到看见依格拉（普卡拉附近的一个地点）为止，然后他设法动身向圣克鲁斯去。

九月二十六日

败仗。我们黎明时到达皮卡乔，大家都兴高采烈，这是我们所达到的最高点，二千二百八十公尺；农民们对我们很好，我们不怎么顾虑地继

续前进，尽管奥万多已经保证随时可能抓到我。到达依格拉时，一切全变了样：男人全不见了，只有几个妇女。科科到电报员那里去，那边有电话，他拿来了二十二日的一个通知，是巴列格兰德的副县长通知村长说，有情报表明这一带有游击队，一有消息，就要通知巴列格兰德，费用由巴列格兰德方面支付；村长已经跑掉了，但是他的女人担保今天没有通过话，因为邻近的市镇哈奎正在过节日。

十三时，先头队伍出发，打算到达哈奎，在那里处理驴子和医生的问题；不久之后，我正同该镇留下的唯一一个惊恐万状的人谈话时，来了一个古柯硷商人，他自称来自巴列格兰德和普卡拉，没有看见到什么。而且，他神经紧张得很，我还以为这是因为看见我们的缘故，我就把他们二人放了，尽管他们对我们撒了谎。正当我出发向山脊的顶端去时，大约在十三时三十分，从整个峭壁传来的枪声，表明了我们的人中了埋伏。我在小镇里组织了防御，以等候幸存者回来，我留下了一条通格兰德河的路为出口。不久，贝尼尼奥来到，他受了伤，后来又来了阿尼塞托和小巴勃罗，后者的一只脚不好使了；米格尔、科科

和胡利奥牺牲了，坎巴失踪了，留下背包。后卫队伍迅速沿路前进，我跟着他们，还牵着那两头母驴。后面的人受到很近的火力的射击，耽搁了，因蒂失去了联系。我们在一处埋伏地点等了他半小时，受到山脊上更猛烈的火力的射击，就决定不等他了，但是过了一会，他追上了我们。此时我们发现莱昂失踪了，因蒂说，他在出来时经过的河边小路上看见过莱昂的背包。我们看到一个人沿着河谷急步地走着，我们判断是他。为了扰乱敌人，我们把驴子往河谷下赶，我们自己则沿着一个小河谷前进，不久就到了有苦味水源的地方，十二时睡觉，因为不可能再前进了。

九月二十七日

四时恢复行军，打算找到一处上山的地点，七时找到了，但却在与我们原先的打算相反的一边；前面有一片光秃的山脊，外表看来是没有什么危险的。为了躲避飞机，我们再上高一点，到了一处十分稀疏的树林，在这里发现了那山脊原来有一条路。一整天都没有人走过这条路。黄昏时，一个农民和一个士兵登上山脊，一直到正中处，玩了一会儿，没有看见我们。阿尼塞托刚刚侦察过，看到在附近的一座房子里有一大批士兵，

这条路对我们来说本来是最方便的，但现在已被切断了。上午我们看到附近一个山脊有一队人上山，他们的物品在太阳光下闪耀，到中午，听到了零星的枪声和几梭连发的枪声，后来，听到有人叫喊："就在那里"；"出来"，"你们出来不出来"，还有枪声。我们不知那个人的遭遇如何，估计可能是坎巴。我们黄昏时动身，打算从另一边下去，到水边，结果到了一处比前一次稍为稠密一点的树丛。只好就在河谷内找水，因为一片大绝壁拦住了去路。

广播电台播送了一个消息，说我们同加林多那一连发生了冲突，遗尸三具，尸体将要运到巴列格兰德去辨认。看来没有抓到坎巴和莱昂。这次我们的损失十分大；最大的损失是失去了科科，但是米格尔和胡利奥也是很了不起的战士，他们三个人的品格，都是无法估价的。莱昂画得一手好画。

高度：一千四百公尺。

九月二十八日

苦闷的一天，有时简直象是我们的末日。清早运来了水，差不多紧接着，因蒂和威利就出发去寻找河谷的另一处下山的路，但是他们很快就

回来了，因为整个山脊都被一条路穿过，一个骑马的农民正在路上走。十时，有四十六个士兵背着背包，经过我们对面，拖了大半天才走了。十二时，又出现了另外一批，这次是七十七个人，而且此时还听到了一声枪响，士兵们就摆开了阵势；军官下令下到峡谷去，似乎是到我们这里来，但是，最后，他们通了无线电，军官似乎满意了，就继续行军。我们的躲避处是抵挡不了来自上方的攻击的，假如他们发现了我们，那末我们逃脱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后来，又走过了一个掉了队的士兵，带着一只狗，狗已经很疲乏了，士兵牵着它，要它走。再后来，又来了一个农民，给一个掉了队的小兵带路。过了一会儿，农民转回来了，一切都太平，但是枪响时，心情的确十分不好受。所有走过的士兵都带着背包，使人看到了觉得他们正在撤退，夜间那座小房子没有看到灯光，也没有听到通常在黄昏时为了彼此打招呼而发射的枪声。明天我们要整天对这个村落进行侦察。毛毛细雨打湿了我们的身体，但我觉得这雨还不足以把痕迹冲刷掉。

广播电台宣布已辨认出了科科，还广播了有关胡利奥的含糊不清的消息，他们把米格尔误作

安东尼奥，并宣布了他在马尼拉的任职。开始时他们散布了我阵亡的消息，但后来又更正了。

九月二十九日

又是紧张的一天。因蒂和阿尼塞托一早出去侦察，一整天监视那座房子。路从一清早就有人走，上午十一、二点时，一些不背背包的士兵来来去去走过这条路，另一些士兵牵着不驮货的毛驴从下往上走，然后又载了东西转回来。十八点十五分，因蒂回来报告说那十六个士兵进入了那个田园以后，再没有看到他们，看来毛驴是在那里装上东西的。鉴于这些情况，很难下决心走这一条最容易走、按理最应该走的路，因为很可能有伏兵，而且无论如何，那座房子里有狗，会暴露我们在这里。明天派两支侦察队：一支去原处，另一支设法沿着峭壁尽量往上走，看看那边有没有去路，也许要横越士兵们走的那条路。

广播电台没有报道任何消息。

九月三十日

又是紧张的一天。上午智利的巴尔马塞达电台报道，陆军的高级人士宣称已经把切·格瓦拉围困在一处森林河谷之中。各地电台却保持沉默；看来可能是一次出卖，他们确信我们是在这

一带。过了一会儿，士兵们又开始来来往往。十二时，四十人端着枪分队走过，到了那座房子，驻扎下来，并神经紧张地放哨。阿尼塞托和帕乔报告了这个情况。因蒂和威利回来报告说，格兰德河离此二公里，成直线，河谷上方有三座房子，可以在一些不被人家从任何一边看到的地方宿营。找了水，二十二时开始疲劳的夜行军，由于“中国人”在黑夜里走得很慢，行军时间被拖长了。贝尼尼奥很好，但是医生尚未恢复健康。

本月小结

这个月本来是休整的一个月，几乎做到了这一点，但是米格尔、科科和胡利奥中了埋伏，把事情全弄坏了。我们接着就处于危险的境地，而且还失去了莱昂；坎巴的工作全是检来的。

我们有过小的接触，打死了一匹马，打死打伤士兵各一人，乌尔瓦诺同一支巡逻队交过火，我们又在伊格拉中了那次倒霉的埋伏。我们已经放弃了驴，我估计我们会长时间没有这种牲口使用了，除非我的哮喘病又发作。

另一方面，有关另一批人牺牲的若干消息，似乎是真的，这批人应该当作已被消灭了，虽然也可能还有一小股人在四处流动，避免同陆军接

触，因为有关七人一起被打死的消息似乎是假的，至少也是夸大的。

（这个月的）特点同上个月一样，只不过现在陆军的行动表现得更加扎实，农民群众一点也不帮助我们，而且变成了告密者。

最重要的任务是溜出去，寻找更加合适的地区；其次是设法接上关系，尽管在拉巴斯的整套机关都被打散了。我们在那里也受到沉重的打击。剩下来的人们的士气仍然相当不错，唯一使我不放心的是威利，如果不同他谈谈，他也许会趁某一个乱子的机会跑掉的。

十月一日

高度：一千六百公尺。

本月份的第一天平安度过。拂晓时到达一块稀疏的小森林，在那里驻扎下来，并在附近若干地点放哨。那四十个人沿我们本来想占领的那个河谷走了，走时打了几枪。十四时，听到最后的几声枪；那些小房子似乎没有人，虽然乌尔瓦诺看到有五名士兵下来，但哪一条路都没有走。我决定在这里再留一天，因为这地方环境不错，退路有保障，敌军的一举一动我们历历在目。帕乔同“塌鼻子”、达里奥和欧斯塔基奥一起去找水，

二十一时回来。查帕科煮了煎物，吃了一点点腌肉，因而就不怎么觉得饿了。

没有消息。

十月二日 安东尼奥

一整天不见到士兵的踪迹，但是一些由牧犬率领着的山羊经过了我们的阵地，狗叫了。我们决定经过最靠近河谷的一个田园出去，十八时开始下山，时间原来很充足，可以不慌不忙地到达目的地，在渡河前还来得及烧饭，只是“塌鼻子”迷了路，后来又坚持要继续走。当我们决定回去时，我们迷了路，在高地上过了夜，无法煮东西，渴得很。电台解释了三十日士兵们摆开阵势一事，其根据是南十字星座电台传播的消息，陆军发出公报说在基尼奥尔山谷同我们一小股人发生遭遇，双方无伤亡，虽然他们自称发现了我方撤退时留下血迹。据同一公报说，这一股共六人。

十月三日

这一天又长又无谓地紧张：当我们动员起来准备到我们的基本营地去时，乌尔瓦诺来到，带来了一个情报，说他听到一些过路的农民在我们正在途中时说：“这些人就是昨晚讲话的人”。这

情报看来是不确实的，但是我决定把它当作完全是真实的来处理，我们没有解渴，就又爬上一处控制兵士们的道路的峭壁上。这一天其余的全部时间都绝对安静地度过，黄昏时我们全部下去了，煮了咖啡，气味很香，虽然水是苦的，而且煮时用的锅里有猪油。我们还磨了面粉当场吃了，煮了要带走的大鹿肉米饭。经过侦察后，三时开始行军，顺利地绕过了那个田园，到达了原先挑选的河边小路，这里没有水，但有兵士侦察过的痕迹。

广播电台宣布两人被俘：安东尼奥·多明格斯·佛洛雷斯（莱昂）和奥尔兰多·希门尼斯·巴桑(坎巴)；后者承认曾对陆军作战；前者说他是相信了总统的诺言自行投案的。两个人都供出了费尔南多①、他的病情和其他许多事情。他们可能已经说出更多的事情没有发表。两名英勇的游击队员的历史到此告终了。

高度：一千三百六十公尺。

听到了德布雷的一篇谈话记，他面对一个挑衅的学生表现得十分英勇。

---

① 指格瓦拉本人。——译者

十月四日

在峡谷休息过后，我们沿峡谷往下走了半个小时，一直到找到了另一个与之相连的峡谷，然后往上走，休息到十五时，以便躲开太阳光。十五时重新上路，走了约半小时；侦察员就在那里，他们一直走到这些小河谷的尽头，都没有找到水。十八时，离开了峡谷，走了一条放牲口的路，直到十九时三十分，此时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我们停下来，停到三时。

广播电台透露第四师司令部的前哨站已从拉古尼利亚斯搬到帕迪利亚，以便能更好地照应塞拉诺一带，因为估计游击队可能企图逃到塞拉诺一带；广播还评论说，如果第四师的部队抓到我，我将在卡米里受审，如果是第八师的抓到我，我将在圣克鲁斯受审。

高度：一千六百五十公尺。

十月五日

我们恢复行军后，走得很吃力，一直到五时十五分，离开了一条放牲口的小径，进入了一处小森林，这森林很稀疏，但是其高处足以使我们荫蔽下来不被人发现。贝尼尼奥和帕乔进行了几次侦察，去找水，他们在附近那座房子周围一带

找遍了也没有找到水，附近大概会有个小水井的。侦察过后，他们看到有六名士兵到了这房子，看来是过路的。傍晚时我们出发，我们的人口渴得精疲力竭，欧斯塔基奥又出洋相，因缺一口水就哭了一场。走走停停地走了一段很糟糕的路，凌晨到达一处小树林，附近有狗吠声。近处有一个很高的光秃的峭壁。

贝尼尼奥的伤口有点化脓，我们给他治疗了，我给医生打了一针。治疗后，贝尼尼奥一夜在叫痛。

广播电台报道我们的两个坎巴人被转送到卡米里，要在德布雷的审讯中作证人。

高度：二千公尺。

十月六日

侦察结果，原来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有一座房子，而且在稍远的一个峡谷里有水。我们动身往那边去，一整天都在一块当屋顶用的大石头底下做饭，不过我这一天过得并不安宁，因为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经过了一些略有人烟的地点，现在又身处一处低洼地。由于耽误了吃饭的时间，我们就决定拂晓时出发，向靠近这条小溪的一条支流去，在那里进行一次更加详尽的侦察，以便决

定今后的去向。

南十字星座电台报道了那两个坎巴人的访问记。奥尔兰多比较没有那样混蛋。智利的电台报道一条被新闻检查删去的消息，说这一带有一千八百人在搜索我们。

高度：一千七百五十公尺。

十月七日

今天是我们游击战开场满十一个月的日子，过得很安稳，有田园风味；到十二时三十分时，一个老太婆放着山羊，进入了我们驻扎的山谷，只好把她抓起来。她没有提供有关政府军的任何可靠的消息，问她什么都说不知道，说什么很久都没有到这里来了。她只是提供了有关路途的情报；按照这个老太婆提供的情报，我们离伊格拉斯约一列瓜远，离哈奎也约一列瓜远，离普卡拉约两列瓜远。十七时三十分因蒂、阿尼塞托和小巴勃罗到那个老太婆的家去，她有一个卧病的女儿和一个发育不全的女儿；给了她五十比索，叫她一个字也不要吐露出去，她虽然满口答应，但是履行诺言的希望不大。我们十七个人出发时，月亮很小，行军很累，在我们所在的河谷里留下了很多痕迹，附近没有房屋，但是有种上了土豆

的地，由一些水渠引用小溪的水来灌溉。二时停下来休息，因为不再需要继续前进了。每当要夜行军时，“中国人”就成了道道地地的负担。

陆军发布了一个奇怪的消息，说有二百五十人在塞拉诺堵截为数三十七人的被围困者的去路，并说我们藏身之地在钢河与金河之间。这消息看来是为了转移视线的。

高度：二千公尺。